

# 靈命深處——賓路易師母傳記(葛朗蒂)

## 序 言

### 聖靈引導的水流和條件

每一個信徒在重生之後，神就為他預備了一段「路程」；以使他裏面的新生命漸趨成熟，叫神能最高程度的運用他生命中的每一部份，為祂工作。這段「路程」是每一個人都要盡其本分去發現，並走完它的。旁人不能判斷這「路程」是什麼，只有神知道，並且祂能使人知道；以引導信徒進入其中。正如當日祂引導耶利米和其他先知，保羅、腓力以及其他使徒，今天神照樣如此引領祂的信徒。

這原則在聖經中神的僕人生命裏是可以清楚看見的。我們來看耶利米和他所受的呼召及使命。主對他說：「我差遣你到誰那裏去，你都要去。我吩咐說什麼話，你都要說。」(耶一:7)「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使你成為堅城他們要攻擊你，卻不能勝你，因為我與你同在。」(耶一:10—19)耶利米就照主給他的話開口，在被人頂撞和苦痛中，他所傳講的受人摒棄，(在他有生之年，他所說的許多豫言尚未應驗。)然而他完成了他的工作；他沒有計劃去揀選他的服事。他被召作工，連工作也是被選擇好了給他的，無論這工作是否被人接受，他仍必須去完成(耶一:17、18)。他所講的信息中充滿了「攻擊」的話語，果然如先知說的，神伸手「攻擊」，直到今日。

在以西結的使命中，我們也發現同樣的原則，他被召、受命，蒙神賜給能力是為著指定的工作(結一:8，二:1—10，三:1—17)。無論如何受苦(結九:8)，他的工作仍須繼續，連家人也都是神命令下的奴隸(結十二:3—6，廿四:16—18)。他所講的同樣充滿了「攻擊」，這是神對罪惡的態度，借著祂的僕人寫在記錄上。

在新約中，我們看出神的僕人同樣被揀選(約十五:16)，同樣被任命。首先，我們可以在神典型的僕人主耶穌的生活以及使命上看見。在其整個生活中，祂知道祂的使命和「路程」。祂沒有因親情的牽掛(路二:41—52)、兄弟的譏笑(約七:5—9)、群眾的聲音(約六:15)而被引偏離這條「道路」。祂知道自己已完成了一個地區的工作(可一:37—38)，因此離開往別區去。祂行醫病之能，並沒有越過神的界限。這醫治之能本是為要應驗先知論及祂的話(太八:16—17)。祂作成差祂來者的工作，並非出於自己的意思或個人的喜好(約四:34，十一:5—17)。

同樣，我們在保羅身上也清楚的看見走完「路程」的例子；其中充滿了神對個人的引導和禁止。保羅被揀選(徒九:15)是為特別的服事，這服事令他大大的受苦。他被揀選為外邦人的使徒，神交付給他一種信息，這種信息即是連最大使徒也未曾受託宣講過的(加二:9)。在耶路撒冷大會中，曾經受到他新信息(徒十五:6—12，廿一:18—20)的攪動。然而他知道所受的託付，即是連「那些有名望的」也是無份。他必須忠於所託付他的，必須在神為教會的大計劃和神對付世界的計劃中，完成他的那一

份。借著裏面的靈他知道去哪里，要作什麼（徒十三：2—4）；他知道自己在聖靈的水流裏，何時停留在什麼地方，因為他的信息裏就有恩膏的明證（徒十四：3）。他也知道何時被禁止，前往某處（徒十六：7）；何時為神差往執行另一使命（徒十六：10）；何時必須前進，甚或知道此去必會喪命（徒廿：22）；何時作完服事的工作（徒廿：25）；並知道他離開之後必有豺狼進入信徒中間（徒廿：29）。這些全都是在他的靈中借著聖靈知道的，雖有這些事，他只顧「行完他的路程」。無論有無豺狼，在羅馬的見證是必須作的，雖在他離別之後，必有狼沖入羊群中，然而他卻能安然的交托神。

照聖經中所記，神對僕人們在生活中所顯現的原則，也引導我進入我自己的「路程」。為了幫助別人，要知道何者方是神的引導，我必須指出這條服事路程的兩個外面的特點，證明這是行在神的計劃中和被神的聖靈引導的。

第一，自從一八九二年我被聖靈充滿後，神就將我推進以前未曾想到的工作裏，當時每一個「敞開的門」都擺在我前面，這些都是我以往沒有去尋找，沒有去想、也沒有去計劃的。那時我看見自己在聖靈的水流中，正進入神為我安排的一生計劃中。而我呢？只要確確實實的知道自己是在神的旨意中，能保持自己自由地運行祂的旨意，如此內心就有很深的安息及單純的目標，也除去自己的計劃和為將來的事而憂慮的心。我只要跟自己說，「我現在是否在神的旨意中？」「明天的事祂必有引導」即可。

但是，知道神旨意的條件是：（一）對於任何道路，沒有一條看起來是值得喜悅的，或是所謂「對神國有好處」的。（二）沒有雙重動機。例如說：「這種計劃是對神國有好處的。」而其中卻含有個人的目的，那麼無論這目的是多麼正當，都是沒有用的。

某段「行程」也許對我有益，也可能對工作有益，但先決條件是不可令尋求神旨意的羅盤針偏了方向。

第二，在服事上的第二個特點：假若神開了門，要相信祂必供應經濟上的需要，並供給進入這門的一切需要。祂行這事是不靠什麼董事會或委員會的。祂乃是照使徒時代的樣式，感動祂自己隱藏的聖徒，照「配得過神」的樣子，給祂的使者「送行」。從一地到另一地，當門一一敞開，供應必無所缺。在祂的使者方面呢？只要遵行一件事——保守自己能自由地跟從神的旨意，只要有這一樣就夠了！

## 1 器皿的預備

### 童年環境的塑造及影響

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我誕生於南威爾斯的尼士地方。父親是一位土木工程師，母親是商人的女兒，外祖母則生於望族，育于富有的叔父家裏。我是第二個女孩子，姐姐在我誕生前就已經死了。祖父夏斯是尼士地方的牧師，是美以美教會迦文信徒派著名的牧師，與當時著名的屬靈領袖同工，在全威爾斯南北旅行傳道。他主要的事工是建立信徒，最喜歡講「救贖」的題目，被稱為是當時團體中最屬靈的傳道者，與威爾斯的屬靈領袖們常有交通。

我的家是美以美會主要牧師們往來服事、聚集的場所。我童年所有的回憶都環繞著五月的第一個禮拜日，或是主日的大聚會和家中過路牧師們來去的事，可以說，我是在美以美迦文派宗教的環境中長

大的。

後來母親告訴我，在我未出生之前就已把我獻給神了。她本以為孩子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可以不犯罪，沒想到後來她發現，每一個來到世間的人都是早已有個「墮落的亞當」時，這給了她一個極痛苦的打擊。她的醒悟是在我兩歲時，按理帶我的保姆是不應該帶孩子們到任何人家去的，但她帶去了，並且叫我「不要告訴別人」。當我被盤問時，為了幫助保姆，就撒謊說我沒有到那裏去。這事後來被發覺了，我的母親含著痛苦的眼淚，跑到我祖父那裏哭訴，沒想到她看如天使般的孩子竟然會撒謊。

我九個月大的時候，在沒有人教導下就走起路來了，並且時常爬起來在房間橫越行走，以後也常常這樣。醫生特別囑咐母親不要教我什麼，因為我的頭腦活動得太厲害，這對我是害多於益，所以不能太過鼓勵。雖然如此，許多字母仍然是由我自己從字紙上學會的，當我拼出幾個字母時，便叫父親或是別人教我認識這個字，因此打從四歲時，就能流利的讀起聖經；同時還能拿起一本故事書來閱讀，以後書中每個人如何，我都能述說出來。由以上的事實證明，我切不可太早讀書；因此家人將我延至八歲才送入學校，寄宿三個月。其他時候則住在山上農家，在那兒我可以自由地過著鄉村的生活，因為那裏沒有書本的引誘，而我家有一個藏書樓，父親最喜歡在那兒閱讀，並且還買了許多文學作品及其他各種好書。

九歲時，父親租下當地的舊博物院，當時那個地方已經多年被他用作辦公處，現在因為家人多了，所以將它改為住屋。前屋有三間大房，二樓作為辦公處，其他隔作房間。前座相鄰有五層的塔座，底層的牆厚三尺，頂層是舊的觀象台，沒有屋頂，由該層可以看到鄰近周圍許多英里。塔上滿蓋長春藤，是成千小鳥的巢窩。在這棟老舊的家裏，我們快樂的過了許多年。頂樓角窗是我們的遊戲室，那裏同時儲放著我們最喜歡的書，因此我們這些孩子常是坐在樓板上，在各種的書籍和雜誌堆中，不斷的看！看！看！

四個弟弟都緊緊的跟隨著我，一直到我十歲時，我的遊伴都還是男孩。我們常在花園裏玩球、爬樹，各處都有我們的「讀書窩」，有時在煙囪後的小屋，那裏布滿了長春藤，環境十分幽靜；有時我們也爬到樹上去讀書。

我父親對兒女們很是盡心照顧，記得當我們六個兒女一對一對地走到禮拜堂時，常會聽到人家說他的「箭袋充滿」，他聽了這話心中是何等的高興！他也是我們很喜歡的伴侶，記得他常指岩石的地層給我看，並帶我們到海邊去找化石和一些奇怪的石頭。父親留給我們一生難忘的印象是極為誠實，他很小心地將誠實的好處教育給他的孩子。他不讓僕人或別人對他的孩子們作漫不經心的應許，他堅持講話的詞句和語調必須真實。

十歲時我被送入天鵝海寄宿學校，作較長時間的寄宿，因為面臨海邊，對我的身體有益。我坐馬車到禮拜堂去，睡在女校長的臥室裏，蒙她直接照顧。但這種舒適的學校生活，我最多只能忍受六個月。記得有一次刮東風的時候，別的孩子都出去遊玩，我卻得留在屋裏，從那個時候開始，我覺得自己有點受到身體的限制，就躲在鞋櫃裏面飲泣。

當時種種慈愛的照顧和輕微的訓練仍不適合我，我就回到家裏，直到十二歲那年，開始了第一次的工作。

母親是一個禁欲的支持者，那時尼士地方發起禁欲運動，她第一個加入。我也熱望做個團員，但成

年人的宿舍，並不接受十二歲以下的兒童。一直等到十二歲生日過後，才達成願望加入該團，第一夜宿於該舍時，卻發現自己是在一群貪婪的人中。我第一次傳福音是與母親同工，心中很喜愛，並熱望在禁欲運動中作一個好兵丁。不久一個少年人的宿舍又開始了，我就成為少年人中的主管人員。當時該宿舍收容四、五十個孩子。

## 早年的基督教工作

那時有一位貴格會的姊妹開了一間學校，我和兩個弟弟都進入這個學校就讀，我因為身體上的需要，常常得更換地方，以致學校生活無法繼續。後來我跟一位德國先生學習法文和德文，裨益也不大。十三歲時，在聖大衛教堂上主日學，當時副主教古力菲是尼土地方的教區長。我的雙親是美以美迦文派信徒，他們在威爾斯工作，因此我們有更多機會熟悉英文。雙親心胸廣闊，並且是真實的基督徒，對教區長亦甚熱誠，所以他們准我上主日學，以後又許我加入唱詩班。

雖然我的學校教育斷斷續續，身體又很柔弱，但對禁欲運動仍深感興趣，以致十四歲那年，我義務地做了成年宿舍的秘書。

貴格會有一位弟兄是十二個男子的家庭教師（其中有三個是我的弟弟），他訓練我做秘書工作，由於工作很是成功，所以多次重新選舉時我都再度當選。

這份工作一直做到我十六歲時，因家中有人發生了意外才停止。那是父親在一次工作中誤吸了大量的瓦斯，病了兩年，於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去世，我始終記得父親出殯時種種淒慘的場面，當時我是站在窗前看那排悲哀的行列，兩個叔父在棺後，雙手各牽遺孤隨行。

母親撫育遺孤八人，在我下麵尚有二個妹妹，五個弟弟，最小的弟弟才三個月，唯有我年紀稍長，十六歲。父母親生前的工作甚為成功，但一直學不會作生意；父親不喜歡金錢，最怕寫遺囑和作帳目。他死的時候，職任是南威爾斯大煤礦公司的工程顧問，是他生前所有職業中的最高職位，也是其一生的最高峰。但欠帳需還，不久便耗盡我們的一切。母親為了撫養和教育兒女，不得已而開始學習經商。

於是，那棟老舊的博物館很快地變為商場，她敏捷的纔能使其入息能供大兒子在牛津讀書，他學的是土木工程，老三學的是測量。她不停的工作，一直到孩子們都能自立為止。

十九歲的時候我結婚了——對方是一個誠實可愛的配偶，我更愛他的品德。像我這樣的女子，能將終身託付給一個永守諾言的男子是十分幸運的。當時我仍然是那樣的嬌嫩，身體是那樣的脆弱，叔父本著應盡的本分去告訴我的未婚夫，也就是說，若他娶了我，無疑正表示他這一生將負起照顧一個病人的重擔，而在瞭解這樣的事實後，他仍不失約，於是我們便快樂地結婚了。我們的新居位於伯來登，丈夫在那裏做書記工作。

## 真正的改變

在宗教環境中成長的孩子，內心常未真正改變，我是一直到出嫁離開了自己的家之後才改變的。婚後丈夫常去伯來登的教堂，那裏的副神父是極尊嚴的，但他勸我們認罪的事情卻始終沒有成功，只因

我們對他那種英國天主教的見解從未熱心過。

婚後十八個月，我開始對主的再來感到十分不安。因為深知自己並沒有預備好要去見祂，這時我開始真正尋求主。我悔改並沒有經過任何人的引導，我記得那是在一八八二年的元旦，這件事始終深刻地印在我的腦海中直到如今。

在我心裏的最深處一直有個願望，就是想要知道我確是神的兒女不是。於是我從書架上取下聖經(平日很少去讀)。當我翻開時，眼睛只看到「耶和華將我們的罪都放在祂的身上」，再偶然翻時，又有一節「信祂的有永生」。立即地，我面對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我是否相信神已將我的罪放在十字架的羔羊身上？若我單純的相信神的話，我就有永生嗎？就是這樣嗎？我因驚愕而停了一下，隨即很快地說，「主啊，我信！」於是一個靈魂通過死亡進入生命了，也成了神的恩典和「那為我們受死的」愛心的戰利品。神的靈立刻與我的靈同作見證，我是神的孩子，並且我的魂中充滿了深處的平安。

我的新生命結出果子，就是我要去勝過許多困擾我的罪。但我的軟弱哪能得勝呢？不但如此，我反而被罪轄制了。我的努力盡成可恥的失敗，以後幾個月裏，我都在苦苦痛悔的過程中，為了自己無法勝過的罪而流出許多眼淚。

[上面一段是由賓路易師母寫的「自傳」中所節錄的，作為本書的一段起頭，本章後面的兩段則是摘自「主的引導」書中的一段。我們盼望靠神的幫助，盡量由她所說的話、日記、書信、檔，並她去外國時所保留下來的記錄，瞭解她靈命長進的過程。]

## 力次蒙的奉獻工作

一八八三年八月，她的丈夫被聘為力次蒙自治領的會計師，於是賓路易夫婦離開伯來登前往力次蒙，他們在聖一堂聚會，接受霍布金牧師很深的屬靈教訓。他第一次的講道使她那飢渴的靈魂彷彿「天開了」一般；就是在那裏她頭一次聽到，罪的捆綁能夠得勝，完全是借著基督的寶血。從此她經歷了完全降服的喜樂，以及聖靈充滿的能力。有一天她去拜訪霍布金夫人，夫人慈愛的問她是不是「基督徒」，她很高興的回答「是」，這是她第一次公開在人的面前承認主。這個回答使她自問並對自己說：「我現在說出了，以後就要保守永遠這樣。」霍夫人又問她「已經勝過罪」沒有，她向夫人承認她「以前沒有聽過這樣的道理」。

當時她極深切的盼望神盡可能地在她身上作事，並時常掙紮著要「得勝」，特別是身體上的軟弱。

從一八八四年二月廿八日早上八時的半頁記錄，我們可見這位年輕的基督徒完全降服與奉獻的一斑了，裏面是這樣記著：

「主耶穌，這是我廿三歲的生日，我再將整個的自己交給你——我的靈魂、生活、時間、兩手、兩足、眼睛、口唇、聲音、錢財、聰明、意志、愛情、健康、思想、意念以及我的心，我的一切所有，一切所是，不論我將來是什麼，都完全的、絕對的、沒有保留的屬於你。我相信你已經悅納了我，求你在我裏面運行，叫我願意遵行神看為可喜悅的旨意。主啊！你看怎樣好就怎樣用我，好叫我的眼睛專心注視神，你雖以目示意，我都準備遵行。你是我的主、我的救主和我的引導者。願神聖潔的同在不離開我，每日吸引我更加親近你，直到那榮耀的時刻——我與你面對面的時候！阿們。」

神絕對而完全的悅納了她的禱告，全地有成千上萬屬神的子民都能見證，為了祂的榮耀，「神揀選了這軟弱的，為要叫強壯的羞愧。神也揀選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一八八六年一開始，在一個「儆醒之夜」後，她如此記載著，「感謝神，這年我學習『與祂同在』，但我渴望眼睛更單純，光看祂的榮耀，使我的意志消失在祂的旨意裏。」

稍後她又記著：「今天不斷有試探和一些不滿、發怨言等爭戰。雖在黑暗中，依然一直守著陣地，我多次恐懼得要放棄了，但我持守靠近寶血。」然後又記著：「一兩次說了急促的話。哦！我多麼希望我的聲音也能柔和啊！有了平安和信靠，卻仍未十分明朗，然而我依然信靠。」「一整天都很疲乏，早晨又覺得急躁了。我何時才學會安靜及仁愛，忍受一切而不輕易發怒呢？這之後很難相信主能立時赦免，因此心中沒有喜樂，只覺得受重壓。人是需要感覺被赦免的——唉！人是何等需要訓練，而主又是何等忍耐啊！」

但有時候也深感覺到與主交通的親密，她漸漸知道如何更親近主。她記著：「好快樂的日子，沒有黑雲，只覺得主的微笑和同在——唉！我在受試探的時候為何沒有更完全的倚靠祂呢？」又是快樂的日子，主是這樣親近，這樣寶貴阿！「沒有間隔」，是何等的甜蜜啊！」

這個時候，她大大的歡喜，因為主答應了她許多的禱告。她的丈夫更決斷地站在主這邊，他們同心尋求事奉神，拯救靈魂。那些日子很是忙碌，家庭的責任、家務瑣事，每一點「餘暇」都用來找尋人的靈魂，在路旁沉著地對人談道，在家裏談道，及去三一堂聚會。不久賓路易師母很快地變成一位說話流利，並且有屬天能力的露天講道者。在日記中多處詳述著她對神感恩的心意。一八八六年三月，在一次聚會中，有許多個人工作的好機會。她寫道，「當時我領了兩個孩子歸主，並跟一位青年長談，他很受感動，答應我回家後將他的願望向神禱告。第二天在黑門聚會時，雖然整天情形不好，但又看到那位青年，我一直注意他，經過很長的時間，感謝神，他終於決志了，後來我被引導去助他一臂之力。下午在大學講堂裏，我又引導四個男孩接受主。」在這些日子中，她仍然盡到年輕妻子每日所應盡的本分，並做主的工作。

一八八六年十月十四日，力次蒙女青年會學校開學了，神用霍布金夫人設立了這項工作，工作中心是為從事商業的女子設一查經班，這查經班曾在已去世的亞伯赫夫人家中進行了一些年日。

於是賓路易師母展開了禮拜日下午的查經班，除此之外，還擔任新開的女子救濟所裏的「圖書管理員」，救濟所是為對個人談道工作而設立的，帶領了許多人悔改相信基督；同時也與亞伯赫夫人同做該所委員，投身於救濟所工作。其中有一個女子，她將她帶回家中當侍女，但卻因此而經歷了許多苦惱和煩擾，因為這位女子後來竟和一名士兵私奔了。她經過多日旅行的艱苦，為要尋找這頭「迷羊」，並曾經過三處軍隊駐紮地點，和該救濟所所長同去找了三天，卻毫無結果，午夜後才回到力次蒙。

一八八九年可以稱作「痛苦之年」。她的日記中充滿了長而痛苦以及多項軟弱的記錄，當時她的病是胸膜炎，肺病也似乎在加深中。在古醫生的看顧之下，她的體重經常是在九十一至九十五磅之間，怎麼樣也不再增加。雖然如此，對主的工作仍不鬆懈，對救濟所的禱告會、查經班十分熱心，無論什麼時刻都去參加，就是長時間的委員會也仍照常參加，雖然會後身體極倦。此外幾乎每天都向女子作個人談道，為要給與屬靈的幫助，這事常是禱告和思想的題目，並且將每個人的名字記在日記本上。

主的引導使祂的孩子經歷更深，並更深地與祂交通，在安靜平穩、不知不覺中，祂預備了她將來的道路。在這之際，她因不在力次蒙而很想念她的一位好友，而這竟也是神訓練祂孩子的一個方法。

## 生命的河流

一八八八年二月，她特別詳細的在日記中寫下，她們兩人如何在那時認識祂的訓練：「有一次我們談得很深入，並談到在我們分離時所學到的教訓。她說在這之間她更認識基督，我也有同感。我發覺我努力前進的時候，很希望有人陪伴。但我愈努力向上，魂裏就愈為孤單，並要在這種情形中感到滿意。我看這一幅『窄門與寬門』的圖畫，一些走過十字架道路的人們，伴侶很少。我記得耶穌也是魂裏孤單的，所以我若要努力前行，也必須滿意孤單，讓別人離開我吧！努力前行，有基督作伴就滿足了。我一看見這點，就看出以前是什麼使我稽延。現在，我不再稽延，只要一心一意跟隨基督前進。」

再過幾天，她對家中的一個人深有負擔，極願領她認識基督。經過深深的省察心境和禱告，她寫道：「我覺得很不配，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做。我必須多禱告，我的禱告還不夠一半呢！我覺得前面像有深淵和高處，雖然不知道是些什麼，但是我知道自己必須面如堅石，努力前行，為要滿得祝福。」正如其他日子一樣，一張名單遞進來了，上面有四、五位元是有需要的人，他們大都是來作個人談道和祈禱。雖然在這些日子中她只能待在房裏，胸口喘息著、刺痛著，只要稍微吸入一點風，肺就變得極為軟弱，但她仍持續地做著這些工作。

在早年的日記中，很惹人注意的一段是：「一開始的事奉就常帶著肉身極厲害的缺陷，然而一旦有機會幫助別人時，就從中得了安慰。甲女士七點一刻來，我幾乎是以非常疲倦的肉身來和她談話乙小姐又來談了五分鐘，丙女士談了一個鐘頭但是後來的祈禱，是多麼的甜蜜啊！」

這時候她的靈命，走到了最重要的一步，她領悟到一個「天然的人」絕對無法服事神、令神喜悅，她感覺自己需要由上面賜下特別的能力，這個體驗是慕安得烈博士那本「在基督裏」領她認識的。慕安得烈當時是有名的「神深奧的事」的教師。「在二月一個下雪的禮拜天，我們整天讀慕氏所著的『在基督裏』。這書真是太深了，幾乎看不懂，但我渴望知道多一些，我知道太少了，願他教導我！」十天以後，這事的新鮮亮光和信心進來了，她的記錄是喜樂的。

她引用這書中的話，寫道：「我看到這經歷臨到別人身上時，是極安靜的，同時也讓人清楚看見，他們是充滿了基督的靈。慕安得烈的話很有亮光，並且讓我看見這是我近來已有的經歷，如今我看見神的能力是我以前從未有過的。主豈不會在這幾年教導我知識、愛心和順服嗎？今年冬季，我與祂的死聯合不是以前從未有過的嗎？我豈不是看見肉身的絕對無望，並強烈的覺得它是絕對無能的嗎？」

從此，她的生命與工作有很大的改變，賓路易師母多年以後寫了一本小書，描寫末後仍有更大的「聖靈充滿」。神的兒女接受了這個恩典，纔能準備好勇敢的為主作見證。「『聖靈充滿』有兩方面的分別，這在我個人的經歷中十分清楚。我讀慕安得烈的書時，清楚知道我應認識聖靈是一位主，並接受祂，因這是基督的恩賜，我簡單接受如同接受主耶穌作我的救主一樣。我很能記憶那深處的平安，因與神相交，與聖靈來往。聖靈的果子：愛、喜樂、和平就跟著來了。但我不明白為什麼我的工作沒有多大改變，我仍不能大膽地為基督說話，也沒有能力作進展的服事。在這幾方面我一如從前，直到三年後

我才看見，有一個聖靈的浸是為著服事，意即拯救脫離對人的懼怕，並且有能力、有果效的為基督作見證。」

以後，認識她的人都曾聽她講起：她甚至在極小的聚會以前，都要費許多小時艱苦的預備，因她每逢講道之前，心中就會產生恐懼的痛苦。他們都覺得希奇，為什麼新的靈充滿，未救她脫離這些，特別從她的日記中可以清楚看見，兩天後她記著：「晚上的聚會懼怕的痛苦又來到，催逼著我到主那裏呼求將自己交給祂，求神使我平穩；果然，聚會一開始時，我就安靜了，我們的光景很好——完全自由——這是榮耀的，這是禱告的答應，喜樂淹沒了我。」

真的，主沒有不盡祂的本分，祂交付「種子給撒種的」，並且是自由的撒種，雖然那時人還沒有感覺神的靈是自由無限量的由人的靈中傾倒出來，也就是從魂器皿的拘禁中釋放，以及靈被舉起到管轄魂和身體的地位。

當時她還沒有穩定的勝過纏繞她的罪，特別是肉身中的威爾斯性情——急躁的靈常會增多起來，她因此身體十分軟弱，誰會瞭解那時她的神經是多麼敏銳呢？然而她不肯輕看自己的錯處。春天時，她花了整整一個禮拜和僕人在家裏大掃除、縫紉，同時還不住的有人求見、聚會，她對一切主的工作都未曾鬆懈，日記中記著：「晚上好疲倦，肉身的疲勞帶來了一些苦惱，然而這在主前是無可寬恕的。」

一八八九年春，她患了嚴重的咳嗽，夜間還發燒。四月廿七日她去不列敦和朋友同住，一個禮拜後，又去衣士榜的休養所，直到五月中，整個春季除了躺在日光下或短暫坐車，病體實不堪做任何事，然而在那裏還不斷的有人要求「會見」，致使她體重直線銳減，一個禮拜減輕了三磅，並且第一次咳出血，其生命如同退潮一般的衰弱了。

## 水到踝子骨

後來她回到力次蒙參加救濟所委員會、查經班、女青年會，並擔任起秘書的職務。十一月及十二月又到南方海邊。神仍然對付祂的僕人，她更感自己不夠資格為祂工作，她需要比現有的更大能力來勝過肉體的捆綁以及退縮的懼怕，這些她在過去都曾想過許多方法來脫離的。十二月的一個禮拜日，在衣士榜的長石堂，她說她「出去悔悟過，為的是要脫離自覺。」但此後所得的釋放不大，也不能持久。去赫斯登亞伯夫婦處之後，靈才變得高昂、新鮮，用完晚餐後，她對這本敞開的聖經，也談論了很多。

這年冬天，身體的軟弱更甚，神借此教訓祂的兒女，當她要為祂工作時，須運用祂的生命作她身體的力量。這時神還沒有給她「醫治」，肺癆病狀繼續加深。一八九〇年二月一個寒冷的日子，下雪又刮風，她日記裏寫著：「整天運用主的力量，並保守身體去參加救濟所的查經班，回家身體雖然疲倦，但心中卻是喜樂，並且充滿感恩。」她所求的恩賜乃是為主工作，不是為她自己。次日仍是有東風，日記記著：「整天在家裏不比昨夜更壞，但若是非必要而出門，我就不能求主保守。於是我違背自己的喜好，留在家裏。」

一八九〇年三月，有人邀她擔任力次蒙女青年會義務秘書，從人看來，她最多只能再活幾個月，但她仍勇敢接受。她求醫生說，若她只能擁有片刻的生命，她願「死於神的工作中」，因她極願全心傾倒出來服事她的主。



於是不顧她自己健康的情形有多糟，她仍不斷的努力工作，當時有一位菲麗罕勃裏小姐做她的義務秘書。她們一同開始了音樂訓練、唱詩班、速記班和其他活動，其目的是為了吸引城中的青年女子加入查經班和其他的聚會。這個時期賓師母記道：

「過了一段時間後，我感覺到屬靈的果效並沒有和我工作的勞力相等。我就開始疑心是否真正經歷了聖靈的充滿。無疑的我已接受了祂，並使我的生命進入安息。但當我拿極微的服事結果，與五旬節時神賜給使徒們的結果相比之時，我只得承認，我並不懂得聖靈真正的能力。每週的查經班成了我的困擾，我無力講道，組織工作是很容易的，聚會卻成了痛苦的試煉。自覺幾乎使我癱瘓，並使講道顯得困難，似乎別人都有講道的恩賜，而我卻是明顯的缺乏。於是當我一發現誰充滿了聖靈，就立刻上前去邀請來力次蒙講道，一聽見誰知道一些關於聖靈的事，就專程邀請。我很盼望跟我同工的女孩子們都能得到這個福分。我腦中定意對自己說，我不是神要使用來說話的人。直到有一天，主轉向我說：『為什麼你自己不講？這些人已經夠忙了，你為什麼不給神使用呢？你為什麼不能成為傳道者呢？』然而，我確認自己是不能說話的！查經就要花費一整天的時間預備，這種效率下還能作什麼？絕不可能的！」

對於一個不想更深追求的人，也許對這樣的祝福已經很滿意了，因為在這裏有人歸向基督，並在跟許多人的私下談話中，引領神的兒女將一切置於祭壇。光是這一點，照外面的說法而言，已是令人滿意了；但工作者心中卻深知缺少能力。神等候自己的時候「滿足」。她以後寫道：「她「等候」直到我自己的能力到了盡頭。我在查經班中是如何教那些女孩子們啊！我的聖經滿了註解，每次皆小心翼翼的為她們預備一碟屬靈食物！「這些食物」都是從別本書中抄來的。她們在生活中並沒有多大的改變，我起先以為這是女孩子們的錯，直到主說：「是你錯了！」「但主啊，我已奉獻了一切，在我裏面還有什麼呢？每天早晨我就是花時間在讀經禱告，照我所知道的一切，將我生命中的每一件事弄好。」但主仍是說：「這是你。」於是舉手摔碎我，然後給我一個可怕的啟示，我的每一個活動、能力、忍耐，一切都是「我的自己」，而這些不過是藏在「奉獻」的美名下而已。」

## 2 工作的能力

### 「自己生命」的啟示

一八九二年早期，這種「自己生命」的啟示引導著力次蒙女青年會的一群工作者。每一個禮拜聚會時，她們等候著神確實的賜下能力，以使在工作之前有聖靈澆灌下來。當她們禱告時，神清楚啟示，她們在自己身上必須先作些工夫，然後澆灌才會來到。賓師母在「服事的能力」書中寫道，她讀了許多關於聖靈工作的書，為要找出神是否確實應許祂的兒女有聖靈充滿的內住和外面工作的能力，如同五旬節一樣。因為各種不同的教訓使她愈讀愈糊塗了，最後她寫道：

「我必須直接到神那裏，要祂來證明給我看，看祂是不是要賜給我工作的能力，使我在講道上得到釋放，如同彼得在五旬節所經歷的那樣。我要讓這事證明在我身上！我把那些書都丟開，各種見解和理論也都拋去。在完全失望中，我說：「我要去見神。」從那時起，我不再有任何疑問，只有堅定的將

自己放在神那裏，若有什麼，就讓祂證明在我身上。這樣我慢慢的抓住了神，在我裏面也有一個愈來愈深切的盼望，就是我要付上任何的代價，以得著這份工作的能力。一直到最後我向神呼求，只要神俯允給我這上好的，其他一切事物都可以讓祂拿去。為了達到這一點，花了我很長的一段時間，但這使我的意志降服於神。到了這一地步，我不再有「意志降服」的爭戰了。我能夠說讓祂在我生命裏絕對的行祂所喜歡的，只要祂肯給我聖靈裏的釋放，如同彼得在五旬節所得的一樣。

在主面前我以彼得做我的榜樣。彼得在那一天並沒有「神經過敏」。我深知我所切需的，就是拯救我脫離神經過敏，和影響我講道的癱瘓。我呼求「要彼得在五旬節所得的拯救」，我也不管其他的基督徒如何稱呼這件事，如果「聖靈的浸」這個名詞有所不對，那麼就給我一個對的名詞，我也不管真正的名字是什麼，我所要的是整個的事實。

於是我抓住了神，「人」對我的講論都從我的腦中被丟了出去，以後一個深的安息進入我的裏面，我也知道神要作出我所求的，我只要等候祂的方法和時候即可。

如此，我學會了「等候」的真意——等候「父所應許的」。我已達到一個安靜的態度來倚靠神，深知祂要照祂的時候來答應我的呼求。我照常工作，但不是對這事漠不關心，乃是更有信心和把握，知道聖靈的澆灌必定來到。其間經歷很痛苦的試驗，一連串更深的失敗，每一件事皆愈變愈壞。我以為和神辦了嚴肅交涉後，應當愈變愈好，但現在連我一切已有的也都失去了。我的神經過敏愈來愈糟，在查經班中的講道簡直變得愈為「可怕」，一切事情似乎都失敗了。」

一八九二年二月，中國內地會的蘇陶姐妹在女青年會有十天的講道，結果給她們帶來了更敏銳的內心審察，和熱切盼望知道更多聖靈的能力。下午安排的是查經聚會，晚上則是女青年會會員及其他人的聚會。第一晚聚會完畢時，蘇陶小姐說：「我要差人去倫敦叫人來這裏祈禱，因為這裏像一座牆，沒有破碎——也沒有夠多的禱告來搖動它。」這話使賓師母吃了一驚，像「一座牆」！秘書和成員，以前很為她們這個「奉獻了的分會」誇耀！「先前以為本國之中無一處能比得上這個分會。」（這是她多年後論及此事說的）「我跟每位獻身者均詳細談過，確認我們都是已經奉獻了的人。這種現象顯示出，道理要進入人的頭腦是何等的容易啊！然而，我們並沒有讓祂活在生命裏！雖然我並不懂得『沒有破碎』這句話，但她強調必須要「破碎」，所以我就站在後面看著——直到最後，我看見許多靈魂皆被打碎了，謙卑的到基督的面前，結果每次聚會均有人得救。我於是明白「這就是神所說的『破碎』嗎？我又得了一次教訓。」

從此聚會能力加增，信徒渴慕的心也加添。每次聚會末了均有贊美的敬拜。聚會地方好擁擠，有四十個人作見證，她們說出已經得到的祝福，還獻上金銀珠寶作為感恩祭。

## 汗穢的破布

實際看到這次「從上頭得著能力」的顯現後，她那切望從上面得能力的心「更加熱切了」。她又禱告：「求主為我作出在五旬節為彼得所作的事吧！」當時，她是更深的覺得：她沒有能力「講道」，同時身上還有自覺的捆綁。那時神的聖靈開始盤問她，也照亮她心中的「思想和意念」，我們看她自己如何寫：

「神的聖靈拿兩三個問題來考問我：第一，「若我答應你的祈求，你願意成為不受歡迎的人嗎？」不受歡迎？被人厭棄嗎？是的，我願意。我以前雖未曾遇見這樣的事，但我願意。

我為什麼渴望滿有聖靈呢？是為了使工作做得成功，以便被人認為是神所重用的工人？若是聖靈充滿將使我遭遇明顯的失敗，以致在別人眼前成為被剝奪的人，我還願得著嗎？這個問題以前我從未想過，但我很快便同意了，無論主把我放在任何環境，我都願意。

問題又來了——若是沒有重大的經歷，我願否只相信神的話而依舊生活行動呢？我回應道，人們在受聖靈的浸時不是常有某些經歷嗎？芬尼和亞述馬漢不就如此？若是沒有經歷，我怎能知道自己得著了聖靈澆灌呢？「你願否永遠沒有一些希奇的經歷而先只信我的話而行？」我說「好吧！」神問完這些話後，事情就放下了。

然後整個過程到達了最高峰。有一天早晨我突然驚醒，在可怕的光中，我看見一隻手拿著一條汗穢的破布，一個柔和的聲音說：「這是你以往事奉神的工作！」「但是主啊！我這些年都降服了，奉獻給你了，這是奉獻了的工作呀！」「是的，我的孩子，但這一切的工作，你都是奉獻給了自己，是出於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計劃、自己的奉獻。我承認你一切是為我，但都是出於你的自己。」

這種揭穿對我而言太可怕了，引導我到極卑微的地步，求基督寶血來潔淨。後來在一個安靜的時刻裏，一個小聲音來了，這次只是短短一小句話「釘十字架」。

釘十字架？這是什麼意思呢？我是求充滿，而沒有求釘十字架。幸而羅馬書六章11節作了我的力量，我領悟到「我們的舊人與祂同釘十字架。」和保羅的「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的意思（加二：20）。

我如同嬰孩安息在神給我的话語上。以後「主樂意將祂兒子啟示在我裏面，叫我傳揚祂。」——我認識了升天的主！」

這個升天的主的啟示——是靈雨的第一滴。這靈雨成了一條河——「可狀的河」。這啟示臨到是忽然而意外的，不是在「等候」神的時間，也不是和別人聚集求這福分的時候——二月一個早晨，在她家裏的餐桌上來到了。主的榮光啟示在她的靈裏，如同保羅在往大馬色的路上，這光很厲害，能使人眼瞎，她趕快跑到自己房裏雙膝跪下，用說不出的尊崇來敬拜。在「服事的能力」一書中，她將七方面效果說出：

「（一）這是忽然之間，並且當時我並沒有特別想著這件事。（二）我在靈裏知道祂來了！（三）我的聖經變成活的東西，那裏亮光像洪水般湧流著。（四）對我而言，基督忽然變成實在的一位，我不能解釋如何知道，但事實確是如此。（五）我到查經班時，發現自己能自由講論了，有聖靈在背後說服人，使人覺察到各樣的罪而俯首認罪。（六）禱告有能力，以致我感覺只要祈求就得著了。（七）我的靈到神那裏去，脫離一切與地連系的捆鎖。」

「十字架引我們到聖靈那裏，聖靈又引我們回到十字架。」自從揭開了「自己的生命」，我就準備好接受神對這生命的判決，就是「奉獻自己，仍舊是「己」，但必須是「己釘在十字架上」。如果要基督的生命從人的器皿中顯現出來，即必須如此。隨後，升天的主的啟示便來到，祂自己的靈要進入且充滿這倒空了的器皿。——結果，神很快的工作，賜給祂的兒女從上面來的能力，能有討神喜悅的事奉，這就是她祈求很久的了。因為神的聖靈施浸將人歸入基督的死（羅六：3），這樣人的靈就脫離了「肉體」和天然「屬魂」生命的轄制，變成神借聖靈的居所，並成為聖潔的通路，流出神的生命給別

人。「釘十字架在加略山是在五旬節之前，與基督同死是在聖靈充滿之前，能力嗎？是的，神的兒女需要能力，但神不將能力給予舊造，也不給沒有釘十字架的人。有些人也許有一部份能力，但這不是神所要給的。撒但是要給『老亞當』有能力，但神卻是不肯的。」

那天晚上聚完會後，她獨自回家，在半路上，她的「靈從一切捆綁中釋放了，如同從裏面的囚籠沖破進入諸天，安歇在神的懷裏。」這經驗是她和主神聖的經歷，沒有人能描寫的，我們不過是用她自己的話，就是她的自傳引言中所寫的來述說。她在這個經歷之後很久才將之寫下。以她多年與神親近，並親密地與神同行而得到神的道路的知識來看這段經歷；並由神的觀點，來看其中的目的和意義，她發現到這只不過是「活水江河」的前驅而已，這種活水的江河，是要從一個完全「為主的緣故被交於死地」的生命流出來的。

「一八九二年三月十八日，我由溫布林頓獨自乘火車到力次蒙，忽然我感覺整個靈彷彿沖入屬靈的境界裏，我被提到父的懷裏，以後多天，我覺得自己如同嬰孩躺在父親的懷裏。全世界在下面，且臥在黑暗裏，我卻在光明之中，透亮如水晶，如此的明淨，一切罪的汗點都遠遠地站在外面的黑暗裏。街上的行人如同在另一個世界裏。次日早晨，主站在我的身邊，我抱著祂的腳。晚間我到祈禱會，一切到會的人——青年婦女——都在主面前哭泣。當我去查經班時，房裏也充滿了榮耀，從那時起，在任何的工作上，神倒出一條生命的河流，一直湧流到地極。這是我受了聖靈的浸之整個過程。以前我花了好多個月熱切尋求，向主呼喊：『給我聖靈！如同你在五旬節時為彼得作的。』我堅定的求，神也堅定的答應了，使我擁有開口講論的能力，正如彼得在五旬節的日子。

有了這種忽然進入超然境界裏的經歷後，整整三個月之久，我都活在有喜樂、有亮光的天上。耶穌的名是如此地甜蜜，人一提起就使我溶化在喜樂的眼淚裏，且被非常的喜樂所充滿。以後這種天上的經歷漸漸停止——危險的日子也隨即來到，我開始害怕會失去這段經歷，並全力尋求已從我身上溜走的『經歷』。幸而在這時候因神的憐憫，啟示我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神收回祂的恩賜是神的智慧，叫魂完全安息在祂裏面，不是在喜樂和非常的交通裏，免得人在屬靈上專注自己，並能夠憐憫沒有類似這樣屬靈生命的人。那時我只要獨自在一處，退到裏面與我心所愛的主交往，肉體在那裏一點也沒有了。這極大的喜樂純粹是在靈裏的，使我在另一境界裏遠超過這地。我在人們之中活動，每日盡我的本分，如同在夢裏——一個靈活在世人中間。

當我看見失去這屬靈的喜悅，是為了要使我結出果子，經過死亡，活在神自己裏的生命勝過活在祂的恩賜裏時，我就歡然揀選了十字架的道路，應許在信心的黑夜中前進，直駛目標，因為神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弗四：6)

以後多年，主自己領我更深一層的與基督聯合，就是與祂的死聯合，叫我愈來愈清楚的看見，主被釘死的十字架是一切事物的樞紐。神的兒女在屬靈生活上各層面的需要，從這裏（各各他）可找到一個大的供給源頭。同時以前我一直以為聖靈的浸是基督徒生活的目標，而其實主的真意是引領信徒進入與十字架聯合的道路起點，因十字架的死，得以與升天的主在父的懷裏聯合。我看見那個晚上我的靈沖破幔子被提到神那裏，就得預先嘗到這種生活的滋味。這種生命是神呼召祂每一個孩子來認識和領受的。照著主引導我的經驗，這種生活只有借著死，舍棄一切，「與基督一同活在神的裏面」，纔能成為永久的經歷。」

## 洪水湧流

很快地，這生命河流將會冲破，如同洪水湧流，成為與別人分享的福氣。她在日記中所記載的雖然簡短，但都活畫著神的生命傾注在女青年會的情景。在簡單而動人的記錄後，她接著寫了以下的經歷：「喜樂充滿我魂，基督是一個榮耀的異象，並且是甜蜜的求你掉轉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驚亂（歌六：5）。今天我快活得只有流淚了，在祂的腳前不能說話，只有說主啊！祈禱會是最蒙祝福的了——神的同在滿溢。」在私人談話中，在查經班、聚會中，神的同在和能力是如此地顯明，每一位在場的人幾乎沒有不被祂感動的。許多人由死亡得著生命，更有些人，若是沒有人對他講道，他就覺得有罪，另有一些神的兒女被引導到更完全降服的心志和生活中，並且認識「祂的能力是極其浩大」，這種能力能拯救人到底。踏進這個門檻的人，就會感覺神的同在，許多人就這樣踏入祝福的「河流」，完全沒有借著什麼人。工作歇息的時候就有禱告聚會，這是大釋放的時刻，快樂自由的來到施恩座前。以前的日子，她們是那樣地沒有自由，賓師母總盼望女孩子們大聲禱告，有時甚至放一張小紙片，上面寫著禱告的事項，放在一些會出聲禱告的人的椅子上；同時她們再也不需要辛苦的激動人出外佈道了，因為神的靈使人心開廣，且使人很樂意接受基督願拯救世界的心，並且禱告活水能在她們中間湧流直到地極。這些禱告，以後皆豐豐富富的應驗了，在這裏聚會的許多人，以後皆成為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了。一八九三年早期，一位赴印度的傳道者寫信給她說：

「神為我作了大事！你以前告訴我的事，我幾乎不相信是真的，然而神竟在這裏行了許多大神跡！幾乎每一天，我都是全時間的對付人的靈魂。我看見神在許多學校裏對校長們說話，神是如此地用喜樂來充滿我的心，以致人們看見了都覺得驚奇，因這喜樂大大的吸引了他們。」

結果，力次蒙女青年會的「樓房」（徒一：13）成了聖所，從這個地方，活水江河湧流到東西南北各處。英國各處都來請賓路易師母去傳講「更豐盛生命」的信息。女孩子們組成一個「預備隊——以預備用任何方式服事」。主日晚間一聚完會，就跟著有傳福音的聚會，這是當陶小姐來工作時開始的，我們積極的工作，並找機會接近力次蒙街上擁擠的少女，我們稱此為「得魚」。許多人被請了進來，每次均有多人歸向主，然後這班人又變成另一班「得人如得魚」的人。

這時，她也學習到在一生的工作中對經濟上應有的態度。她確實認定若神要成就某一項事，祂必供給一切所需用的。以後多年，當她的工作發展到全世界，劃分出許多區域和部門時，她常將每部份的款項分開，留心細察主供給的情形，若主的手收回，表明這事在祂的計劃和目的中已經「完成了」，於是管這事是如何的有果效，她也會把它放棄。

以前女青年會經常是以收會費的方式來維持工作，如今，她覺得有必要告訴委員會，不能再用這種方法了。神必須感動祂的子民出錢，並供給祂工作上一切的需用，當有需要時，信祂的孩子們就得將需要放在天父面前，從此以後，祈禱蒙應允的神奇故事反復不窮。有一次女青年會的存煤快用完了，所剩的僅夠一天使用，負責的工人也沒有提起，因為她知道這裏手頭上並沒有錢。於是她就與另一個人同跪在空煤房裏，呼求主把所需要的送來，沒想到便有一封無名信放在信箱中，信中夾著一硬紙片，上面綁著一個一鎊的金幣，寫著「女青年會購煤用」。這種蒙應允的歡喜是何等的大呀！而信心又是得

著何等的堅固呀！她們一切的需要到了時候都得滿足。有時錢倒進來是這樣的快，連登帳都幾乎來不及了。但無論是「緊縮」或是「豐富」，都有聖靈注入工作裏。在這裏神自己負擔起工作的需要，無論是世界上暫時的需要，或屬靈上的需要，都「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供應了（腓四：19）。

## 可湊的水

那麼，在祈求了聖靈裏的自由和講道的能力之後，結果是什麼呢？賓師母的日記中記著：這種自由的能力是以前沒有經歷過的，講道時所發出的信息是「臨場」賜下的，不像以前那種自覺的可憐狀態。「試驗」是有的，但當她與主一同前進時，十字架的經歷便能引領她一步步地與工作同進。在她蒙恩釋放後的一個禮拜，第一個試驗來了，以前在救濟所令她愁苦和緊張的查經班時間又到了。在日記中她對這一天（一八九二年三月廿四日）有特別的記載：「試驗我的日子終於來到了！然而我對神將賜下的十分有把握，並且不再向外求助，神保守我在完全的安靜裏。」關於同夜在女青年會所發生的事，她寫道：「依然得勝，那裏有五、六十人，然而我的工作大有能力，且滿有自由，滿有喜樂——這是主的榮耀！」在這個特別聚會中，有許多「果子」被帶入永生裏。更有兩個硬心的墮落者被領了回來，在救主腳前飲泣，一位同工尋求受「恩膏」，又有一人在完全降服中充滿歡樂，「最後的鎖鏈也斷開了」。在聖靈帶領下，她的同工一個一個的進入「潮流」中，得著滿足的喜樂！

霍布金夫人也寫道：「我與你一同歡樂，因為你完全在生命泉源中，泉源也在你裏面。這次的恩膏是何等的榮耀呀！要到何處才停止呢？『成了可湊的水』——不是點滴的小河。

『你有了恩膏』。這是祝福的積極面，潔淨及保守不過是預備而已這恩膏是一直存在那裏的，並且是繼續的、多而又多的。如果我們不阻擋，那麼我們可以有繼續的注入和溢出。我們是投入河中了，不再是站在河邊，現在是要樂意而歡喜的拿出來給人。『河流到哪里，那裏就有生命。』不再是『我不能』了——這是何等大的改變！祂能、祂能、祂能！願主讓更多的人飢渴！因祂只令飢渴的人滿足和充滿。知道飢渴的人有福了，經過飢渴和『死亡』來得著這樣的祝福真是值得。」

論到這個經驗，賓路易師母在「十字架的中心」一書中，給了我們更深一步的看見：

「記得有一次，祂用我去得著一個人，這種喜樂令我無法自己，是這樣的大，我說：『主啊！我實在受不住了！』而祂的回答是那樣柔和：『那麼如果我用你去救五百個人，你不是更受不住了？』祂又說：『你願否舍棄這一切——這種令你激烈的喜樂，而只讓我佔有你，使你因著為救別人而自己一無所有？』深知主的智慧高過我的，於是就說：『主啊，好罷！』以後我就能常常安然看見別人受神奇妙祝福的光景。以前我會因著這光景而讓喜樂給沖倒，如今卻一點也不覺得疲累！

簡括的說，生命要結出果子的秘訣是：把自己倒出來給別人，而不為自己求什麼。將你自己徹底的交在神的手裏，而不管自己的遭遇如何。

我也很感激蓋恩夫人幾本書的幫助，她告訴了我進入「神生命裏」的路，我第一次讀她的傳記時就深深感動，那個時刻，我是在霍布金夫人的房間裏，我過去從未聽聞過蓋恩夫人，但在那個房間裏，我認識了她。

那時我正在聖靈澆灌的高潮中。我能體驗到主榮耀的同在有種說不出的甜蜜，以致要我再注意一些

日常生活的事，對我來說實在十分困難。但我讀蓋恩夫人的書時，我清楚的看見十字架的道路和走在這條道路上所需要的是什麼。起初我把書一丟說道：「不，我不要走這條路，我不要失去「榮耀」的經歷。」但第二天我又將書拿起，主溫和的說道：「你若要生命更進深，並且與神有不斷的交通，這條路便是。」我想一想，我願意嗎？不！我又把這書丟在一旁。第三天再度拿起，主又說話了：『你若要果子，這條路就是了。我不願將快樂的生活從你身上拿去，你若願留下就留下罷！但你是為你自己而要那快樂的生活呢？或是要走這道路和結果子呢？——你揀選哪一樣？』

那時，靠著祂的恩典我說：「我揀選結果子的道路。」於是從這個時刻起，每一點有感覺的經歷都告結束。有一段時間我好像走在黑暗裏，即是蓋恩夫人所謂的「信心的黑夜中」——似乎連神都不存在了。但是，靠著祂的恩典我再次說：「是的，我是得到了我已經同意的事。」便仍勇往向前直進。

我不知道這種遭遇結果如何，直到我去領一個聚會，看見許多『果子』成熟才領悟。那裏有許多人像浸在從天而來的生命潮流裏！不是只有幾個人蒙福——幾乎所有在場的人都如此。他們復興且得著釋放，進入新的生活裏。在那裏我不需要一個一個的談道，只要將神賜給我的信息照領受的傳揚出去，讓聖靈作其餘的工作。從那時起我領悟了，並很明白的知道，結出屬靈的果子是『死亡』，不是『工作』。」

## 第一次開西聚會

一八九二年，開西聚會是早年中著名的聚會，聚集了「當時各地的屬靈巨漢」！如先由澳洲蒙大祝福回來的霍布金、摩爾、福克斯、邁爾、康寧、麥斯、古柏及康貝爾等八位僕人，魏更生和慕迪也在其中擔任講員，賓師母也投入開西聚會中，與他們全體同在一個靈裏。她在日記中描述道：「半夜的禱告極好，一個跟著一個，無法停止的沖湧出來。」這真是一個難忘的經歷。她因和易氏夫婦的友誼極為親密，並和許多講員有接觸，使這聚會變成有福的時刻；和弟兄姊妹間奇妙的交通，也是飽享神話語的「豐盛筵席」。會中另一特色是傾聽從「澳洲來的人」講論神的靈澆灌在已隆地方會眾的事。

「參加聚會的人是這樣的多，並且神是如此榮耀地佔有這個聚會。約在三年前，神已經在一班傳福音的執事身上動了工，這班人當時均感覺工作沒有大能，且軟弱無力，於是他們同心聯合一同祈求「父所應許的」。他們在多次不同時間的聚集中，一個一個的都得到了從神而來的偉大產業——聖靈。開西聚會於一八九一年九月十五日開始，到十七日結束。在整個聚會中，聖靈的帶領似乎朝著一個方向，就是揭發和除去障礙，帶領人到完全降服和與神不間斷的交通，及聖靈的充滿。請來的講員並不是個個都有名望。其中有名聲的傳道者也只是靜坐在椅子上，並沒有人請他們講道或禱告。這裏有一個不改變的規矩，就是自己沒有得著恩膏的人，不必去教訓別人聖靈恩膏的事。」

這個聚會的特色是對神有直接的降服，為了神旨意的完成，弟兄姊妹極願付上代價；隨後便有幾百個人內心喜樂湧流，正如蘇陶先生所寫的：「如同聖經上說的，我們滿口喜笑，我們的舌頭唱歌要抑制我們的喜樂是不可能的，主給我們預嘗了天上的滋味。論到『肉身的興奮』情形，我願意作見證說：聖靈充滿了我們，我們實在是被主的喜樂灌醉了。並且看見完全降服的信徒生活是信心所能達到的境地，同時也看見所有這樣的喜樂和祝福是對『己』死，並且是最痛苦的釘死之後，纔能得著的。」

神的聖靈澆灌下來，是使信徒為帶領別人得救恩而服事神，更勝過為個人的生命和祝福，真實澆灌的結果就是多人得救。同時信徒也會醒起，被帶領進入與神有更親密的聯系，神的工作在澳洲的情形是如此，那麼在力次蒙也是這樣。我們試著將神奇妙的作為簡短述出來，這些作為不止顯現在聖經班或女青年會所裏，一些忠心見證的人身上也出現多次，當他們與人同工時，無論在店裏或工作房裏，皆有許多人因此得救。聖靈澆灌後的三年中，每年來參加聚會的人，由六千九百名增加到一萬三千名，並且每一個聚會必定得到祝福。每一次均有許多人「由黑暗進入光明」，神的兒女也進入前所未有聖靈充滿的經歷中。結果是使他們與神有更親密的同行，更熱望去救人，並真的去行，如同那些要去交帳的人一樣的急切。

當「多雨的響聲」傳開之後，陌生人和基督徒工人由各處來到力次蒙，為要探求這祝福潮流的秘訣，結果，他們同樣得著了神聖靈的恩膏，讚美著神回去。神借著這班被祂得著的工作者，使得全國各處有了靈性的復興和祝福。探訪的人來到女青年會所，只不過一晚就遇見了主，從許多的軛下得釋放。活水由這個隱藏且不重要的中心流到地的四極，並且這祝福完全是因為「神的同在」，所以，工作中心不是主的僕人們，而是基督耶穌自己。一位同工說道：「我一開門進來，就很敏銳的感覺到神，使我不禁倒退了一步。」這裏真是「聖地」。主自己是領袖，工作的人們學到了站在一旁，看神如何對付人，當他們投靠神時，就被引導將一切的難處帶到神面前商量，並且相信祂絕沒有不回答和不引導的。

神的生命注入後，信徒需要有一個為別人「耗盡自己」的更深願望，特別是在變成「工人」後，工作中領袖們就會為這些少年——這班熱愛救主的人——預備出路。他們便被「分成多隊」作各樣服事，若是城裏有某些教會的主日學需要臨時講員，都可以在這裏登記。當時約有一百位義務講員是由女青年會提供的。

在這裏蒙恩的多位婦女中，有一位名叫瑪麗德慧的，她本來是力次蒙一位有錢人家的廚子，因為神的呼召，放棄她在世界上的一切，而改做賓師母家的總庶務。她從神那裏領受管理「雜物」的命令，工作極其認真嚴謹，因此使賓師母不受家務之累，而擔任起神託付給她的屬靈使命。不多久，她便成為賓師母府上最可愛的管家、看護和朋友。賓師母最喜歡跟人家說，她之所以能圓滿完成對公眾的使命和編輯的工作，乃是因為背後有一個「親愛的老瑪麗」忠心合作的緣故。不止是在每日家中的事務上，她亦是深切在禱告上和賓師母同工的一位。

一八九三年末，有人提出一項調查：「女青年會到底幫助了你什麼？」在許多回答中，有幾個答案是很感動人的：「你問女青年會為我做了什麼嗎？噢！我的生命不但全然改變，而且它還使我學會——

「在懷疑之外——確信。」

「天上的居所——喜樂。」

「不是抱怨著作工——乃是甘心的順服。」

「我以前當神是審判者——現在卻發現祂是我的朋友。」

「過去我始終認為基督是神秘的理想者——現在卻發現祂是有福的確據。」

「以前我總在遠遠冷淡淒涼中敬拜神——現在我認識並愛祂如千萬人中之第一人。」

「我一直認為會在天上見到基督——現在卻發現基督極願住在，並掌權在信徒裏面，我很清楚知道這是真實的。」



「以前我總是不滿足，在痛苦的虛空中渴望得著什麼，而自己又全然不清楚——來到這裏後，基督對我說話，祂的話充滿了我寂寞的內心，使我充滿喜樂。道成肉身的愛抓著了我，又說我是屬祂的。如今我緊隨著祂的亮光，緊抓著祂的衣襟。」

### 3 進入神生命之路

#### 尼士分會的成立

賓路易師母在沒有預料下回到她的故鄉。由此看出神總在「天然發生」的事上引導，叫生活在聖靈裏的人充滿奇遇。主在力次蒙栽種的小小枝子於尼士一地發了芽，從此這株小枝子穩健的生長，且成了強健的樹。一年半後，有人寫信給女青年會所的聯合禱告通訊，上面說：「沒有口或筆能描述出這裏的全部情形。許多人蒙福，神在這裏的工作遠超過在女青年會的界限。神的河流並沒有只限制在女青年會的房間裏。這裏亦成為這條大河的流出之處。」一八九五年「我們前進之路」報刊上登出賓路易師母由尼士寫來的信，信中簡述了這個事件：

「當同工和我回顧一個月來在南威爾斯的工作時，我們的心都在說，主，我們的神啊！我們感謝你，因你作了奇妙的事！若我將神所作的以及聖靈澆灌所得的祝福都說出來，相信各處分會都會得到幫助的。」

尼士分會成立不過一年，但在第一年記錄中給人的印象是，神的手極明顯的在這個地方。我們很歡然的說，這是力次蒙所生出的分枝，因它是在時刻的看守下，以及不住的禱告中生出來的。尼士分會的成立是於一八九三年五月，我是在神的引導下對一般商務上的女子有一個小小的查經班開始的。第一天晚上有十六個人來，其中便有八個人遇見了主——這是工作蒙祝福的印證。短短十八個月中，尼士便長成為一株強健的樹。

一八九三年十一月我再返回尼士時，便成立了女青年會的分會，有四十個會員和三十個義務同工，在公開聚會中許多人被主得著，成了一個固定的基督徒會員核心。委員會開始時就決定將全部心力投入屬靈方面的工作上，第一便是去尋求拯救靈魂。一八九四年一月，一間設備齊全的房間供出使用。當神感動祂管家的心時，一切需用盡都全數供給。無法在此詳述全年的工作過程，總之，年終便有七十八個會員和五十個義務同工，帳目上還有餘款四個金鎊。

第一次專為婦女舉辦的聚會于十一月中展開，因此我幸得再與同工法露倫雅各小姐來到這個「新生的分會」。我們是十一月二日離開力次蒙，接著的禮拜日就在尼士一座大教堂舉行聚會。晚上的聚會擠滿了人，連座位間的通路也阻塞了，有一些靈魂得救。以後在女青年會所也有聚會，又連續好多人歸向主。

十一月六日禮拜二下午，在會客室中有專為婦女的聚會，晚上在市府大會堂有對外公開的年會。煤氣燈還沒點亮之前，人們已擠滿了會堂，連立足的地方都站滿了人，入門樓梯也站到梯腳，多人不得進入，這是女青年會一次奇妙的大聚會。神的能力清楚地彰顯在這場公眾的聚會中，過後我們聽見人們說那晚有好多靈魂得救。

第二天晚上纔是正式聚會的開始。隨後一個禮拜是我們永難忘記的，大批的女孩們擁擠了進來，許多靈魂被『帶入』國度裏！神的同在是如此地顯明，以致每一攔阻都被打通，會員們的禱告沖口而出。當她們被請到另一個房間時，一點也毫不猶豫的湧入，並彼此公開的跪下，歸向基督。我們真是喜樂，因為後來大多數的人能清楚的見證她們的救主。同時她們也毫不猶疑且大膽的在家中和商店中承認基督。有五個商界女子在同一商店歡然同聚，去年來的一位年輕基督徒，見有兩位姊妹加入，很是歡喜。前一夜信主的人，今夜已經帶她的朋友來到基督台前，並帶她們到禱告室，而看見這光景的人才真是有福呢！

當時我們所看見的光景真是筆墨無法形容，我只能簡單略述。某一周聚會完畢後，有某個單位向我們借大會堂來舉行他們的周年茶會，約有二百個以上的人參與茶會。過後我們緊接著有三小時的見證和讚美的聚會。女青年會的會員起立見證她們所遇見的救主，結果使得當場不止有多數的青年信主，也使得神的兒女得著『基督在裏面』的啟示，亦即生命和工作得榮耀的秘訣。當我們請蒙恩的人站起來時，霎那間便有一百八十多人站了起來。我們就唱『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我耶穌！』的詩歌，當整個聚會結束，所有未得救的人都被請到小禮拜堂去，赴會的人立刻起來湧入。我親眼看見的是何等的景象——小禮拜堂擠滿了人，在人群中間雅各小姐跪在那裏，帶領正在哭泣的人歸向主，完全忘記旁邊圍著的人。那晚有榮耀的收獲，神加添了四十個新人給我們。

過後，我們覺得應該讓這些得救的年輕人，為她們的救主做一些事，於是下個禮拜一就召集會議，組成『工作分隊』，小小的房間擠了六七十位。其中有十八位少女組成『分發傳單隊』，每個禮拜固定到貧民區去，並為購買傳單湊集了一些錢。另有十八位組成『鄉村家庭佈道隊』，每個禮拜去各鄉村工作。另外又有十個人組成『訪問隊』，看顧所有女青年會員，和協助委員會與她們做個別的接觸。『詩班』則由三十個人組成，在各種聚會中為耶穌唱詩。其他還有幾個小組在街上『捕魚』（指得人如得魚），並幫助主日聚會後的傳福音聚會。每組都有一位工人專門負責。

這時，又有另一個青年會成立了，開始時雖只有二十個人，但有許多人在大聚會的第一晚就遇見了主。其中有一些新生的人已經開始領導新分會，同時一個專為宣教士而設立的基金也開始了，他們充滿信心的說，神必從當中派遣人出去，成為『我們所差的宣教士』。

不久，這個成立一年的分會也有了『小分枝』——在附近鄰村設立了一個查經班，共有廿七人參加，由女孩子們自己安排聚會的內容。其中有一個使命是特別為年輕婦女們設立的聚會，神彰顯在這裏的祝福最清楚。有婦女們大膽地為基督作見證，一些平常有的『跳舞會』也取消了。

就是我們的離別會也是筆墨所無法形容的。一切為自己保留的欄柵都給掃除了，會員與同工都歡天喜地的見證神的作為。一位少婦說，她甚願意將她那箱跳舞的衣服拿來捐給印度小女孩作洋娃娃。

除了女青年會之外，我們還在公開的聚會中講到『工作的能力』，基督徒工人受到神的對付，從各地來的領袖們中，也都大部份清楚的接受了『恩膏』。

神是又真又活的在這個城裏作工，祂打開了各方面的工作之門。短短廿八天裏頭，共有四十五個聚會分頭舉行，生命的河流沖入意想不到的地方，摸著了意料不到的人們，甚至連天鵝海女青年會三月的訪問我都差點無暇講道。在那裏有完美的聚會，神行了奇跡，一位女管理員和九個女子在同一個聚會中尋求到主，還有許多同工都得了祝福。

真的，一切都出於神，這個記錄不過是神自己獨行奇事的模糊一瞥而已。『榮耀不要歸給我們，只要歸給祂的名！』這是我們由衷的話，在這些破碎的器皿中，沒有別的，只有應驗約翰福音七章38—39節所說的『活水江河』而已。

我寫這些是為了激勵所有女青年分會的同工，好讓她們向神求聖靈澆灌在所有分會的會員身上。同時也讓她們知道經上所說『河水所到之處百物必活』了（結四七:9）、『開到水深之處』、『依從你的話我們就下網。他們下了網，就圈住許多魚。』（路五:4、5）」

## 初晤慕安得烈

一八九五年，力次蒙女青年會的九周年紀念，賓師母在報告中寫道：

「幾乎每一年都會有它的特點，只因永活的聖靈明顯地與我們同在，不斷的有收獲，而今年度我們將稱之為差遣年。今年初，我們受引導堅決求神『差遣』祂的兒女，祂栽種所得的收獲是為了使我們能讓祂在別處使用，而神很快的聽了我們。每一周均有許多會員舉家遷居各處，有的仍做同樣的工作；更有一些人是立刻出去為基督工作；其中有一位成為英國北部大城女青年會的秘書。從這些事當中，我們看見神印證了祂自己的應許，祂的手按在他們的身上，使他們成為合用的器皿。

這種『差遣』一直持續進行，一個接一個的被分散了。第二步如何，我們不知道！那時主要我們將常駐的工作人員羅瓦小姐奉獻與祂。結果主答應了我們的禱告，我們歡歡喜喜的獻出她來，如今將於九月五日和一位會員同往非洲為主作宣教工作，成為服事黑暗非洲的青年婦女。我們更盼望不久能聽見力次蒙會所又發出新枝條的喜訊。

我們紀念祂在過去所賜下的大恩典。為著將來，我們有更新的希望，並相信必得祝福，因為神給了我們新的同工，神的宣召是這樣的清楚，這人就是白特維小姐，她是由依士本來的，與這裏的青年會聯系已有十五年了。一八九五年一月，她來我們這裏住了六個禮拜。當這裏的人知道羅瓦小姐受召到非洲時，大家心裏都想『願神差派白特維小姐來』，雖然沒有人講出自己的心願，但沒想到神果然將白特維小姐給了我們。委員會清楚地看見神的手在向白小姐呼召，以及引導她做各種細節上的工作，他們只有說『這是主作的』，並用感謝的心接受祂為我們所預備的。」

一八九五年，羅伯威爾遜先生、本特先生、摩頓上校請了慕安得烈牧師來英國渡假，慕夫人也同來。他們和阿伯海夫婦住在倫敦雲和敦地方的「哥利屋舍」，馬上那兒便成了一個快樂的「家」。海先生夫婦極盼望和神所重用的僕人們同住，讓自己和主裏的人多有接觸。海夫人寫道：「第一次看見這位親愛的老人時（指慕安得烈），心中很是希奇，他有著瘦削的身體和一副飽食風霜的臉。我們深深的感覺出，他來此地是作神的使者。他是如此單純而完全的依賴主，相信主必用他的單純成為神祝福祂子民的通路。」

他們到倫敦後幾天，海先生夫婦在歡迎慕安得烈先生的早餐中，請了一百廿位各宗派的領袖，其中有許多有名望的神的僕人，如福克斯、邁爾、肯尼達、何僕姊妹、詹尼、亞當史密斯，以及賓路易夫婦，會後他們與慕先生有一段長談——兩位均與神「有過面對面」經歷的人，第一次在神裏面交通，並在家裏深深相系。慕先生對她說了一句話，他說，「你很豐富。」

一八九五年八月，「我們前進之路」報上有一頁記載著賓路易師母的一篇文章，其中論及慕安得烈所傳神的信息。三年之久，借著慕安得烈的教訓，她和神同在一條路線上行動。

其間的過程是這樣：力次蒙會所的會員和親友于六月中旬作了一次夏季旅行。於是海先生便請這對剛好前來的夫婦到哥利屋舍見他們所尊敬的客人。在草地上茶點後，因有驟雨，於是約有一百個人聚集在會客廳聽慕先生講道。下麵即是賓師母所記錄下來的：

「整個聚會由海先生主領，過後慕夫人告訴我們，在南非好望角的工作，請求為南非女青年代禱。慕安得烈牧師便起立向我們講話，當時真可感覺到神的同在，他很簡單的講到：「屬天的寶貝放在瓦器裏」(林後四：7)。

他所講的大概是這樣：第一是寶貝。在天上寶貝充滿諸天，我在這裏只是一個小瓦器，可能被這寶貝充滿到所能容的量為止。

神只有一個寶貝——祂的愛子。神稱祂作『我的寶貝』。神已將祂一切的豐富和寶貝放在基督耶穌裏，在祂裏面隱藏著一切的寶貝。

神喜悅祂的兒子，你一樣也能。當祂充滿你時，你就能在基督耶穌裏有份，且能成為有說不出豐富的人。

神叫光照在黑暗中，且已光照了我們的心，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基督耶穌的面上(林後四：6)。

神的光，神的榮耀，

耶穌的臉面，都是天上所有的。

耶穌的臉就是寶貝，許多信徒不知道他們有這寶貝。多年前南非有一塊值四萬金磅的鑽石礦，可用一萬鎊買到，因為人不知其中有金鋼鑽的寶藏。我們若不知這屬天的寶貝，就仍是貧窮的。讓我們學會說我們是如此的豐富！我們有如此的寶貝！我們的豐富是超過所能想像的——因為是這樣的豐富，我們就能施捨給人！

## 神要的是瓦器

但神要如何給這寶貝呢？祂不像我們，我們給乞丐一先令，他就走了，以後便不再看見。神卻不是這樣，這祝福像太陽的光，不能給了又拿走，你不能一次接受就行了，你需要每時刻從太陽那兒得到光線。因此這寶貝叫我們終日等候神，使祂的光能照耀我們。

屬天的寶貝是愛。愛若向著自己就是死的。耶穌的愛發出來，尋找在黑暗中的人。陽光不是為自己的，天上陽光有一奇妙特點，就是當我們轉向自己時，陽光就隱去了。我們若只為自己，就不會有陽光。看啊！當陽光照著樹的時候，樹若說『願人都不要看到我』，結果也許日頭還沒有落下，它就真不見了。事實是當陽光照著人們的時候，他必被看見。我們都是瓦器，瓦器是為了裝載屬天的寶貝，而不是為其他的事而造，乃是為要叫基督的寶貝——生命、愛與豐富一同流露出來。

現在讓我們來看這個瓦器。有一天我看見桌上有個銀壺盛著牛乳，又有一小棕色的瓦器盛著奶油(牛奶最好的部份)。沒有人因為奶油盛在瓦器裏而拒絕它。不錯，我們都喜歡銀器，但神卻歡喜將祂豐富

的寶貝放在瓦器裏。這功課真是非常的重要！基督徒常常想到的只是他們的軟弱——「我是如此的笨，如此的軟弱和愚蠢。別人有恩賜，他們會做得比我好！」我們忘記了神要的是瓦器！

在南非有一個無神論的人，沒有一個人能對付得了他。有一天牧師請一位敬虔聰明的長老去見他，他一開始便和長老辯論直到最後，絲毫不受感化。當地另有一位老農夫（以前是個鐵匠），他已經為這位無神論者祈禱多年了。有一天早晨，他騎馬去見這人。這人問他說『哈，你這麼早來有什麼事？』老農夫啞啞多時，被他問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無神論者看了大笑了幾聲，這使得他更為難堪。最後老人迸出眼淚，說道：「我是為了你的靈魂才這樣焦急的！」說完急忙跑了。沒想到這個舉動竟然使得這位無神論的人相信了。看啊！屬天的寶貝在瓦器裏！

主是要教訓我們有勇氣但要謙卑。我們自己一無所有，『凡自卑的必升為高』。凡承認自己不過是瓦器的，要被屬天的寶貝所充滿。驕傲和『自己』是何等可咒詛的啊！我們求神給我們一些東西，好使我們成為了不起的人，但神要我們成為「無有」，屬天的寶貝要放在瓦器裏。保羅也會有忘記屬天的寶貝放在瓦器裏的危險，他傳道有聖靈的顯現和能力。他被提上三層天，聽了人不可說出的奧秘，但神容讓撒但的使者來攻擊他，使他謙卑。保羅為此三次祈求主，但主說：「不，保羅，我曾提你到三層天，你也許要以為自己是屬天的器皿，你有這種危險。我用這事使你謙單，我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於是保羅說：『讚美神，我要在一切困難中喜樂。』

後來，保羅說：『雖然我比眾使徒更勞苦，但我仍算不得什麼。我夢想不到能行出這些事，我一點都不在最大使徒之下，但這不是我做的！』

屬天的寶貝在瓦器裏有什麼用呢？你們中間誰願做瓦器呢？我們現在是在極繁華的倫敦市區，這裏有四百萬人從來不做禮拜，而這一個號稱基督教的國家，而一百萬去做禮拜的人當中，又有多少人不是注重儀式的呢？這其中只有極少人真知道基督和屬天的寶貝。今天這裏的每個人若都將一生獻給神，讓瓦器充滿著寶貝，充其量也只是一千位罷了，這個數目並不算多呀！

現在再回頭講到我們的比方，瓦器在放入奶油之前一定是要潔淨的，所以神必須將驕傲、自私從這瓦器中除掉。

瓦器不止要潔淨，並且要倒空。不要留下醋、酒和奶油混雜。許多瓦器是裝滿了東西，雖然不是裝滿了罪，然而卻是裝滿了別的東西——合法的東西。噢！就是連好的東西也必須如同罪一樣的除去，即使沒有人說這些是壞的也要除掉，否則天上的寶貝便沒有地方安置了。愛父母和弟兄姊妹的心，也常為神放下，好叫愛基督的心充滿我們。

這器皿必須是非常卑微的。愈降低下來愈容易被充滿。有一些器皿也許已經潔淨和倒空了，但卻不夠降低，他們不俯伏在塵土中，所以神就不能充滿他們。啊！讓我們禱告『降伏下來，伏下來，伏下來，主啊，一切都算不得什麼！惟願神被高舉！』

人們很專心地聆聽這篇講道。講完後的時間真是寶貴，一個接著一個的禱告，祈求做一個潔淨、虛空、卑微的瓦器，好叫屬天的寶貝在他們裏面顯現出來。當我們散會要上車回去時，慕先生對靠近他的幾個人說了一些話。

我們向主人夫婦道謝，分手後，在月夜中，心中歡喜讚美著趕路回力次蒙。雨也已經止住了，在清靜的夜色中，彷彿聽到有歌聲唱出『哦，我主所賜的平安』等詩歌。就是在那一夜，他們看見傳信息

的人身上顯露出天上的寶貝果真在瓦器裏。他們許多人因此而衷心喜樂，並將榮耀歸給神。

哦！願我更虛空、卑微，  
平凡、不被人注意、不為人知，  
向神作一個器皿，更加聖潔，  
充滿基督，只要基督！」

## 在父神的懷中

後來，賓路易師母出版了第一本冊子，這本書真是事先完全沒有意想到，它的發起如同一個小孩拉著父親的手走路，亦如同她那不止息地為主有效的勞碌四十年之久一樣，都是保守著「山上樣式」的原則。她不發起什麼，不建造什麼，也不「推動」什麼。她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與神「面對面」相交往來，她裏面深深的知道，憑她自己不能作什麼，但當她看見「父所作的」（約五：19），便謙卑的跟隨，只是定意服從「屬天的異象」。我們若追尋這事的源頭，就會發現這股安靜於地下的溪流，正是像以西結所說的河。只要是生命之河所到的地方，無論什麼都變活了！這河流到神的兒女那裏，就是遠在地極也都流到了，並用不著人們「宣傳」。賓師母在世的最後一些年當中，有人建議她可以到一個安靜地方，用她的能力盡瘁於文字工作。但是她說：「人們真是不懂呀！我並不是個文字工作者，除非神讓我寫，否則我一句也寫不出來。」神帶領的是：使用她成為聚會中的供應，並與世界各地人們廣泛的通信，當文字觸摸到他們的生命時，神就用她作默示的出口。

賓師母還年輕的時候，便經歷聖靈充滿，得到完全的釋放，並有能力講道。從那時起，主就將造就「基督徒工人」的負擔放在她的身上。神用「釘十字架」這句話釋放了她，這也是神釋放別人為祂工作的秘訣。她在「主的引道」一書中寫道：「我清楚的看見基督徒若與基督同死，便能被神完全使用。這啟示正如同我第一次看見我的罪放在十字架的主身上一樣大『與基督同釘死』，才有空處接受祂的充滿。我們只有承認釘十字架是祂的方法，只有一心順服，讓祂在我們身上作工。這計劃是何等的簡單，但又是何等的深啊！這叫被造之物無法在神的面前有所誇耀！」

從那時起就看見，若是同工也將得釋放的信息用在他們的工作範圍裏，就能為神「結實百倍」。從那時起，父神的手一次又一次的引導她，在祂子民的「領袖們」中間，就是為神所召去傳生命之道的人，作特別的工作。

一八九五年春，內地會海外宣教士訓練所長蘇陶小姐，請賓路易師母在受難節靈修會講道。這是蒙祝福的一個起頭，一共延續了七個受難節之久。這次講道是概括由神的話中講論——聖靈是如何在「與基督同死」這件事上對付信徒。這是她進入「幔子內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生活的方法。——「在父神的懷中。」

不是偶爾幔內一窺，  
而是長住在幔子裏，  
注視著祂的臉面，  
聽見人不可說的言語。（特司諦更）

這次信息的大綱被寫了下來，分送給在中國的傳道者以及英國的同工，由於這信息是如此地深刻又合乎他們的需要。有一位友人請求印成小冊子，賓師母因此受引導，將大綱寫出完成了小冊，命名為「進入神生命的道路」，這是「得勝報」的一個小小起頭。

這小冊子第一版一個月內就賣完了。賣得之款續印第二版，書中略加更改及增補，在附注中這樣說明：

「因著讀者對第一版有益的批評，幫助了著者把以前不明白的幾點在這次加以說明，又因篇幅關係，將許多不必要之處加以刪略。本書所寫的主題是站在聖靈對付的主觀方面，講論與基督同死——雖然不過是淺顯的說了一點，但完全是由經驗中體驗出來的。同時收到許多來信證明，神確實也借此在許多人身上作了見證。在這裏無意論斷什麼，也無意要寫得多有條理，或者是注重這點忽略了那點，整個大意不過是一些實踐的方法而已。聖靈是沒有限量的，必定會用千百種方法來帶領人。著者忠告：凡覺得本小冊對你起不了作用的人，就先把這件事放下，直等到神按祂自己的時候和方法，自己來翻譯給你聽，你再閱讀。」

第二版小冊子也很快賣完了。五年之中行銷達三萬二千本之多。有許多基督徒都熱愛這書，因為信徒們對「與基督同死」（羅六:11；加二:20）有迫切和積極的需要。「信心的生活報」上登出一位作者所寫的話：「她所講最寶貴的是，聖靈在降伏了的信徒身上所作的詳細情形。聖靈緊緊抓牢人，在思想、感覺和行動方面引導，一直達到這秘密源頭——『我的泉源都在你裏面』（詩八七:7）。這是聖潔的重要方面，以前的人很少講到。」

當這小冊子寄往世界各地，神的信息也隨之傳揚時，感謝和作見證的信件如潮水一般地寄回給著者，下面我們擇出一些具有趣味和啟示性的幾點與大家分享。比如愛登堡的摩弗牧師，從起頭就鼓勵賓路易師母用神所賜給她的能力，不傳別的，只傳「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對於神借著這本小冊子所作的工，他一直很有興趣，有一次他這樣寫道：

「昨夜我們下去飲茶的時候，來自印度馬得拉斯的傳道夫婦告訴我們：馬得拉斯所有傳道人定期開會，以『進入神生命的道路』為題，每次的聚會中皆一頁一頁的讀，我們很是喜歡聽。」

摩弗夫人不久也來信說，她的牧師也教導會眾讀這本書。這位牧師曾告訴夫人，說他曾經和一位老年人作了一次非常好的談話。這位老人也在他的課堂中大膽為主作見證，會眾聽完之後，沒有一個人眼睛不是濕的。

有位密頓先生曾在倫敦一家大銀行裏做會計師，六十二歲時被呼召出來，為神在阿爾基亞斯本城的一群盲眼乞丐中工作，他寫道：

「雖然我告訴過你，我曾看見對『己』的死，和升天的生命，並且靠著信心在二者中均有經歷，但我的經驗只一直停留在那裏並且缺乏能力對人講道，甚至當人希望我對他們講道時也是同樣情形。我的生命只表現出降卑和破碎。但你那本『進入神生命的道路』給了我一個秘訣，我已往和現在的祈禱是『更加卑微，主啊！更加卑微。』雖然帶著絕望心情來到墳墓口，但神卻叫死人復活了。我以前是等候一個由死復活的經歷，而如今我明白這個經歷並不是用等候，乃是借著信心得來的。」

這末了一句話是一段十分重要的真理，使得我們在生命裏能明白其中的意義，不只「與基督同死」，還要有另外一半的經歷——「與祂同復活」，二者是一體的兩面。許多人儆醒等候升天生命的經歷，而

屬靈的眼睛並未看見，直到最後他們對自己完全失望了，將自己拋給神。若是在神的旨意中既「看不見風也看不見雨」，甚至看不見一點可見的效果，他們也願意。屬靈的道路被打通，神的生命流了進來，爾後纔能從人的生命中流露出去。常常人並不知道自己「只不過是一條通路」，只有當別人從他生命中看出神顯現出來時即可證明。——「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林前一:29)。

## 此時？永世？

「我越來越感覺，人若想保有力量，以繼續帶領人來歸向主，本身就必須先為神所佔有，必須在神的心中成為兵器，然後纔能像『滿有旗幟的可畏軍隊』來對付罪和世俗。否則在神的觀點看來，是完全失敗的。我們是否要墮落在屬肉體的方法裏？或得到屬世的『成功』？或者是來到神的面前——定意不讓我們中間有絲毫使神擔憂的事！——使我們在這世俗中成為活的見證，對神忠心，並成為生命水的運河，以供應全世界飢渴的人。

我們是否要做那一班少數『沒有沾汙他們衣服』的人？並且看為基督受的羞辱比埃及的『成功』更為重要？總而言之，要問我們『是為此時工作生活呢？或是為永世生活工作呢？』

我們不能將聖靈的寶劍和屬肉體的兵器連接一起，正如不能得到基督又想同時得到世界一樣，這其間沒有中庸之道。若是同工想用屬肉體的兵器去作屬靈的爭戰，那麼就會驚奇的看見真理在這個地方『癱瘓』了。

一個查經班和禱告會若沒有聖靈的吸引，就都會變成最乏味的事了。我也常發現某些支會雖已是『奉獻』了的，並且將屬世界的一切都給掃除了，然而其中依然沒有吸引的能力。消極是『掃除』這種能力的原因；而積極則是『掃進』氣息〔聖靈〕，要靈來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為極大的軍隊。」〔結卅七:9、10〕神的生氣大有能力的掃進來（「一陣有能力的氣息沖進來」徒二:2，愛得肯甯博士）。神榮耀的同在驅逐的能力，以掃蕩一切不對的事。

我忍不住要說出我在這件事上的個人見證，由此可證明神同在的聚會比以前用茶點招待更能吸引人們。不到兩年的時間，與會人數由六千九百名增加到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七名。這是神大能的氣息掃進我們之後的事情。若是倚靠世界，我們永遠也做不到，而必須靠著無與倫比的能力來得勝。這就是聖靈的同在和祂的能力。

至於錢財呢？我的體驗是：我們若是不令神擔憂，而把工作的主權轉給神，一點也不阻礙祂，那麼腓立比書四章19節就會絕對的應驗。我們若下到埃及求幫助，神就必要證明給我們看，埃及是根折斷了的蘆葦。我們如何剝削、聚斂，如何借神的名做出卑鄙的事，神是知道的！但是我們若知道如何向神的源頭支取金和銀，我們就知道如何將事業與神的工作相聯系，讓人看見我們是天父的兒女。神豐富富的賞賜一切給人，並不保留什麼。若是在錢財上發生了困難，經常是工作或工作者本身出了問題，因此，除非我們肯讓神察驗，並且除去『可咒詛之物』，否則不必想望祂會答應任何供給給我們。」

## 基督徒對娛樂的態度



多年以後，賓路易師母在一次大會中對基督徒工人講道，她再度重複的提醒大家注意一點，就是凡因著基督的呼召而奉獻的人，應當對世事有所放棄和拒絕。她說，神必會賜給他們一些屬天的、真確的，且摸得著的事，來代替那些不真實、可喜樂的刺激——就是世界所謂的「生活」享樂。

在一次公開的聚會中，她講到「基督徒對娛樂的態度」，當時有許多與會的牧師們，正對如何對付這種所謂摩登時代的享樂生活深感困惑，因此賓師母的講道剛好給了他們一個提醒。

「多年前，」賓路易師母說道：「我們在女青年會有同樣的爭戰。青年們呼喊著他們需要娛樂，我猜這必定是因他們在靈性上的需要沒有得到滿足的緣故，同時我們中間又沒有一個人能把屬靈的真理「供應」他們，因此只有求神來供給。本來在女青年會中有各種社交活動，但是當神一進來，就沒有任何人需要那些了。事實上，教會所需要的是聖靈積極的充滿，神需要在我們中間工作，好使我們形成一股強壯生命的能力，流露出來以激勵別人。我想一個人若是到影劇院去，必定是切求一種在他裏面所缺少的需要，可惜路錯了。當然，人的靈裏是需要「滿足」的，一切事情也都指明，未得滿足的靈魂是需要『生命』填補的。我們不能去定這些人的罪——他們勢必會在某處找到『生命』——問題是我們能否帶給他們生命呢？人的裏面有一種需要和空虛，除了基督的十字架之外，是沒有什麼事物能夠滿足的。我們若認清了這一點，就能到處作見證，而不是去定別人的罪了。我們要知道，在每一個人的心靈中，皆有一個至深處是為神而設立的，人們永遠得不到安息，除非來到神面前，惟有在他的裏面纔能找到。

年輕人常會在禱告會中，被老年人的沉悶和呆板弄得趣味索然，我對這類年輕人深表同情，你是否也同情他們？或者你乾脆就離開他們？相信嗎？這就是吸引我在年輕女孩子中間工作的原因——因為我同情她們，她們需要『生命』，我們若不帶給她們『生命』的看見，她們就會得到其他錯誤的引導。同樣的，我們在教會中需要生命。在禱告會中需要生命，每一處都需要生命！我們如何領少年人到教會裏？是給他們生命——從神那裏來的生命。在女青年會裏成立分會時，神也在那城中運行。

我記得第一次聚會時，我們召聚了尼士地方所有的尊貴婦人，開了一個茶會，由我的母親和我主持，並從各個地方找了七十名年輕女子一同參加。八點鐘的時候，我就說『女孩子們，我們要禱告了。』結果全場立刻一片安靜，一個晚上我們領了許多這類的女孩子歸向基督。主的靈降在聚會中，我記得神就用我一個人帶領了六位歸主。你若不愛少年人，就永不能幫助他們。我深願神的子民更為降卑，更有愛心——清潔的愛心，有基督住在裏面——你若愛人，就能與人相處，人也必愛你。這不是天然的愛，因為這愛是需要我們去愛那些不可愛的、令人不愉快的。『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是我們最大的需要。我們一直太顧自己靈性上的長進了。神啊！讓我們向自己死！主啊！請進來，住在我們中間，如此神的生命纔能從我們中間流出去，流到別人那裏！」

#### 4 往「外地去」

##### 雲柱移到裏斯士德

自從一八九二年聖靈澆灌下來之後，蒙福已有四年了。聖靈的水流由力次蒙推進，在各地作有效的

工作。而各處也都敞開著門，並不是人去找來的。以前醫生曾宣佈說，賓師母最多只能活「六個月」，現在呢？已經又活六年了。她肺裏的結核在被聖靈充滿時痊癒了，但是仍留著很大的空洞。以後多年，靠著「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出十五:26）的大能，保守她的疾病沒有複發。這位主的僕人雖然身軀脆弱，但是卻能夠不靠任何天然的能力和源頭供給，擔當起並完成了神國度裏的工作。隨後馬上又有到更廣闊區域去工作的呼召，照人的看法，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她寫道：「這時候我更認識到神是供給的源頭，因此，能夠將自己完全交給祂，並且是絕對將自己舍棄了獻給神，在任何環境、任何時候，我相信自己一切的需要都將得到供給。」

一八九六年三月，賓路易先生受聘擔任裏斯士德公司財政管理人，「雲柱」也跟著轉移到這個地方，這是位於英國中心的忙碌工業區。他們要離開力次蒙的消息令大家震驚不已，不止叫那些和工作有關係的人如此，就是賓路易師母本人也是如此，因為當時神的祝福正在高峰，此時卻叫祂的僕人從這份有組織的工作中出來，而另開一條路到外面，多少令某些人訝異。賓氏夫婦遷移到裏斯士德不到一個月，沒想到，到更遙遠之地的呼召也跟著來了。她的丈夫認為神的手既從死亡的邊緣將她救活，她的生命是屬於神的，只為神用。他們一心一意將神賜給的生命重新獻上。他們有一位親戚曾向這對神恩膏過的子嗣，提出一條更容易走的道路。但從一八九七年他們的回信中，顯示出賓先生如何在面對這麼龐大工作的呼召時，是如此全心的和妻子同具犧牲的異象，同時兩人也知道將有長期的別離，不過他們皆認為在羔羊的道路上，因「祂愛教會為教會舍己」而使得他們在這件事上一同有份，這是一件值得快樂的事。他們的回信如下：

親愛的馬君：

神在人的生命裏能作何等大的改變啊！五年以前我很少想到祂會將全世界賜下作為我的教區，並且差遣我到各處去。套用保羅的一句話，『我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因為責任已經放在我身上了。』祂差我如同差遣保羅一樣。我也很少想到，從墳墓的邊緣祂使我起來，作祂的見證，並且給了我——一個比最小的聖徒還要小的——那釘痕的手所發出的大能命令。我也很少想到祂會叫我的丈夫如此蒙恩，並且跟我同心合意。他看我如同從墳墓裏走回來的，成了神給他的託付。那時照人看來，我是要「與基督同在，這是好的無比的」，然而神奇妙的恩賜卻叫我神奇的復活了。我們是否常常『搶奪』神，將祂為祂自己特殊目標所設的託付，作為我們的私用呢？

我的生命並不屬我自己，我只有遵行天上的異象，不能作什麼別的事了。神既揀選這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我便從墳墓裏起來，好作為祂的器皿！我在這裏，要為神用掉最後一口氣息，因為氣息是神給了我的。我們的家不再是我自己的了，乃是神的。我們一年所有，我和我所愛的，都以成為基督的奴隸為誇耀，神對罪魁所顯的恩慈，真是讓我們要發聲讚美！我們願意忍受一切的損失，免得基督的福音受攔阻，對我們而言，這是多麼大的榮耀啊！

唉！馬君，神的兒女若利用各各他所成就的來做為個人的拯救，並為自己生活，這種生活是何等的自私啊！一個跟隨基督的人，竟會以犧牲為愚拙的事嗎？這就難怪到永世的時候，身上帶有羔羊印記的人是那麼的少了；同時肯為神拯救人的靈魂，並甘願受苦和犧牲的人又是多麼的少！從基督寶座上往下看，一切的事變得何等沒有價值啊！在祂火焰的眼光中，我們將感覺自己是何等的卑鄙，對這臥在惡者手下的世界，我們用太少的時間對它工作了。

我的丈夫衷心讚美神，因為在這短暫的生命裏，有機會能為基督的緣故，看一切為有損的。我們覺得這不過是極微小的一點，其所能擺上的時間是何等的短啊！惟願在我們短短的一生中，神盡量地用我們做一些祂所要做的。那麼，在整個的永世裏，我們纔能為榮耀的收獲一同歡樂。你想那時我們會懊悔在這一生中的任何犧牲嗎？當我們看見可愛的主人的臉時，會因為犧牲了我們的家庭生活而懊悔嗎？貪愛現時的快樂，將來的結果會是如何呢？

你寄給我的書，我寄還給你了。對這些書，我無話可說，但我早已定意在人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基督和祂釘十字架』。我和一切的『組織』無關。我駭怕他們如同雅典人，只「將新聞說說聽聽」，消磨了他們的時間，我卻沒有時間顧及這些了。飢餓的靈魂湧進我心，他們的信件和呼聲從全球的各方如水湧來。人們為靈魂的需要打電報求見。我沒有時間管『組織』了，基督已滿足了我，我也知道凡從心的深處需要祂的人，祂都能滿足他們。」

因此，要順從天上的異象，和神清楚的呼召，賓師母於一八九六年六月，渡過北海到瑞京參加第一次挪、瑞、芬、丹四國女青年大會，在靈修會中傳講主的話語。挪、瑞、芬、丹四國代表們聚集四天開大會，有些聚會是為一部份人設的；有些聚會則是公開的，所有人都可以參加。短短的幾天，奇妙極了，賓師母每日均在書信中簡短的述說，並寄回祖國，使其成為禱告網中的材料。我們從中可以看見，有一班人要在施恩寶座前支援她。她的書信報告如下——

## 第一次到外地旅行

一八九六年六月一日寫于高登堡。五月廿九日離開第白利上了瑞士船。這不像是單獨旅行，因為當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時，人的心就沒有寂寞了，何況被祂差遣出去是多麼榮耀和快樂的事。靜觀日落後進入艙中，星期六晨起，要上甲板，當時風浪很大，船擺動得很厲害，只好整天躺在船上，不知道時間是如何過的。但我有一隻錨是拋妥了的——因為有我的天父在掌舵。

星期六下午，船在高登堡靠岸，一位英國牧師和他的夫人來接我，使我又驚又喜。他們說：「你來和我們同住。」說完便帶著我到他家，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當地一所英國小禮拜堂的牧師，他的妻子是俄國人，他們渴望與基督徒相交。不久，我就發現他們內心的懇切——他妻子眼中含淚的說到：「我很飢渴，很是飢渴！」他們每個禮拜只要一收到「信心生活報」和「基督徒報」便如獲至寶。但靈裏卻無人可以與之交通。只有極少數的英國人——沒有信徒，工作雖然微小，他們卻渴望為神所用。我們話題立刻轉入屬靈的事上，我將神對我的引導告訴他們，隨後翻開羅馬書六章一同誦讀，神啟示並作了祂自己的工。主在船上對我說：

「起初——神」

我在那裏便立即得了證實。不錯，是一個英國的主內家庭歡迎我，而不是瑞典冰冷的旅館！

六月二日 禮拜二

昨天早晨在一片安靜中過去。中午赴瑞士的一個基督徒家中吃午飯，晚上八時半到高登堡女青年會開會。開會的地點裝飾得很美麗，但沒有地氈，只有明淨無瑕的木板，當時約有六十位年輕的女孩前來參加，她們先用瑞語唱詩，然後由女青年會會長帶領禱告，以後便請我「說話」，她替我翻譯，起頭

我有點迷惘，後來就開始講了。一切似乎不太可能，但當我習慣後，便覺得容易多了。我簡單地告訴她們。基督能為我們做什麼；又告訴她們一點我在英國的工作。許多女孩眼中含著淚，她們都似乎很受這篇講道所感動。會畢我去門口和她們握別，幾乎每個人出門的時候都微微屈膝行瑞士禮。雖然我們只能用眼睛說話，但彼此會意。很希奇，在異國不同的語言中，這裏的女青年會卻跟英國的一模一樣。我們十時回住所，天依然很亮！

### 六月三日 禮拜三

早晨七點五十分，從高登堡坐長途火車往瑞京，沿途風景絕佳。兩旁房子均為木造，並漆上紅色，偶而也看見湖泊，人民相當有禮，男人相見，均彼此脫帽。

### 六月四日 禮拜四

昨日在車中寫作時，忽然聽見三等車廂中有人唱瑞語詩歌，我立刻走過通道開了兩車中間的門，門一開，眼前是一大群年輕人，手拿著詩歌本，快樂地唱著，可真沒想到車上竟有這些人跟著我，其中一位年輕人開口跟我說了幾句話，我指著嘴唇搖搖頭。於是他拿出一本聖經，我也拿出我的聖經，發現我們竟然可以用聖經來交談，我打開他的聖經找出加拉大書二章20節，他讀了又讀，用很欣喜的眼光看我。隨後我又翻到使徒行傳十九章2節，「你信的時候受聖靈沒有？」又翻到使徒行傳一章8節，「你要得能力。」然後是使徒行傳二章39節，「這應許是給你的！」他很敏捷的跟隨著。舉目望天說「是」。有一個人勉強擠出一絲英語拿著我的聖經說：「你——是一個——信徒？」這真是好，人竟然可以用生命的道來彼此交談。

九點五十分到瑞京，在火車上共待了十四個小時，身體雖然有點疲勞，但想到主一路伴著我，真的，祂是「全能的神」——「有神同在便足夠了」。

「當我差遣你們出去，你們缺乏什麼？他們說沒有。」（路廿二：35）

### 六月四日 於瑞京續記

今天有兩次聚會，第一次聚會是在一個私人的接待室，約有四十個基督徒到會。我去的時候真是「恐懼戰兢」（林前二：3），因為撒但一直對我說，講道用翻譯的便不能「抓住」整個聚會的高潮，但是我等候主的啟示，使我明白如何用翻譯講道時，亮光就來了。我看見在高登堡時的症結：我沒有忘記翻譯的人，我似乎是只在對她講，然後再由她翻譯給眾人。現在我看見我只要把它當成像是在英國時傳講就好了，翻譯人只是在我身邊的一個「回聲」，我必須忘記她，而直接向眾人講道。

一進門，我就看見整個聚會如同在英國一樣，人們都喜歡遠遠地坐在角落裏，於是和以往一樣，我首先要求她們往前面集中靠攏。翻譯員先領唱了一首詩歌，然後帶大家禱告，之後我站起來講話，第一句一出口，我就知道神在當中，我的心完全自由，不出一會兒就忘掉了我的「回聲」，台下的每一個人也都一樣。神抓住了每一顆心。默禱之後，我站了起來，夜已晚了，卻沒有一個人離去。那裏似乎有一個深深的靜默，神的同在臨到每一個人身上。我問她們有什麼問題沒有，只要一提出我就盡可能回答。然後是一起的禱告，許多人用她們自己的言語向神傾心吐意，整整二個小時之後才散會。這次的聚會顯示出人心已預備妥當。神明顯的要在我們中間動工，至於我個人呢？只要我在神的手裏，翻譯就不成為限制，這不正是一大奇跡嗎？

晚上，我們又舉行了一次公開的聚會。我在那裏同樣大得釋放，會畢全體一起用茶。多數人均不願

散會，所以大家一同聚集禱告，求神的聖靈澆灌在四國的代表心中。我說我們需要靈的釋放來開口說話，雖然那裏有閉口和保守的習例，但我們必須破除——也就是說，這些人的禮貌成為他們的捆鎖，但神已經開始工作了，我告訴她們神如何對待我，並且聖靈能使她們得釋放。結果以後她們果然就有不斷禱告的湧流，過後翻譯人員對我說：「今夜這裏有瑞典人、挪威人、芬蘭人、俄國人和英國人。」我回答說：「啊！這多像五旬節呀！聖靈同樣澆灌在每個人身上了！」

### 六月五日 禮拜五

中午一點鐘時，我去護士訓練學校對護士們講道，並一同吃飯。整個房間坐滿了人，也有別的朋友在座。神在這裏摸著許多人的心。在座有一位貴婦人是一位俄國公主，由於她和她的丈夫已經信主，不願將孩子受浸歸入希臘教，因此而離開俄國。她請我參加預定禮拜一在她家中舉行的一項私人聚會，我欣然答應。

晚上開第一次大會，主席親自歡迎代表們。這是第一次四國女青年大會，有七十位代表從丹、挪、芬、瑞而來。主席致歡迎詞，我準備講主清楚給我的題目：「傳好信息的婦女成了大群」(詩六十八:11)。當時我並不知道她們內心正在為禁止神的使女作先知講道的強烈偏見而掙紮。這種強烈的偏見根本是誤解了保羅的話。當時保羅責備的原因是由於那些婦人在不應當的地點和時候發出問題。同時保羅在同一書信中也教訓作先知講道的婦女，應在講道時蒙頭。當時我並不知道神給我這個信息剛好是大會要討論的題目之一，後來我才知道許多人在這件事上不能確定神的心意。

而神就在那裏滿足她們的需要，堅固她們的手，借著我的口，給她們主的話語，並且告訴她們：「婦女傳」的時候如何需要成一「大群」。我們看見詩篇六十八篇11和12節所記載的，正是我們現今的豫言。另外在約珥書中也重述和證實到，「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的兒女，要說豫言。」這段經文在五旬節已部份應驗。彼得曾引用這些聖經來解釋，一切耶路撒冷居民所見的事皆有聖經根據。同時亦有事實的記載——腓利有四個女兒是「說豫言」的(徒廿一:9)。當我們讀到林前一章27—29節時又是多麼的歡喜。這是神婦女軍隊的官階。是的，感謝神，因為自認「愚拙」的，就靠神作她們的「智慧」；「軟弱」的，神的能力就使她們如炸藥一樣充沛有力；「卑賤」的，除了神的榮耀外，一切榮光盡都不見；「被人輕看」的，就一直在祂腳下的塵土中，這是好得無比的；「無有的」——而且是「一無所有」的，神就作她們的「萬有」！

### 六月六日 禮拜六

今日我不需要在大會中出席，因為代表們有她們自己要討論的事，然而我仍然在某男爵夫人的會客室中有一次英語的聚會。這是一次異乎尋常的聚會，有二三十位領上有官階的人，包括俄國公主在內，全都聚集在一起。當時我只感覺他們是需要被拯救的「靈魂」而已，而這正是一個嚴肅而難得的機會吧！神保守我在祂的手中，完全自然——我知道祂會釋放我。他們都懂得英文，我必須對她們講到罪，在神的眼光中每個人都是罪人，當我講到借著十字架的寶血能得到平安，耶穌賜能力給人心裏的滿足，和耶穌在瓦器裏顯現的蒙福生命時，神的靜默又降到我們身上，許多人的頭低下，眼裏流著淚，可以看見主耶穌自己就近了我們。

下午赴會去聽女青年們討論「如何幫助初信者」。我很明顯的感受到神在控制聚會，因為整個聚會是由祈禱及絕對的仰賴神而產生。那裏「人的辦法」愈少愈好，她們單純的心和自由真是令人可喜，

同時也可以發現到討論事項最激烈的時候，也是屬靈工作最有生氣的時候。

### 六月八日 禮拜一

昨日整天我只有一次聚會，是在下午一時半的時候。天氣好悶熱，地方不大，人擠得滿滿的，約有四百人。聽眾包括工廠的女工、大會的代表、軍人、婦女，各種為基督工作的人員——像牧師、瑞典王子等等，神很明顯地運行祂的大能力在當中。我講的是關於聖靈在信心、成聖以及工作上的運行，我在臺上可感受到聖靈明顯的「靜默」。會畢大家仍靜默禱告，一直到結束，有好多人跑來跟我說：「謝謝你。」並站在原處感謝神，或是流著淚緊握我的手。我和女青年會的秘書談話，她告訴我在瑞京女青年會裏的人員都真的悔改信主了。

今日，我在俄國公主的接待室中，又有一次英語的聚會。除了公主和跟我同住的班士底拿女伯爵外，還有公主的丈夫，和許多名人也均在坐。主的同在把每個人都融化了，我看見許多人眼裏流著淚。神更讓我把腓立比書三章用極自由的方式講了出來，「我看一切為有損的，為要得著基督」保羅交出屬地的，為要得著天上的。保羅既受了一切損失，他還能說：「我把這些當作糞土」，到底他是如何看見「天上的異象」，以致往後在屬地事物中活動時，可以拿它們與基督相比，而當它們只不過是糞土而已？

這真是與神同在的時辰，其中有一個靈魂是當我答應這個聚會時，公主立即用電報將之召來的，這位婦女是幾個月前被公主帶領得救的，以前是個不信的無神論者，但今天不同了，看到她的成長真是令人歡喜，尤其是看到有人在這種景況下領人歸基督，並在得救後還時時照顧著對方的靈魂，更是為神的心意被滿足而高興。

聚完會後，我坐馬車往瑞京最大的醫院，去向護士們講道。那是一家很大的醫院，其中有多位護士是真信徒。在那裏跟她們講道真是蒙福。晚上則在大會國外佈道者的聚會中講「沒有奉差遣，哪里有傳道呢？」來結束整個聚會。會畢，一位婦女拿了一條金鍊子放在工作人員手中，指明獻給「中國」使用

### 六月九日 禮拜二

早晨，大會共同在一芬蘭教堂裏吃主的晚餐，氣氛極為嚴肅，同時也在這個時候宣告整個聚會順利結束。隨後，神賜下的特殊工作，從那時起才真正開始，許多弟兄姊妹都抓住了這個機會，準備好好地利用。

我們馬上利用早晨做第一次的聚會，到場的就約有三百人左右，神一開始就興起破碎人心的工作，我所傳講的信息是「聖靈的火」，「主的火」也真的立即「降下」，每個人都清楚知道神跟我們同在，更有福的是看見神大能的工作，人在祂面前完完全全的破碎了。整個的光景正是如此，有些人破碎到一個地步，以致都無法隱藏起來，直到我們安靜的散開時，我在房屋裏還看到有人在那裏獨自哭泣。她看到我，就用她僅僅得的一點英語說道，「我在神面前真是太剛硬了，噢！我是一個徹底失敗的人，一切都要在神的面前重新做起。」我對她說了幾句話後，她的心靈立刻得到釋放。隨後我又到另一個房間，又看到另一個人伏在榻榻米上哭泣，我們言語不通，只好用手撫摸她，將她交給神。神大大地工作，令我們終生難忘。

下午的聚會中，我繼續講「聖靈的火」的信息——這次同樣有蒙福的後果。「新造」者的生命，是在「火的中間」（結一:5）生出來的。神又在大能中與我們同工。五點鐘時，我們駕車回家晚餐，許多

人心裏都滿了快樂和贊美。真的，神做的任何事都遠超過我們所能想像的豐盛。

女主人的兄弟也來一同晚餐，看見他們全家一同敬拜，何等的美！晚餐後，大家一同跪下禱告，耳邊只聽見一個接一個的響應，場面真是感動人心。

「願神在教會中得榮耀，阿們。」

六月十一日 禮拜四

在歸途中

禮拜二晚上聚會時，屋裏又擠滿了人，座椅頻頻添入。在場的人靈性程度不同，似乎用翻譯的講道頂不合適，特別是奧施克王子和公主又在座，還有多位牧師和其他的弟兄。

幸而神給了我信息，祂要我講到「肉體」和「己的生命」。於是我將自己拋給神，真的，祂是「全能的神」(創十七:1)，神抓住了每位聽眾，也令翻譯者記得十分清楚，言語快慢合度，對我個人而言，它真正證明說，這是神！我心中不停的贊美神。

禮拜二一共有三次聚會，那實在是一個榮耀的日子。但禮拜三則真是非言語所能形容的了。上午十時先去幫助一個人，十一時赴會。全堂坐滿，有牧師、貴族、代表及主的工人。

顯然地，神大大地動了工。在我的經驗中，羅馬書六章從來沒有像這次這麼簡單和明顯的。每一句話就像是直接從神來的，講到神深奧的事，若是用翻譯來表達是何等的不可能呀！然而事實竟都實現，我們相信是神做的。因為對我來說，比對英語聽眾講得還更容易哩！分析起來，實在是這些人有飢渴的心，雖然人數並不像在英國聚會那麼多。——真理帶著神的能力直接進入「祂的家」，亮光出現時若還不順服，結果將是何等可怕啊！從這個聚會中，他們均聽到了關於「由死亡得拯救」，被聖靈的「火」所熔化的信息，並覺悟到「肉體的生命」需要對付，總之，他們已預備好要接受十字架的信息。

講了一個鐘頭後，我就給聽眾機會，告訴他們願意離開的可以隨意離開，但很少人離開。前晚有些人所提出的問題，我在那時當場回答。人們是那樣地懇切，時間又是如此地寶貴，非不得已，我們真是不願散開；因為也許永遠不會再相見了。那些不懂英文的人就叫朋友替他們翻譯，那段時間對我們而言真是有福。

第一次聚會在十二點半結束，剛好是午膳的時間。但川流不息的靈魂需要我來對付(用片段的英語和翻譯)，一直到兩點，第二次聚會的時間又將開始。我很快地喝了一杯咖啡，真的「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但我能明白主如何在對付撒瑪利亞婦人時，那種快樂地忘了祂的食物的心境。祂有「食物吃」是我們許多人所「不知道」的。在那種蒙福的日子中，神真是足夠應付靈魂和身體的需要。真的，當生命的活水流出來的時候，便將整個人都弄活了。

「成了可攄的河」的真理竟都成事實了。

「你相信祂能做這事嗎？」

「是的，主！」

「照你所信的給你成全罷。」

最後一天(禮拜三)下午，我講的是在基督裏的新生命。午餐時間又對付一些個人實際上的困難。會畢，我說願散者可以離去，因為我們要花點時間等候神；意即「從上頭得能力」。當時我以為只有少數人願意留下，沒想到只有五六個人出去，全場三百個人竟都留下定意從容的等候神。這似乎是不可

能的，但我們都跪下了！附帶一提的是，瑞典人是從不下跪的，他們大都只是坐著低下頭來，可是那天他們竟都自然的跪下了。

後來由於時間不多，我便說誰願意禱告，就可以以簡短而明確的幾句帶大家禱告。馬上便有幾個人開口，但聲音很小，沒有多少人能聽得見，加上外邊車聲隆隆，更難聽得清楚。我就站起來跟大家說不必去聽別人禱告了。只要更加單獨的向著神即可，也可以幾個人一同禱告，若是她們覺得自己真正孤單，那就最好讓每一個人與神直接辦交涉。

肅靜片時，隨即一一差不多每個人都發出大家聽得見的禱告聲，對神開口要她們個人的需要，約有十分鐘之久，禱告聲此起彼落，如同溪流涓涓。一會兒安靜，一會兒又禱告聲起，會堂各處都有，男人的聲音，女人的聲音，甚至有一位牧師站起來禱告。我在一旁驚奇觀看。的確，這裏沒有沖突，只有充分的和諧，但各人均用自己的語言禱告，並不覺得別人在旁邊。我默想到那段奇妙的經文，「當聖靈開他們的口，他們就都說了。」

最後，我們站了起來，許多人淚如泉湧一般，我們本能地靜坐一旁，敬畏的靈在我們中間，很明顯的感覺出神與我們同在。我們起立，同心合意地向神求聖靈澆灌在北歐的四個國家中。

三點半時，聚會整個結束，有許多人等著我。忽然有一小張紙片遞到我手中，上面的言詞很感動我：「我不會說英語，但是可否請你給我從神來的一句話，單單是為我的。」時近五點，我們離開，回到那友善接待我的朋友家中。又有人在那裏等著，我們一同禱告讚美，心中充滿喜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瑞京，神兒女之間的聯系，絕不是有名無實的，任何弟兄姊妹幾乎一信了主就與世界一刀兩斷，他們彼此聚合，不論地位，就如同在使徒行傳裏記載的事一樣——

「信的人聚在一處。」

七點正我們上了火車，準備離去，在車站有許多人送花來，並說「神祝福你。」就這樣我離開了瑞京。算一算，七天裏一共有十四堂的聚會，人的需要如同活水不斷地在我面前穿流而過，但我一點都不累，主帶我在「鷹的翅膀上」。清早五點，從車廂望出去，日出正照在湖面上，讓我想到水必須絕對的靜止，纔能反映出基督的臉，沿途美麗森林歷歷盡入眼底，增加旅途不少的快樂。

七時到了高登堡，在英國牧師家早餐。回國途中風平浪靜，陽光和煦，一切恍如作夢。短短的兩個禮拜內跑了許多路，和一群原本陌生的人有了很深的交誼。更重要的是，在這麼短的時間中看見了神榮耀的工作。

啊！與我一同稱主為大，讓我們一同高舉祂的名！

願頌贊歸給主，祂行了許多奇妙的事。他們又說：哈利路亞！

## 5 俄羅斯之旅

一八九六年秋，有一俄國婦女到倫敦訪問賓師母，請她去俄國講道，這對於一個身體軟弱的人而言，是信心更大的試驗。但因為神的引導是如此地清楚，不會出錯，因此她就憑著信心走了出去。她相信神定能保守祂所差遣的人。一八九七年正月便起程往聖彼

得堡，當時復興佈道的工作曾受到極嚴厲的限制，然而當主的使者奉差遣出發，神自有祂的方法看



顧祂的使者。同時在聖彼德堡也看見主的百姓向神的話敞開，他們歡迎所有屬靈的幫助。

## 從柏林到華沙

### 正月十四日 禮拜四

早上十二時半離開李斯特到倫敦後，與一群「主的祈禱者會合」，在啟程前向主禱告，將自己完全交托給祂。這些日子，主一直在我心中說的話是：

「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徒廿六:19）

所以我知道主正引導我前行，當這一小群人在主面前禱告等候時，主賜下許多恩典的應許。

和旅伴上了船後，經過一段海程再換車到柏林。

在柏林上了夜車後便和旅伴分手。早晨到達俄境，皮女士來迎，立刻讓我感受到愛的溫暖，還有兩個挑夫來幫我們拿行李。

想不到我已站在俄國境內，四圍均是雪，到處是憲兵和軍官。皮女士領我們下車，跨過一些階梯後，進入一間華麗的套房，而早餐已經被安排好等候我們了。後來皮女士告訴我，這竟是皇帝御用的套房！在俄國邊境上是沒有旅館的，只有海關和等候室。客人的行李會被徹底檢查清楚，本來我們也應該在等候室裏的，但某女伯爵刻意為我們如此安排。她的父親是波蘭的總督，軍官中便傳說我們是總督的親屬，當查行李時，軍官彼此說，「這些婦人是女伯爵的人。」所以檢查極寬，一會兒就完畢。

餐畢，憲兵隊長和屬員們護送我們上頭等車廂。我們看來儼然像王者的親族，不久便過了邊境。一路上，主話語的提醒令我感到喜樂，特別是這一段：「一切都是為祂造的，君王、執政的、掌權的，一切靠著祂，也為著祂。祂所差遣的人，祂知道他們的道路。」

到了華沙，女伯爵來接我們，又領我們到皇帝御用接待室。她的侍從官十分周到地替我們發出電報和照料行李，然後由大總督的馬車載我們去旅館，在那裏我們充分地休息了兩天，房間很是舒適。

### 正月十六日 禮拜六

今天我們訪問了前力次蒙副牧師，如今他已是猶太人中宣教者的鐵牧師了。

### 正月十七日 主日

一大早，鐵牧師來訪，談到了主在當地的工作，並說主在猶太人中有極大的復興，這給了他很大的鼓勵。

### 正月十九日 由華沙赴聖彼德堡途中

昨夜八時離開華沙起程往聖彼德堡，沿途所經各地幾無可稱為城市之處，所看到的盡是貧窮和落後，旅途共廿四小時，一路雪落紛紛。

### 正月廿日 聖彼德堡

聖彼德堡的屋子多用雙層窗戶，因此室內比室外溫暖多了。我是星期二晚上到達的，正好趕上他們早已安排好，禮拜三晚上在英美教堂附設學校中的講道。法蘭西牧師是主理人，很熱烈的歡迎我，並讓我在聚會中可以自由講論。他一開始的介紹是這樣：他們曾為教會的復興禱告良久，如今神垂聽了他們的禱告，差遣一位使者，並且這位使者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專程從遠方趕來。我一聽

到這裏，心中真是感到希奇，我並沒有把我離開倫敦前一個禮拜，主對我講的那段話告訴他啊！

整個聽道的教室坐得滿滿的，我便開口講述臨到保羅那段「天上的異象」。聚會結束後，人群圍攏在我的四周。一位從芬蘭來的弟兄，面上帶著基督的印記，用英語說，「今晚我終於聽到主的聲音了。」

今晚是第一夜，主便榮耀的同在，相信這是主將如何為我們工作的榮耀證據。

#### 正月廿一日 禮拜四

晚上在利文公主的家裏聚會。一大間房子依舊坐滿了人，有男人、有婦女，也有窮人，由皮女士替我翻譯，當時神很清楚給我的信息是：「一切都更新了」。每個人都很留心的聽，多數人被聖靈對付的落下淚來。

會畢，有幾個人留下來和我們談話。我很高興能認識年輕的惠特男爵夫人，她從芬蘭來，十九歲時即開始在各監牢中工作，而她是唯一被准許這樣作的人，同時在各監牢中都有一囚室為她保留，每次在囚室一待就是二個月，單獨接見囚徒，傳福音給他們。她的臉充滿榮光的啟示，看起來就像是一幅畫。

今天，有個人跑來跟我說，「我已等候你多年了。」聚會結束的時候，我會要求一些受神感動的人開口回應，結果有許多人開口，會眾幾乎都很受感動。本來會眾照例是「不開口」的，但今夜卻不然，神知道如何開人的口，也知道如何融化人的心！

#### 正月廿二日 禮拜五

大清早法蘭西牧師就來安排在英美教堂的聚會，接著又有人來見我，幫助我寫東西。我們很快便談到聖靈的能力，他告訴我去年發生在他身上的事。當時他得了一種病症，他稱之為「屬靈的癆病」，他看見自己身上的魂已經「死」了，他毫無一點辦法將之挽救回來！他相信這是神的工作，並沒有別人教導他。從那時起，他清楚的知道在基督裏的新生命進入了。後來他聽到我講論許多更前進的事，甚感希奇，我們談到中午才告結束。下午有一些姊妹來為工作一起交通禱告。

晚上八時赴德、芬、瑞人的聯合聚會，由尼哥拉裏男爵翻譯。神大有能力的同在，得到很大的回應。

#### 正月廿三日 禮拜六

下午在利文公主家有另一個大聚會，用翻譯傳述稍為困難，想不到神使它成為頭手語言，神的道整個融化了他們。其中一個人說，神所說的的確就是他的光景。

#### 正月廿四日 主日

下午四時赴一個很大的聚會，是由更正教德國人和其他人所組成的，很像我們的女青年會，人潮擁擠。雖然仍舊是在有人翻譯下講道，但神同樣大大工作，打碎那些女青年們的心。會後多人圍著我，有些人在哭泣，也有人用俄國禮節吻我的手。這個下午，神很清楚地帶領許多人歸到祂的腳前。

#### 正月廿五日 禮拜一

喝過茶後，我找了個翻譯專對一個婦女講道，可惜很難幫助她，這個婦女腦中充滿了理由，同時也不明白她自己口裏說的是什麼。晚餐後，赴英國教堂聚會，那兒同樣坐滿了人，每個人很是蒙恩，並在靈裏有很大的自由。

#### 正月廿六日 禮拜二

今天有兩位婦女很有悟性，她們來求聖靈的洗，神借著我將一切解明，結果她們都歡歡喜喜的回去

了。

晚間赴另一聚會，人多得連我們都擠不進去——人們在那裏揩汗，他們的態度實在太懇切了。我只能零零碎碎的幫助他們，求神工作。起先這裏好像羊沒有牧人，但最後——簡單的說——他們被打碎了。男人一個個在那裏哭泣和禱告。

會畢求見的人多得不可勝數。我又沒有夠多的時間可以一個個去接觸和為他們禱告。只有神知道他們的需要是何等的迫切。當時我心裏多麼希望英國的弟兄姊妹也能如此懇切，而我被差遣到這裏來喂祂的羊又是何等的有福啊！「我要親自召聚」，我們的心都同受安慰了。

### 正月廿七日 禮拜三

今天聚會完畢後，我看見在座有一位穿軍服的人。後來法蘭西先生進來跟我說這人在樓上想要見我，我馬上就去了。這人一開始便問我一些問題，他告訴我他完全被驚動了，他看見了神眼中所謂的基督徒生活，而這使他很迷惑。他的工作是專門管理俄皇的私人產業，他說，「我希望以後可以再來看你」，然而我知道他不會再來，因他的英語教師就在他的旁邊，而那人的眼中顯出極深的敵意。

哦！無論如何，惟願世人都能看見，神子民的生活是那麼地屬於另一個世界，以致他們不得不承認，那是出於神的旨意。

午飯後，有兩位女士來見。其中一位曾經來過，她說她曾遇見神，神將祂自己啟示給她。她說她既與基督一同死了，基督就是一切。另一位說，在昨晚的聚會裏，神回答了她所有的問題，現在她唯一的盼望，是被神完全的佔有。

隨後，又有一個猶太青年學生求見，這人名叫以色列第五。他很快地告訴我說，去年有一位朋友送給他一本新約，他讀了才知道耶穌基督就是彌賽亞。現在他知道神在他裏面工作，他亦知道他能看見神的國，但進入神的國是什麼意思呢？當他讀約翰福音三章論聖靈重生那一段時，他又疑惑自己是否也必須聽見聖靈的聲音才算？我說聖靈有時像柔和的風，我們是聽不到什麼聲音的——神常常是如此實在的臨到我們。他聽了以後繼續說道：他覺得裏面常有爭戰，有時是「以色列第五得勝了」。他願意認識神，也使別人知道他認識神，因為很少人真正認識神，他願意神盡一切可能的用他。神使他一切都清楚了，又叫我從聖經中給他答案。他很聰明，又很受教，那晚他確知他是在神的國裏。

其後，我們到利文公主處聚會，同樣的，裏外皆擠滿了人。我講到五旬節時，人們的臉上便顯出飢渴的樣子，只稍提一點，他們便全被擊倒了。後來我清楚聚會必要早點結束，好讓他們快快回家等候主。

### 正月廿九日 禮拜五

晚上在尼哥拉裏男爵家對德國人講道，在場的有主日學老師、教會執事，和許多壯年男人，我對悔改和聖靈的工作講解得很清楚，當場神賜下莫大的能力給我。我忙到半夜才回到家——而俄國人常常是這樣的。

### 正月卅日 禮拜六

晚上在利文公主家用英語對三十個人講論聖靈，我向他們提到慕安德列的「蒙福七步驟」。雖然在座的都是領袖階層，然而他們均承認並沒有得著「聖靈充滿」，後來我就特別強調「我信這是為我的」講論。十一點半時大家在禱告完後才散會。這次聚會對某些人而言非常重要，許多人被神清楚對付，

預備好自己，使他們亦開始經歷聖靈充滿。

### 二月一日 禮拜一

今天早晨起床時，身體感到非常疲倦，許多人勸我放棄回程車票，多住一個禮拜。但是住在雙層窗戶的房子裏頗不習慣，晚間幾乎難以入睡，沒有辦法完全休息，即使再留下也是一樣。十一點半時，尼哥拉裏男爵以私人雪車接我去午餐，和一群有影響力的人談論一些屬靈的事。我一到，他們便立刻拿出聖經，我們直翻到羅馬書第六章最確定的直接目標一起思想。

下午在英美教室，人數眾多，很蒙恩。人們也很敏於接受，會後，法蘭西先生對我說：

「賓師母，你看起來很疲倦，必須要暫停工作才行。」一位美國人在旁接著說：「對！我可以陪你到莫斯科走走。」法蘭西先生也說：「嗯！正是這樣，我也有朋友在那裏，你到那裏可以換個空氣、休息休息和瀏覽一下莫斯科。」

我覺得這是出乎神。我知道我的工作未完，但也很清楚知道自己需要休息，因此我同意法先生代我安排一切，明日會後便休息。

過去十四天的工作十分繁重，我不停的在各處會見個人和參加團體聚會。同時每次的聚會一結束，人們便湧了上來，問我在寓所中見不見客？若我說見客，那真是會被壓跨了。

日子不得不安排得滿滿的，因為這裏有極大的需要。但我已開始覺得衰弱，需要休息，最主要是這裏的環境，比自由的倫敦（指傳道的自由）更令人窒息，在國家制度的束縛下（政府限制基督徒工作），生活對他們而言，是何等的可怕艱難啊！我必須不停地講論（因不能有公開的大聚集，只得分多處及個人工作），因此到禮拜五時，我已經講得連嗓子都沒有聲音了。

### 二月二日 禮拜二

早晨稍事休息後，法先生隨即告訴我他已安排好一切。下午兩點，有三位婦女來作重要的會談。說真的，最深處的工作往往有最深的果效。這次會見對我們每個人均有深遠的影響。神在「不少的尊貴婦女」中也大大工作了。

隨後赴尼哥拉裏男爵家參加另一次的德國人大聚會。他們比第一次進步許多，神借著我傾倒下來的每一句話，都被他們單純的接受了，這種恩典幾乎使我承受不起。人們的臉上明白地顯示出，神是如何地啟示和對付他們，真是願將一切的榮耀都歸給神。

更有許多人開口感謝神，因為神終於聽了他們多年的禱告。可惜我們不能再到同一個地點聚會，因為「抵擋的人也多」。講道若能公開必能收取更多的靈魂，然而在這裏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要滿足這裏的需要，必須比在倫敦時下更多的工夫。

而所有的人都那麼慈愛地待我，真是令我口舌訴說不盡。神在我身上行了奇事，因我看見陌生人也替我做了許多的事。神在各方用最奇妙的方法感動人。許多人是如此地「飢渴」，與英國人在這方面的魯鈍和漠不關心的情形全然不同。

### 二月五日 禮拜六

單獨地來到莫斯科，沒想到得了重傷風，在旅館裏又找不到人可以請他代禱。但我知道這是一個有福的試驗。沒有恐懼，也沒有疑問，我知道自己並不是單獨在這裏。我被放在一個新的地位上，好來證明神的能力，這是何等可喜的事！我只跪下求主，跟祂說在聖彼德堡的工作必須完成，我的病一定

要好，神不能令那裏的朋友失望。隨後我翻開聖經讀到「耶穌知道有能力從祂身上出去，就說你的病被醫好了。」事情就這樣成了。

當時眼淚和鼻水立時停止。正巧當地的朋友進來看我，她說：「你好像大病初愈的樣子。」我說：「嗯！不錯，主剛剛醫治了我。」我覺得重新得力，頭腦變得更清醒，還可以寫作，整個晚上情形很好。

禮拜日我出去看某先生的老父母，和他們安靜的談話。晚間則待在旅館。

### 二月八日 聖彼德堡

十時回到這裏，許多信件等著，我決定立刻先將行程計劃好後再休息。二時正，有一位吳克福女士將她的馬車送來給我用，她說主在一個聚會中對她說：「你要將馬車借給賓師母使用。」所以次日立刻送來，問我是否需要用車，此後每天便有僕人來問說：「今日你什麼時候用車？」

神在我去莫斯科的時候，曾在一禱告會中工作，本來這個聚會是死氣沉沉，沒人開口的。但帶領聚會的人一再向神求，求祂開她們的心門，並與聚會同在，結果真的使許多少女蒙福。

某公主來談話，神帶領她看見她和基督的聯合。此後我到利文公主家午餐，在那裏遇到一群蒙福的信徒，他們定意等候神，讓聖靈充滿。某人告訴我，有一位女士只參加過一次聚會，就出去宣告說：「我找到神了，我不要再去戲院了——神是我的。」又有一位女孩正準備要結婚，有人便勸她不要來，因為她們總認為這時候的她，頭腦充滿的一定都是別的事情，但她還是來了。因為神開口對她說話，以致以後她沒有一次不來聚會。

我們整整作了二個小時的談話和禱告，十分蒙福。這群人準備聯合許多人一起每個禮拜等候聖靈澆灌俄國信徒。其中有一位對我說，「我們等了二十年啦！神在二十年前，就差這一位使者告訴我們：『基督是為我們死的』。以後一兩位來傳同樣的話——但神現在又差來另一個啟示——基督就在你們裏面。慚愧的是，我們已做了快二十年的嬰孩了，幸而現在不再是『我』了。我們心中好快樂，是言語無法形容的。」

### 二月十日 禮拜四

午餐時，和某夫人作個別談話，靠著神解決了她個人的困難。二點半時和一小組的德國籍夫人談論她們的工作，和聖靈能力的需求。這五個人很與我同心，我要她們彼此不斷的聯絡，一同等候聖靈澆灌在德國人群中——而這班人以前是從來沒有這個需要的。如今神不但叫醒她們，讓她們看見這需要的重要，以及神對這件事的呼召和結果，同時也讓她們知道在神的國裏，這種收穫是不小的。

小組剛走，又有一組女士來談了約二個半鐘頭之久，同樣我們仍是繞在聖靈的問題上面。她們均同心求神啟示應當如何去做，並讓她們帶上聖靈的兵器。這時我與另一女士走入別室，她告訴我聖靈給她歌羅西書三章3節的見證——她的臉充滿喜樂的光輝。

晚上在英美學校又聽見許多人蒙福的消息——真是好感謝神！

每當看見神如此地感動此地各處的信徒，心中的喜樂便無法抑止。聖靈的工作在這裏如同生命的波浪。願一切的榮耀都歸與神！

### 二月十一日 禮拜五

早晨十點的時候，一位女士跑來告訴我神是如何地使她蒙福。在我來到以先，神就已對她說：「等候直到你們得著。」（我發現有好幾個人均被神都如此啟示過，而這些人在這之前，並沒有受過任何教

導——可看出這完全是聖靈預備她們的！)

下午赴教堂參加聚會，講林前十三章。主的同在簡直把在場的人全給融化了——他們過後告訴我，他們當時覺得除了在主腳前哭泣外，什麼也不能作。

晚間赴尼哥拉裏男爵處用餐。然後再一次對擁擠的德國人講道，我講的是聖靈的工作。一位女士說，她是第一次聽人講到神賜聖靈在人裏面工作。又有一位說，這真是「福音」，神來到我們中間——神渴望我們、吸引我們，聽見的人有福了！這不是我們掙紮得來的，或是盡我們所能才得到的，對他們而言，這真是神新的啟示。

### 二月十二日 禮拜六

從到莫斯科時起，神的生命滿溢在我身上。在這末了的幾天，更需要超然的生命纔能帶我過去，因為太多可愛的人們都盡量的抓住這種難得的機會找我交通禱告。

### 二月十三日 禮拜日

九時半赴一個小聚會，雖然參加的不過是一小群人，但已有人在那裏哭泣了。神說了話，他們同心立定要開始這種小型的禱告聚會。

十一時再赴另一個家庭聚會。我講論的題目是「最大的乃是愛」，人們深受感動。我們當場屈膝跪下，有許多人開聲禱告，有時還有幾個人同時開口。多數人在深深的破碎中禱告，致使整個聚會無法結束，我站起來走動的時候，禱告聲一個接一個的繼續不斷，一時似乎無法停止。

我在那裏午餐，和年輕的利文王子作個別的談話，這位王子在海軍服役，是一個真實奉獻給神及尋求聖靈充滿的人。餐畢，我回家休息半小時後，再赴德國學校的少年婦女查經班講道。

有滿屋子懇切的人們等著我，我叫翻譯員對她們講論「瓦器」的意義，以後這些女孩子便自動獻出一筆款子作為感謝祭，交與力次蒙的宣道團。

晚上聚會，主大大地釋放了我，我講的是「神的火」，神的信息經由我傾注下來，連火也降下來了。神用祂顯現的榮耀遮蓋我們，法蘭西先生用很美妙的禱告結束了整個聚會，此後我便被整個包圍了，人們擠向我，要求會見。我本預定禮拜一收拾行李，看情況是沒辦法了，時間在個別會見中溜了過去。這班人的確是被融化了，我必須一個個分別會見。會後一小時人們才完全散盡，神是實實在在工作了。

抵家後身體十分疲倦，但感謝神，從早上九時半以來，一直讓我有力量傳講，正如神自己說的——「我是全能的神！」(創十七：1)

### 二月十四、十五日 禮拜一、二

四個禮拜前的今天，我來到了聖彼德堡，這是一段多麼奇妙的旅程啊！神冲破——如同眾水沖來一樣，使人心皆得滋潤。一個能奉差遣傳升天基督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啊！從莫斯科回來後，聖靈的潮水一天比一天高漲，彷彿一直要高漲到神降下奇妙的火為止。果然，這股火已於昨夜降臨在教會中了。

十一時正，公主來見，她不斷地讚美神向她的啟示。

六時半赴美大使那裏晚餐，這是最後一次和他們一起的交通和禱告。八時驅車回到眾人約定的地點辭別，許多人告訴我她們怎樣蒙了福。我們同心跪下感謝信實的神，祂所做的是何等的美！我告訴他們這一切全是神的工作，我所做的，只是將凡事交托與祂，因為我本來就是「無有」，如今更證明出事實的確如此，一切都「不知道」的跟隨神、順服神是安全的。因為在許多人身上已經證明，神賜給人

們飢渴的心，然後神自己又如何完全的滿足他們。

臨別前，我再一次告訴他們，神要我來的時候並沒有告訴我以後的事會如何。當時我只順服祂的呼召，在一切都「不知道」的情況下來到。結果呢，天氣對我脆弱的身體並無影響（我發現祂是一座牆）；整個旅途的艱辛也都一一面對了（我發現我此刻一點都不疲倦）；到底在這個地方將會遇到什麼樣的人（結果是國家愈冷，人心愈熱）。神真的是值得讓我們信靠的。

一位女士說：「我謝謝你，因為你沒有違背『天上的異象』。」

上了火車，漸漸離開月臺上一群歡樂的人們——最後的話是，感謝神！衷心感謝！

是的，因祂向蒙恩的人所顯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但願祂在教會中得榮耀，直到永遠！」

## 回程赴倫敦

我不能不告訴你一點回程的事，主不會把我丟在半途不管的，祂既帶我出來，也必平安帶我歸回，沿途中，有一位蘇俄女士伴我回英國。

主今晨給我一節聖經：「你出來必不致急忙，也不致逃跑，因為主必在你前頭行去，以色列的神作你的後衛。」為什麼會有後半句，當時我並不知道。

二月十七日 禮拜四

我必須告訴你們，主的應許是真的！祂是奇妙的！我們禮拜三住進華沙人開設的旅館，侍者來要我們的護照，少頃便回來說，我的護照出了問題。

在俄國這是極其嚴重的，因為護照就是你的一切。在離開聖彼德堡時，應先得到官員的蓋章准許，也許我的朋友忘了或是根本不知道，以致沒有處理這件事。於是我便等候波蘭總督女兒的來到。五時她來了之後，我告訴她這一切，她立刻寫了一張字條給日亭官長。七時這個官員來了說，他要打電報將此事通知邊境的官員們。

十一時，離開華沙，四時到了邊境，再度進入皇帝御用的私室。那裏的憲兵很有禮貌的驗過護照，隨後便放行。

就這樣，主帶我們快快樂樂的過了邊境，由此可見華沙的來電很有效力！

「要與我一同讚美神為大！讓我們一同高舉祂的聖名。」

\* \* \*

賓路易師母在莫斯科時，曾寫信給她丈夫。信中這樣說道：

「你和我都不把『不必出代價』的東西拿來奉獻給神是不是？求主將祂差遣我來這裏的一切任務，能在這幾天內全部完成。當我離開這裏時，便不會感覺離開得太快了。」

到倫敦後又寫信給禱告的同伴們——

親愛的朋友們和忠心的代禱者：

這裏寄上旅俄的報告，讓我們同心的來讚美感謝神一切奇妙的作為。這份工作的意義，只有到永世的時候你們才會知道。在這段時期以前，大部份的工作必然保守成為主的秘密。工作者純粹是神自己，神會借著一些破碎的器皿來做成——一切榮耀都是祂的。我什麼都沒做，只

是看著神作而已，我只要『不違背』祂的引導就是。願這事更加滿滿的鼓勵我們前進——『開到水深之處』

在神恩惠手中的

紫茵賓路易

\* \* \*

以下是利文公主致賓路易師母函，她以後成為俄國寶貴的殉道者。她的福音工作果效極大。親愛的賓師母：

多謝你慈愛的信很可惜你不能來這裏休息一下，但既知道這不是父的旨意，所以你直接回英國是對的。主一步一步的啟示我們，我們必須遵行祂的旨意，並實在看我們自己是死的。親愛的姊妹，我很瞭解你，也很感謝神，在我們還未到所愛的主那裏去之前，能在地上先遇見了你，那真是快樂啊！

在升天基督裏你所愛的

伊利文

\* \* \*

篇幅有限，在此不能盡錄俄國的許多來信。可以想見的是，俄國當地的工作並非是主的僕人在就存留，僕人一離去就消滅。聖靈借著賓師母在俄國神兒女中的工作，一直在靜默中很明顯的進展著。主引領他們更深的認識神自己，並在肢體間彼此有新的聯絡，同時也翻譯賓師母的著作或來信、彼此傳讀等等。據說賓師母來俄的幾個月中，主所啟示他們的比過去二十年還多。

旅俄的事，在這裏不能不補述一些。借馬車給賓師母的兩位姊妹，均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她們和俄皇是親戚，這兩位自從聽到神呼召借車即刻順服後，從那時起神便叫這兩位俄國姊妹，與「從英國來的小使徒」的工作有很深的聯系，這件事大概只有賓師母可以述說得完全。總之，以後賓師母到歐洲時，都是由這位姊妹陪伴去的，這位姊妹人稱之為烏可夫小姐，賓師母來信中常以「隨行旅伴」稱呼她。在倫敦的時候，就承擔起照顧賓氏脆弱身體的責任，也為賓師母安排一切旅程事務。盡心看護侍候的程度如同對待母親一般。她姐姐就「專為」這位使者和她所傳的信息禱告。

一八九七年八月，她在瑞典朋友處休息，以恢復體力，其間沒有特別的茶會，只偶而從事一些翻譯的工作。在這段短暫的「假日」中，從神所賜的友誼而得的幫助，對於神的同工有極大的影響。

## 6 旅行佈道的生涯

一八九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巴黎

在往巴黎途中，備受烏可夫小姐和其使女的優遇。她們待我實在太好了，我想到保羅的話：「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後半句正好應驗在我身上。我雖不能十分確定將來如何，但我寧願要前半句，因其更能叫人興奮。但無論如何，在一切的事上「我都得了秘訣」，就是「不讓這些事摸著我。」我的天父若知道這些「豐盛」的事會佔據我的裏面，就不會如此對待我了。我以前常希奇這是什麼意思！祂為什麼如此行呢？——後來才明白原來祂是要證明，卑賤和豐富在祂裏面都是一樣



的。一個人在靈裏可以經過這兩種境況而皆不被佔據。

## 俄國女士的異象

赴瑞士休息了一個月後，八月底，賓路易師母和旅伴返抵英國。

九月在蘭格彎及羅斯薩舉行盛大聚會，聚會中有些弟兄姊妹們專程從俄羅斯趕來。尼哥拉裏男爵特地到裏斯士德的賓氏家中拜訪，兩人有美好的交通，以後多年的文字工作更由此逐漸成長。神給這班屬靈又好似嬰孩的俄國女士們的「異象」是十分希奇的。她們宣告說：她們看見神借著這位在俄國大大使她們蒙福的人，要她們負起普世的使命，於是她們花費許多的時間和心思，並在居留於倫敦的期間，買了一批將來所需要的「器具」，送到賓師母住處。賓師母將一間房間挪出做為「書房」，讓她們把書桌、書櫃放置在裏面，同時還有檔貯藏櫃、打字機，各種樣式和尺寸的信紙和信封等（這些都奉獻作為事工之用，從那時直到今日！）賓師母在書信中均提及這些事情，她稱她們為「親愛的腓立比人」——讀者不難從聖經中尋出這可愛名字的由來！（腓四:18）

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裏斯士德

在俄國友人回到聖彼德堡後，賓師母立刻寫了封信給她們：

親愛的腓立比人：

願主將祂最豐富的祝福傾倒下來給你們，因你們用愛心對待祂所找到最不配的小小瓦器。腓立比書四章一直在我心中，「我樣樣都有，並且有餘，我已經充足，因為受了你們的饋送，當作極美的香氣，為神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我的神必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在倫敦我們有很好的聚集，主大有能力的在我們中間，祂將路加十六章的「管家」轉成十分新鮮的信息賜給我。神特別指出在未將「真實的錢財」給我們管理以前，就將屬地之物交給我們看管了，正如同是「別人的」一樣（就是神的），神在那裏觀看我們如何處理。若是我們在這最小的事上忠心——指這屬地之物——神便看見將來我們在運用屬天的奧秘財寶時，也會忠心了。這是何等嚴肅的事啊！在現今的機會工作裏對神忠心，以後神才賜下那更大的。這對我的影響很大，便決心求告神，求神救我脫離自己的生命和環境，並且比以前更深的拯救我。「我是不得已的我若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託付我了。」（林前九:17）

禮拜二我將在大會中對多位牧師及師母講道，請你們多多為我禱告。

\* \* \*

這二位姊妹在一八九七年訪問倫敦後，便商量在聖彼德堡要展開更多的工作。賓路易師母的來信如下：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寫於裏斯士德

謝謝你寫給我的信，知道你們安抵家中，心中不再擔心。願主使你們在那可稱頌旨意裏的道路上得以亨通。祂既如此清楚的將你一生道路的圖樣拿在手中，必會一步一步的將祂的心意啟示出來。

然而，我現在是如此強烈的感覺到，要求你們滿足我的需要——就是我要你們現在就仰望神，求神指示你們如何成為神祝福別人的通路。我一次又一次的感謝神，因祂把這個為我代求的使命給了你們。

現在呢？親愛的，你們要與我一同有份在神的裏面。看啊，田野已經發白，可以收獲了！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是什麼？一心一意為著別人若是天父不願你翻譯『進入神生命的道路』的那本小冊子，就請你們不要將正月以前的時間因為我而白白浪費。

附上今日莫斯科來的一封信，這封信或許可以鼓勵你們！我自己深受感動，因神的信實使我更加卑微。在莫斯科三日，我對此的感覺是如此的肯定。我們只會想到有一個人能在莫斯科接受『進入神生命的道路』的真理，然而神知道有一個人在那裏。這是極大的喜樂，因為以往我所到之處，神絕沒有一處是不伸手感動人的。

親愛的，我對俄國一直深有負擔，而你們是神揀選的器皿，也是將這信息帶到俄國的人。願你們謹慎你們的職份，不必多費時間來看顧使者（指賓師母自己）。主清楚的告訴我，我們必須現在就停止思想地上的事，將我們的注意力全部轉向人靈魂的需要。你們曾作為神的「通路」，預備了工作的用具，如今神要帶你們進入比這更好的旨意裏。

若是聖靈按照歷代志上廿八章19節抓著你們，神必能啟示你們在我來以先翻譯「進入神生命的道路」一書。若是那樣，我就只需略為談談，便可和另一位一同離去。若你們願意，不推辭說「我是誰要我去？」神必抓著你們的心思和你們的文筆。你們只須作一「通路」便可。時間不多了，讓我們起來說，「能力和榮耀是屬乎神的——我在這裏——我因此不敢違背從天上來的異象。」

你們要謹慎使用時間，如同擔負在你們身上的使命一樣。並求主不讓你們浪費時間在談說一些屬世的事務上。記住只要將屬靈的學習傳遞開來，其他一切均將之忘記！時間對我們來說太寶貴了，要常求主保守你一生的時間，一點也不浪費，每一分鐘盡量的利用，將屬地的本分減至最低微，將浪費的時間減至最少。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們，我是如何看見神將這些印出來的信息傳遍世界！我們買的紙板箱，第一次是用來裝運麥牧師定的大批書帶回到澳洲！麥牧師來自墨爾本，相信無人比他更能勝任這項工作。剛好他下周要回去，其中帶去的小畫冊要分送給全澳洲的教會，這一切不都有神的美意在裏頭嗎？

另外附上的美洲來信更令人感動，他是寫信來要書的，我要寄給這位可愛的靈魂一個小包裏以作為禮物。我清楚的看見我的職分——我必須向每一個敞開的門散播小書。當人們買不起時，我知道神要我用送的，至少盡我所能。你們看見麼？這件事就是如此發展的，若你們沒有盡上自己的職分，我就不能作這些事。現在我覺得這個責任一直放在我的肩上，而你們在這件事上是一同有份的。

我聽說蘇陶女士下個禮拜二要到中國去，願主的旨意成就。雖然在時間上而言，我們的見面機會太短促了，但仍祈願主的「器皿」都不空費，別忘了我們在天上還有時間交通。如今的責任是已經擔負在我們肩上了，我已經預備為主的榮耀被消耗淨盡，一直到最後的一滴。」

這信去後不久，兩位姊妹便「看見」她們的職分，馬上回信表示歡然接受！

蘇陶女士離別去了中國後，使她深深感覺若有所失，因為這兩位真實「向主虛空」的器皿中間，彼此一直深深的聯繫著。但神愈來愈深的使命始終催促著賓師母，「時間」本身就是項使命，神的兒女將來都要對這件事交賬的。而同時神也借著印刷出來的信息，彷彿帶著翅膀的鴿子飛到言詞所不能達到的每一個地方。這時候有一些書陸續印了出來，包括一八九七年在中國內地會堂所講「天上的戰爭」一書。二版之後，增編得更為詳盡，並將書名改為「與撒但的爭戰和得勝之路」。

一八九七年正月，結束俄國的傳道後，賓師母又回到英國，有時到各地領會，有時在家中寫書、通信，或是做個人會談。

一八九八年聖靈水流又到了俄國、芬蘭、丹麥各處。此行的結果使得瑞、芬兩國印行許多小書，而最先出版的是書名為「進入神生命」的一本小冊子。

當時，在俄國進行的福音工作必須嚴守秘密，免得被人告發被政府知道。而賓師母的工作那時已開始被密探注意了。政府當時常以罰金、充公、監禁、充軍加注於任何與俄皇宗派相背的人身上；甚至幾個有名的公主，亦被稱為「宗派之敵」，而被處以充軍。後來由於那些熱心控告的人們被俄皇申斥，整個才告一段落。隨後，公主們比較敢公開的接待基督徒，並在家中設有讀經禱告會，福音才得以傳開。

就是在這些尊貴婦女的客廳中，賓師母得以有多次的講道，有時則在皇宮的樓上，與公主、禦者一同跪下，領主的晚餐。賓師母的房中尚有大女公爵的照片（俄皇之姑母），女公爵是在很飢渴的情況下聽到「由死亡得生命」的信息，並說「我將你告訴我的一切寫信告訴我的女兒，她就是希臘王后。」

八年後（一九〇五年），俄皇下旨准許百姓信仰自由，這是俄國歷史上的大事。許多男人和婦女們便都離開希臘教，成為傳福音的基督徒，誰也沒想到這是為了往後十年，在全國所發生的逼迫和殉道的事而預備的一段路程。

一八九八年正月十八日，經過雙方不斷的禱告，求信實的神攔阻一切不合神完全的目的和旨意之後，烏可夫小姐的妹妹蘇菲雅來到倫敦陪伴賓師母同行往各處傳道。

她的信寫道：「我相信神要我來，去年的工作，若是再經過深造和建立，就要結出一百倍的果子，相信沒有任何人能消滅或攔阻。」以下是旅行的記錄：

「在華沙有一次晚上開會，神榮耀的作了工，真是比去年好太多了！

到了聖彼德堡，神在工作著，並做了件大事——我在永世裏定要說出這個故事。」

## 芬蘭之行

「禮拜一晚上赴芬蘭，旅途十分困苦，連頭等車廂都極為破舊，而且一路搖撼，狀至可怖。同時蒸汽外泄熏人，幾可把人蒸熟了。

禮拜二清晨抵達芬京，晚上在女青年會開會，那時我已困倦不堪。由於需要翻譯人員，所以無法接近聽眾。第二天早晨，由於太疲倦了，所以很希望能有人來暫代我的工作。我會見過一位女士，她似乎很合適，但怕她丈夫不允，於是我請一位姊妹打電話給她丈夫，告訴他我如何需要他妻子的幫忙，結果他答應了。那真是一次很蒙福的聚會。整個大會坐滿了人，翻譯者與我搭配得很協調，所以我感覺好像是用英語講道一樣地自由，事實上這些聚會用的都是瑞文。禮拜四又有一次瑞語聚會，與會者同樣都深受感動。這些聚會實在都值得如此長途跋涉以赴。禮拜四晚上在同一地點又有一個會議，還有芬蘭人將其譯為芬蘭語呢！他完全明白我靈裏所享有的全然自由，我深受感動。凡遇見主的人，裏面的生命都同受一位聖靈的教導，並飢渴地要知道更多有關神生命之道，那種渴慕的心真是感人。英國既領受了一切的亮光和教訓，她所應負起的責任是何其大啊！

在芬蘭作短暫停留後，又返回聖彼德堡停留一個禮拜，然後就回英國。我已經安排好將一些小冊子譯成芬語，同時一份芬蘭周報也同意將其刊登出來。」

## 要收的莊稼多

在俄國的服事結束後，旅程的安排原是直返家裏。但到了倫敦，主卻另有帶領。從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寄來了一封安排聚會的信函，對於那裏似乎有神很清楚的呼召，所以原來的計劃勢必要更改，而返家的行程也就必須延緩了。

於是賓師母寫了一封信給她的丈夫：

景況完全符合我個人所想望的。現今我豈敢稍有個人的想望，而不完全順服神？深覺有福的是，我能肯定你必同意我們行在神的旨意中。願你幫助我來順服祂的引導。這是順服的道路，為可愛的主的緣故，也因此我們纔能愛人的靈魂。主為我們死了，如今我們為主工作，奉獻自己，現在的犧牲若比起將來要顯給我們的榮耀，那實在算不得什麼。我們必要『歡歡樂樂的帶著禾捆回來』。

我願意說，一切肉體的享受都非我所求，除了對人靈魂的關懷，以及當他們經歷各各他而與主建立了美好的關係這深刻異象外，能支持我，並令我一直這樣持守的，實無其他。

\* \* \*

丹麥行程結束後，賓師母乃回到英國。她寫了一封公開函給曾一起同心禱告的弟兄姊妹：

「花了一個多禮拜的時間，以一種特別方法證明確實是神的旨意後，我就離開『應許之地』，和俄國朋友經柏林過波羅的海而到丹京。首先和基督徒領袖有兩個鐘頭的時間討論有關的問題。許多人熱切地跟隨所傳的道。幾天下來，由於已有多次的小型聚會，所以主日我就開了一堂唯一採用翻譯的聚會。一位救世軍女中尉替我翻譯——她的翻譯能力很強，快捷且翻得很好，其正確度幾乎連我的聲音也都給譯出來了。每個與會的人都深受感動，同時有很多人都歸向基督。

會後，由於過份疲乏，所以我想先行離開，因我們還有二天的旅程。但隨即被請到樓上一小房間，那裏已坐滿了工作人員和三位路得會牧師。他們要我講更多有關聖靈的事，於是我就從頭一五一十的告訴他們，神如何以一個屬神工人的裝備來操練我，並讓我經歷聖靈能力的事。

第二天早上，有一小群心存感恩的人們來到車站，末了他們說道：『丹麥有福了，從此有意想不到的事要發生了。這次聚會從頭到尾都是出於神，神預備了當走的路。』神感動領袖們，就是預備將來祝福該國的器皿，神明顯的預備了將來的器皿，無疑的，最近神將有大能的運行。因此我們這些默然等候受差遣預備作將來器皿的人，可以感謝神，並壯起膽來。」

## 7 十字架的信息

雖然在聖彼德堡的幾個禮拜中，我們沒有詳述些什麼，然而賓師母回來後所寫的幾封信函中，她述及了一些深為感人和所付代價的事。每一樣屬神深奧的真理，要傳遞給祂的子民之前，都是經由主僕親身經歷體認過，如此纔能像保羅所說的：「在我身上作榜樣。」

致蘇陶女士：

「論到在俄國所親愛的弟兄姐妹，沒有一個舌頭能述說出永世所要顯露的事。神更新了那些具影響力之人的泉源（他們所仰賴的源頭）。去年神的祝福已深入人心，而今年則又進入更深之處。

上個禮拜是為俄國全地爭戰的一個禮拜，當聖靈的大能像河水湧流而過的時候，器皿破碎了。所傳講的，無人抗拒——人們都由衷地領受了。那時神讓我明白——比以前更明白，爭戰是驅逐空中屬黑暗的權勢，而奉主的名占領那地，如此聖靈纔能自由運行，毫無攔阻的工作。

上禮拜我靈裏的壓力倍增，以致我精疲力盡。禮拜一，主對我說：『背負一國的生產之難，豈是一日之事呢？』後來主的話又臨到我說：『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自己心裏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復活的神。』

我看見自己現在就需要祂升天的生命，以使我從深淵中被帶到得勝之地。其乃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有能的，如此生產之難才得度過。從敵人手中奪取地盤以後，天空就清朗了。當我站立起來，生命又回來了。在那個禮拜三晚上，人們的心就被破碎了，而禮拜四晚上真是個榮耀的日子。

此後我明白如何帶上『光明的兵器』。神差遣我們來到黑暗之地，我們奉主的名立定腳步得勝了。在生產之難中，我們也許被『壓下』，直到我們『如同死了』一樣，好叫基督復活的生命將我們高舉到得勝之地——『遠超過一切』。生命的聖靈能在我們周圍的人們心裏動工。讚美神！」

以下是日記中的記述：

「三月三日返抵家門，我真是疲憊已極。十號我們在裏斯士德有一『安靜日』，雖如此軟弱，但神卻顯明祂同在的大能。次日，我覺得好多了，也能寫一些東西了。

仇敵來了，但我卻不能得勝，我很痛苦的被壓下，被壓得如此厲害——我真想退出戰場了。但主啟示我；祂已經讓我休息，實在是我在這事上實行的太不夠徹底了，所以又活出自己天然的生命來。起先神就不讓我寫作，現在呢？祂更不用我的寫作了，因為身體的不適攔阻了我。當天然的腦力活動了，舊有的天然生命也跟著活躍了，這就是舊疾和軟弱再度引發的原因——疲勞、咳嗽等等。

然後，主讓我看到歌羅西書二章10-15節。我看見自己靠著基督乃得以『脫去』舊有的肉體，因為天然的生命在肉體裏是無益的。這時我毅然決然的置自己的『肉體』於十字架前，這是以前所未有的情形。從那時起，讚美神，我的情況就好轉了。

第二天，我就去諾登漢，在那裏有幾堂很蒙福的聚會。一位頭髮已斑白的聖徒來到我面前，很嚴肅的對我說，神已經將大責任放在我身上，將國度的奧秘交托我，並要我忠心，不要退縮。那時我真是畏懼，這好像是神的聲音重新召我進入戰場。我告訴主：我既然將我軟弱的身軀和重擔置於十字架前，我願意再起來作祂的使者。我的身體得了自由，升天的生命又開始流露。第二天，我來到書桌前，頭腦和身體都很清新。神又開始將祂的亮光傾倒下來。祂帶領我進到約伯記裏，並照亮內中的話語。前後足足有三個鐘頭的時間，祂給我的啟示有多快，我就寫得多快。我相信祂十分希望所賜下的亮光能夠被付印出來。

在「約伯的故事」未完之前，神又啟示了另一本書「十字架的信息」（以後增訂為「各各他十字架的信息」）。

一八九八年元旦，主的話——耶利米書一章10節，特別是17-19節臨到祂的僕人。主在她心靈深處

啟示出「十字架信息」的光景時，她如同耶利米所說的：「主耶和華啊，我不知怎樣說，因為我是年幼的。」但當十字架的利刃刺入剖開人心深處時，就會向神說：「是的，主。」然而這並非易事。惟有裏面經歷到「滿溢了基督的苦難」，亦即為沉淪在罪中的靈魂傷痛過的人，纔能出去成為神百姓的使者。只有借著自己在生活上「效法耶穌的死」，纔能知道如何向那些坐在死蔭裏的人，彰顯「耶穌的生」，你說是嗎？

在接受了「由神而來的話語」以後，她就拋錨在神永遠的信實裏，直到她末了的日子。奇妙的是，她那軟弱的身軀竟果真能擔當絕大的難處。神說：「看哪，我今日使你成為鐵柱。」她回應說：「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在返回英國的三個月中，面對面的交戰，不僅使她得拯救，而且全人也更新了，所以她甚至以耗盡自己的體力而在所不惜。星期五以前，波濤洶湧襲來，但神在這事上有祂的美意。因唯有這樣的預備，祂的「導管」纔能傳揚這信息。假若我們要傳說我們所知道的，見證我們所看見的，我們就必須先飲於祂的杯，並受祂所受的洗。雖然經過這幾個月可怕的爭戰，但至終仍勝過了仇敵在其身上的一切攻擊。

關於此賓師母寫道：

「星期五真是最蒙福的一天了！神從來沒有給我這樣的信息——整天都是各各他。在兩個禮拜之前，我經歷到『各各他』，從那時起，這信息開始向我展開。『為耶穌被交於死地』的景象一再的重現。星期五聚會以前的十天，可說是我在一切屬靈經歷中最可怕的一段日子了。」

三月廿八日神給我『十字架的道理』，從那時起，地獄似乎被震動了。祂的恩手幫助我，將祂所給我看的一切都寫出來。我照著所聽見的一五一十的寫出來，前後足足花了一個禮拜。以前我以為自己看見了祂的死，但那只是看到外表——所看到的不過是公堂審判和其被棄絕而已，但現在乃是透視到祂的內心。這是喝『祂的杯』，我以前並沒有想到這一層。在極其黑暗的時候，祂給我詩篇廿二篇。我感覺得到那時地獄的一切惡者對祂的憤怒，他們似乎都在那裏譏笑，是借著站在十字架周圍人們的聲音來譏笑的：祂依靠的神是無用的——神若喜悅祂，何以竟離棄祂！

如果這是祂的道路，我的心乃得了安息。此後，祂肯定的應許來了，建立在十字架經歷裏的「各各他信息」，要帶著十字架的能力傳遍地極，『由死亡得生命』的人要出來尋找罪人。

若別人也能如同我一樣，借著此書真實地看到十字架，那真是蒙福。這書對我而言是很神聖的，我整個生命似乎都在裏面了，同時也飽受了流淚穀的洗。這本書比我所寫的其他任何書都更『出乎神』，這是祂在我身上花了六年很深的工夫的結果。雖然一切的經歷都已記載在這書裏，然而現在仍然『常常被交在死地』。這本書對我的意義乃是，常常帶著各各他的印記。」

最後，賓師母引用「十字架信息」末了的話。神教訓她很多救贖的愛和能力，神在三十年中豐豐富富的應驗了祂的應許。而祂也就是用這些經歷來祝福一切尋求祂的人，直到地極。

「星期六，我回到裏斯士德，以完成這信息。我覺得一切都必須暫時放在一邊，好讓這信息得以傳揚出來。付上了這樣的代價，神必使用它。除最後一章以外，其他都已完稿，這是為了要等我真的經歷到『喝祂的杯』。星期二祂就帶領我進到這光景裏。」

主日，我安靜等候在主的面前，完成最後一章。當我跪著的時候，我看見羔羊在寶座上。最後一章

似乎是在榮耀中賜下的，這樣書總算完成了。以後就是校對、發行等事，爭戰已過，主幫助了我。在我上船到外國去之前，本書已印好送到我手中了。從主啟示我這信息到我上船，這期間我有很痛苦的一段經歷，然後又將信息寫出來、付印至發行，前後一共只有六個禮拜的時間！」

以下是再到哥本哈根、瑞京、芬京為神所用的點點滴滴。

### 五月廿四日 禮拜二 哥本哈根

今早尚未梳理好，便聽到客廳有聲音，原來是一位女士滿懷喜樂的前來歡迎。上次二個月短期來訪丹京時，她告訴我許多神奇妙的作為。很令我高興的是，她已將兩本小書譯好，同時也已印好了。那書叫「榮耀的奧秘」，她已經送給她哥哥某伯爵。神已使用這位伯爵來作傳福音的工作。當他在閱讀這本小書時，神光照了他，這次她很希望他也能來參加聚會。

下午三點是第一堂聚會，這是信徒們的聚集，神很恩待我們。晚上有一堂更大的聚會，聖靈的同在和能力在我們中間，且在人們心靈深處動工。看到聖靈在這些人的身上所動的奇妙善工，真是非筆墨所能形容。聚會後，有一些人來要求次日早晨在我住的旅館有個核心同工的聚集，於是就這樣決定了。

### 五月廿五日 禮拜三

上午十一點，十二個人來了，我們共坐一圓桌。一位女士說：「你這次是為我而來的。」她只聽過「與基督同死」，所以整個冬天她都只在經歷這事。別人說她靈性「退後」了，但她似乎不能領會，不過她肯定的相信她是在神的手中。接著「進入神生命」的書借來了，她看見神的作為：她正立在一件大事工的起頭點。很顯然的，她是一位降伏了的人。這一批人是要被神所操練、對付的，所以我就不再那麼拘束了，首先我們先查考「約旦河」這轉捩點和「天開了」之事，最後乃引到真正的「各各他」（十字架處）、墳墓、復活和寶座。我們一談就是兩個鐘頭，但這段時間卻很寶貴。三個月前，他們還沒有預備好要接受這些事，但神驗中了幾個人，並借著所印製出來的信開導他們。神實在預備了他們，現在主有一些核心同工與祂一同前進了。他們就成為落在地裏的麥子，在丹麥結出許多子粒來。

下午一點鐘的時候，他們告辭離去。三點鐘我們又有一堂更大的聚會，與會的人都融入很深的敬拜和領受中，很明顯地有神更深入的作為在其中。聚完會，他們給我一杯茶，並用車載我出去走走。晚上八點又有一堂聚集，那聚會實在很蒙神的祝福。大家的注意力是那樣地專一，一直到十一點人才散去。

### 五月廿六日 禮拜四

今天是皇太子和新婚太子妃回宮的日子，按例是公定假日。有許多人去觀看新人回宮的行列，因此我有了一些閒暇時間，就利用來回了一些緊急信件。那些「核心同工」也正好利用這段時間前來聚集，便在下午四點半有一堂聚會。有人由皇宮招待會回來，更渴想利用閒暇多多學習屬天的生命和認識天上的王。因此這堂我們講論到的即是屬靈生命的實際步驟，直到六點多才結束。

晚上七點半又有另一堂佈道性的聚集。這次仍由以前那位救世軍女中尉替我翻譯。我到那裏的時候，看見了一群渴盼的臉龐！三個月下來，改變已經很明顯了。記得三個月前，那些人的臉上根本沒有一點生氣，對他們而言，一切都很生疏，但現在他們臉上所流露的卻是如此地飢渴愛慕。他們知道所需要的是什麼，並且很渴盼要來聆聽。有一位男士在以前的聚會中都只是頻頻點頭，而這次呢？很明顯的，他全人被破碎了，其他許多人也都是如此。神的話語活潑有功效，並自由的運行著。

### 五月廿七日 禮拜五

在一些人的送別下，過海入了瑞境。先在女青年會開了一個會，晚上搭九點半的火車往瑞京。月臺上同樣來了一批送行人，有的是方才聚完會的人，這些人在剛才的聚會中都很受感動。有人問我下次什麼時候會再來？我要他們去問神，因為是神在安排一切！面對這裏，我有一份沉重的負擔！

### 五月廿九日 禮拜日 瑞士京城

下午一點，我們第一次在女青年會聚首。許多人對查理英悟先生曾經的來訪均深表感恩。她們已清楚明白並領受了聖靈，反倒是我覺得有些退縮，因為這樣快就跟著聚會，我怕不但沒有幫助她們，反而攔阻了她們。但神既這樣清楚的安排這段行程，我相信，神必引導我。以後我果真明白了神為何這麼帶領。在所有的信息上，我一直強調聖靈來是為了要使基督顯明在我們身上。聖靈佔有我們，使我們在祂的引導下得與基督聯合，並在我們身上顯出祂的生命，這些都是很自然的流露。

晚上的聚集雖然宣佈是為女青年會設的，但也有其他人來。每一個角落都坐滿了男男女女，甚至還有人站著呢！神的大能運行在我們當中，我講到神的器皿，並神如何預備他們為祂自己所用。會畢，還另有個小聚會。很多人明顯的被神的靈所摸著。

### 五月卅日 禮拜一

女青年會是在戶外聚會，親王、王妃和他們孩子均在場，首先會長對會眾講了一些話，我聽不懂她所講的，但我坐在那裏時，主給了我新鮮的信息。過後我問她講了些什麼？原來正是主剛剛對我講的！

後來，親王盛情地把車子讓給我們坐，他自己則以步代車。

### 五月卅一日 禮拜二

今天晚上，在親王家客廳聚會。他帶領詩歌及禱告。我傳講「十字架的呼召」，和「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神極深的摸著了人心。後來又有一些問題解答，那真是個蒙福的聚會。

### 六月一日 禮拜三

下午一點有聚會，晚上在女青年會又有聚會，每一次的聚會都愈來愈深的感受到靈裏的自由和聖靈的工作。

### 六月二日 禮拜四

最後一次的聚會是在下午一點鐘，那是一切聚會的最高潮！有許多人更深的破碎了自己——從他們的臉上可清楚的看出。神賜給他們聖靈，而聖靈又啟示、引導他們進入十字架的真道，同時祂也啟示基督的生命：若要多結果子，就要與祂同死，那是必經之路。這事如此清楚，而神的同在又是如此顯明，大家都看見這真道是如何滿足了人的需要。

我所帶的小書，本想留一部份給芬蘭的弟兄姊妹，但沒想到第一次聚會時就給拿光了。一些年老的主僕歡然說道：「這是瑞士所需要的——我們早等候著十字架的信息。」

「十字架的信息」將立刻譯成瑞文。感謝神！，雖然我戰兢地傳講出這個信息，然而它卻迎合了每一個人的需要。哦！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是神的能力！「我若被舉起，就要吸引。」哦！當我們知道人們心裏的飢渴時，只有十字架能滿足他們的需要。聖靈能將十字架最深的奧秘顯明給最卑微的信徒！我們不要隱藏神十字架的秘密，因為那絕非出於人的智慧所能理解，我們若靠著神的能力來傳



講這信息，則這信息的大能要彰顯在眾人當中。

回旅館後趕緊收拾行李搭船前往芬京。碼頭上有大群人專程來送行，甚至親王和王妃也都親臨了。哦！我這身為萬王之王的使者是何等有福！下午六點起程，此行我內心最深的感謝是神如此的恩待和看顧這瓦器。

旅程二日，神給我們忙碌後所需的安靜和休息。天氣很好，前面有更重要的工作——在芬蘭——等著我們。

### 六月四日 禮拜六 芬京

由於寓所一時難找，我們就被安頓在一家私人醫院中。尚未吃飯以前就有一位在大學教英文的教師來訪。他以前曾寫信要求准許將我的書由他譯成瑞文，所以他立刻來見我。他真是蒙神所教導的人。他是多年前在美國信主的，神一步步地引導他，他知道自己有「與基督同死」的一切亮光，但是卻沒有這生命。

他告訴我他信仰的歷程。當他在前往美國的船上時，神喚醒了他。到了美國以後，他到一位傳道人那裏，這位傳道人就把基督介紹給他，他內心接受了，但那惡者卻從中攔阻。因為當那傳道人說：「現在你必須相信。」他的注意力隨即轉向自己，要信嗎？他想：「我如何相信呢？」——於是就這樣墮入了多年的黑暗和不信中。他的心本已接受福音，並且也已經相信，但是當別人告訴他「必須相信」時，他反而墮落了。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他一直掙紮著要相信，但卻不知道仰望基督已成就的善工。我常遇到這樣的事，就是當你漸漸將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變成對自己的相信時，那裏就立刻有黑雲，人們立即會感覺，他們「不能」。

神的兒女乃是這樣，當他們接受了主既成的事工，就住在其中，而人心也就在不知不覺中相信了。這是神奇妙的計劃，祂將人從自己和自己的罪中吸引出來，置他們於釘十字架處的基督成為注意力的焦點，那是在己身之外。以後主進到人的內裏且在其中作工。

長談之後，這位先生告辭了。我們剛吃完飯，聖彼德堡的尼哥拉裏男爵來訪，他是搭自己的遊艇來芬京的。他邀請我們到遊艇上——他的浮海之家，這遊艇完全是為主工作之用的。他載著神的使者到各島嶼去，就是那些無人傳道之處，他常自己去那些地方傳道。天依然明亮，雖然已是晚上十一點廿分了，但還能在天光中讀聖經。（芬蘭的夏季白晝極長，半夜的日出景象極為希奇。）

### 六月五日 禮拜日

下午一點半聚會，但早上十一點人們已候坐在那裏了。天氣很熱，人的心神很難安靜下來，而且又需用翻譯，所以實在不敢奢望他們會有什麼領受。但神卻是施行奇事的神，祂掌管著整個聚會，當人們稍微安靜了下來，我就開始講論聖靈的工作，在我摸到「各各他」時，我很希奇地看見全聚會搖動了，好像泉源被打開一樣。很明顯的，全會眾都傾耳聆聽，與我同站講台的一位女士也如此告訴我，這使我深深體會到，掌管會眾之心的鎖鑰乃在主手中，我以前從未如此明顯的看見。

晚上，在另一處有一堂大聚會，這次是要翻譯成瑞語。那裏只有一個人能替我翻譯，但當時他卻不在那裏。他們另外找到一個年少的女孩，她說她能勝任，但我的心卻不禁往下沉。我如何能同這樣年少的女孩講屬靈深奧的事？而這次聚會又是在大會堂。這真是個試煉，我的小翻譯員很畏縮，看樣子她幾乎要哭出來了，但我不斷地鼓勵她。後來我們一同站起來，主也賜下了信息。以後我聽說祂實在

對人說了話。我年幼的助手很希奇的得了力量，且忘記了自己——主大大地得了榮耀！

#### 六月六日 禮拜一

在遊艇上與男爵有一段長時間的安靜談論。回來後我內心滿了喜樂，因為正式當翻譯的那位女士來了。她也很快樂，因為禮拜天她的病情還很嚴重，而今晚她忽然覺得好多了，所以纔能夠前來。禮拜一晚上的翻譯，神真是用大能和捆鎖的釋放印證了這項工作。

在翻譯這件事上，神教導了我一個功課——祂乃是借著瓦器行事，像那位年幼的翻譯者，她的心是對的，但究因年幼，不能盡懂我所要說的，而我也無法盡說我所想要說的。而年長者在經歷上已學到了一些屬靈深奧的事，所以很快能明白我所說的，願神全然使用我們！

七時半赴芬語聚會，我的講題是「在聖靈裏的生活」。

#### 六月七日 禮拜二

大會已進入最後一天。正午我的講道翻成兩種語言，先是瑞語後是芬語。神記念此事，很奇妙的，祂在這樣長的翻譯中抓住了人心。祂用三個人來傳講，人們很安靜，這中間信息都沒有中斷，人們聽到十字架的信息都深受感動。而這個信息似乎愈講亮光愈多。這古舊的故事真是愈來愈新鮮，並且永遠是新的。

晚上最後一堂講道，也是採用兩種翻譯。

#### 六月八日 禮拜三

今天早晨和四十幾位代表們開會，他們均來自全國各地，可見這會議意義之重大了。我的講題是「得人」，這回也是用兩種語言翻譯。

大會結束後，有三天的進修會。我們定意公開，使一切願意尋求更深認識神的人都能前來。每天我們都看見同樣的一批人前來，而亮光在他們身上也愈照愈深透。

#### 六月九日 禮拜四

早晨有一堂聚會，但聚會的地方很熱，因為外面很吵，窗戶都不敢打開，我傳講的是「生命之道」。聚會將結束時，我的翻譯者突然倒了下去，我只好請人領禱。等她復原以後，我告訴會眾，明天由此處接續下去。

#### 六月十二日 禮拜日

如同其他日子一樣，今日有兩次瑞語聚會，都很激勵人心。最後一次大聚會，神遇見了祂的兒女們。多人因領受新的亮光和更認識神而大大讚美祂。

後來，我們取道海路回程，中途被邀請到一景致幽美的地方休息。經過芬京的酷熱和喧鬧後，主看顧祂的瓦器。這是天父特別慈愛的恩手，祂知道我們的本體，並顧念我們不過是塵土。

六月廿四日返回倫敦，第四次歐陸行程到此為止。

### 有根有基

賓路易先生以後也到芬京、聖彼德堡、莫斯科，他是由尼哥拉裏男爵伴同前往的。在莫斯科他看到了在監牢裏如何傳福音，他乃在那裏多方禱告。在俄國監獄傳福音的工作是由貝博士和尼哥拉裏男爵

以及其他一些人一同擔任，那是得政府特許的。後來囚犯分散到西伯利亞等各地監獄，但他們乃是帶著「生命之道」一同出去的。

在一九一二年摩弗先生去世時，賓師母在「得勝者」刊物上寫道：

「我第一次來到神面前是因領受了摩弗先生的十字架信息，這十字架對信徒有更深的意義，但那時的領受只有一點亮光而已。我就對他說：『我如何能常傳十字架的信息呢？要知道那裏面只有幾節經文，我豈能重複再重複的使用它？』那夜他與我談論到清晨，他一再解釋、教導和勉勵我不可偏離神所照亮的這份信息。」

當我從愛登堡（摩弗先生處）到利物浦講道時，一路上一直求神指引我如何傳講任何不偏離十字架的講題。很希奇的，那些日子我傳講了許多有助於基督徒靈命成長的題目，而且我發現自己所傳講的每一篇道，都是以十字架為中心。

那時我就看見，屬靈生命的各方面都必須是有根基的，而其根基就是——各各他（釘十字架的地方），亦即一切屬靈的真理都是從十字架上照射出來的。」

## 8 更深的道路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賓師母健康情形很差，必須完全停止工作。主叫祂的僕人清楚知道，這是祂要她暫時停下來聆聽祂的聲音，並等候祂啟示將來道路的時候。年初她在一位朋友家休息，受到很好的款待，但身體卻復原得很慢。她「進入幔內」，為失喪的靈

魂沉浸於苦難中。她發出的通訊上說道：「使我體會到一點點有關補滿基督身體患難的意義」，「一切的受苦在神的國裏都是有意義的！我對罪的認識有了以前未曾有過的亮光。為了別人的罪而陷在苦苦爭戰的過程中，神每天都向我說話。這段日子真是我生命中最奇妙的經歷。在祂的恩典中，神向我啟示了祂自己是怎樣的一位神。神給我的一切亮光都是在苦難中賜下的，現在也是這樣。神同時也向我啟示了祂的聖潔，這是令人不敢輕忽的一點。」

致賓路易先生函：

一八九九年二月四日

「我在海邊獨自安靜，十分快樂。有一天早晨，從雅歌書領受了寶貴的啟示，但當我進到室內要將它寫下來時，神卻讓我（我想神是故意如此的）疲憊萬分，連拿起筆來和放下筆都覺得乏力不堪。神不要我們強使頭腦記住內心所領受的啟示。我只好讓它過去，耐心的忍受這種身體乏力的情形，並「使其安息」。雖然這和我心中所想望的完全相反，但祂所作的實在盡都美好，這真是一大試煉，裏面有這樣寶貴的啟示，然而卻必須安靜躺下，並且滿足於此。不得用心思將其寫在紙上給別人看！但一切既是這樣清楚，我只有順服。」

二月二十日 禱告信

在基督裏的親愛朋友們：

回顧一八九八年主奇妙的作為，我的心真是充滿了感謝，那是有份與祂一同受苦的一年，這純粹是由屬靈的立場來說的，而其中的景況實非言語所能形容，我只能說那是使我深入地活在祂十字架信息

的實際裏。這是祂自己的手在引領我，祂的聲音也在我經過深水的時候鼓舞我和黑暗的權勢爭戰。

在新年那天，主告訴我，這是「對主嚴守安息之年」（參利廿五:4-5），祂並提醒我，祂對以色列人所說的話，「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種。」（出廿三:11）「因此耶和華的豁免年，已經宣告了。」（申十五:2）我只好以安靜的心來休息。我根本就忘記了——而神卻沒有忘記——我在約但河那邊的迦南地上活動和不停的工作已恰好六年了。

神收回了能力，我無法繼續前行，休息是無可避免的了。這就是我的「豁免年」，祂啟示我，必須和一切感覺得到的「連系」分開。

代禱必須只在聖靈裏，因聖靈能指示我為哪些人、事禱告。當祂要我坐在祂腳前領受祂信息的時候，我就不必浪費寶貴的時間去將禱告事項寫成通訊錄。祂讓我看見，若是我要寫出祂所給我的啟示，我就必須完全從其他事務中退出來與祂同在一起，就好像摩西和神在山上，而把帳幕的事完全放下。

『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小事他們自己可以審判』（出十八:19-22）

尼哥拉裏男爵聽到她病了，就寫一封信給賓路易先生：「我為夫人的病痛感到難過我們也許會為時間的損失感到憂愁，但在神的眼光中，時間絕不是損失，因為那是祂命定的。」

二月廿二日，賓師母的身體大部份都復原了，於是再轉到聖彼德堡休養，以避免在英國常會有不可避免的拜訪，神既定為「豁免」之年，所以理當停止公開的工作。

幾個月後，她在信上寫道：

「來到聖彼德堡沒多久，主就將雅歌書向我展開，那是我前所未見的。我整個月都在祂的面光中寫這信息，那真有說不出的平安，這信息令我魂中滿溢著歡樂。」

一八九九年三月七日，她從聖彼德堡寫了一封信給賓先生；「神將亮光傾倒在雅歌書上，我的筆就不停的寫。我現在知道我為何被送到這裏，因為這裏十分安靜，我可以完全致力於寫作。亮光是這樣滿溢，生命『湧流』出來是如此的強烈，我很難放下這筆。這是我用快樂心情所寫出的第一本書。」

**三月十五日**

這段時間沒有聚會，每天寫作完就駕車出去呼吸新鮮空氣。

復活節前，一切看來似乎都很好，但卻驟然被劇烈肺炎所襲擊。那天下午在霧中駕車出外，結果引起潛伏性的肺炎。身體似乎僅剩一絲力量，很快地，竟瀕於死亡的邊緣，後來的十天十夜，有四位屬神的俄國婦人為著這在極度危險中的生命，迫切地向神禱告。當她們的信心動搖時，仇敵似乎就得勝了；但當她們守住信心——把聖經攤開在面前，仇敵就被驅退了。直到復活節前一天晚上，她們在靈裏十分清楚，這場仗已經勝利在握了。」

**四月廿六日 致賓先生函**

「在重病起初，我並沒有懼怕，因我的工作尚未完成。神是這事件的掌管者。祂乃是要預備人作更好的事奉。第一個禮拜病情甚危有一夜我知道我已漸失知覺，當我的靈就要滑走時，我說道『我不願死！』我的知覺就又回復了。後來神帶我進入更深更深的安息。照肉體的安舒來說，立刻痊癒是頂好的！但我看見我必須將時間問題完全放下一一否則就沒有完全降伏了。這事一步都不能逾越祂旨意的限度，並且祂要按祂最好的方法來成就事情。」

三個多禮拜之久，信心的爭戰毫不鬆弛，到了復活節前夕，禱告蒙應許後，病體開始重新得力。經

過臥床六個禮拜之後，體溫第一次恢復正常，隨即定了火車床位，兩個禮拜後回到家裏。

「那靠著良人從曠野上來的是誰？」主的聲音從雅歌書中浮現。第二天，寫作的的能力恢復了；那是當她重新默想雅歌書第八章時恢復的。她在日記上寫道：「從今以後，我的金句是：『靠著良人』，這是前所未有的。」

五月六日整理好雅歌書的信息並付印。因七月在開西有大聚會，那時正好可派上用場。

以後每年賓路易師母都參加開西大會。神曾借她來傳講神的話，而祝福也如泉湧而來。後來很多人都要求她公開講道，但主並沒有這樣的帶領。現在（一八九九年），她第一次應委員會的請求成為「婦女會」中的講員之一。

以下是賓師母所寫的：

「神把我放在軟弱和無能的景況中，直到我第一次傳講信息的時候。那時神將祂的生命傾倒進來，我忽然得了釋放，好像從一條長長的隧道中出來一樣。一切軟弱都不見了。我又像從前一樣，這是神應許給開西聚會的。但祂只在我站起來講道時才行這神跡。第一次的信息有如天上的聲音，大而有力的緊扣人心，『你們原不是來到那人手所能摸的山乃是來到錫安山，是耶穌流血之地。』

這是她從死亡邊緣起來後，第一次在公眾場合露面。許多老友都熱烈的歡迎她。

「信仰生活報」開西號，短短的記載這事：

「賓師母所講的道很能幫助人，而且滿有從苦難中學得的溫柔，這溫柔也是曾與神面對面之人所共有的。她第一次的信息是引用希伯來書十二章18節。會後聽眾的禱告如泉湧一般，簡短有力。人心、意志、生命都重新轉向，就是向著那將一切福分傾倒下來給我們的神。

翌日，她繼續傳講希伯來書六章17至20節，「祂不改變的旨意」和「錨」——我們無法有穩定的長進和穩定的步伐，除非我們的魂是拋「錨」在「不改變的旨意」上，就是神永不改變的話語上，並相信「在幔子內」永活的先鋒。如此的拋錨、安息並安居的魂就能承受任何神所允許的震動（來十二：26），而且站立得住。當我們認定神「不改變的旨意」時，那乃是神「樂意啟示」的旨意，好叫我們成為應許之子。

另外又有其他真理的傳講，神的大能充足有力的照亮了祂自己的話語。

本年開西大會主席紐教授是慕迪聖經學校的副監督。因他提出請求而得與賓師母有幾次的會見，而這次的接觸也使他成為北美洲第一個連系的環鎖。論到他，賓師母寫道：「他是個預備好了的靈魂，很樂意聆聽。」他帶回去的不只是教會更多的需要——傳基督十字架更深的真理（天上的異象），且帶了一批書籍和小冊子分給學生及所接觸為主工作的人們。

開西大會之後，神清楚引導賓師母再次從很需要她的公開工作中退出，而到外國去。因為主吩咐她休息，「嚴格遵守且如同對工作一樣忠心。」她寫道：「那時我看見，神的使者若想在公開工作中保有從神那裏來的深水溪流，就必須很儆醒而敏銳的聽神所說『止步』的聲音，一如聽神說『前進』的聲音一樣。同時我也學到了跟隨神的靈，向著人的聲音時則耳聾和眼瞎，如此纔能被引進比以前更豐富更完滿的工作裏。」

此後賓師母和丈夫赴海島避暑，秋天時則到瑞士和俄國朋友在一起。聖誕節時就回到英國。

## 加拿大和美國之行

開西大會之後，立刻有呼召要去加拿大和美國。賓先生夫婦就搭船前往加拿大。在為主工作了一段時日後，即退到陣後休息，直到十月。

### 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尼加拉瀑布

「我們的假期過得很快樂。每一處都顯明神一路的帶領，由此也可擔保前面的路途將是順利的。」

主日上午十一時，船上有禮拜，我就請准在下午再開一堂聚會。賓先生領會，艙中的客人有些是來看我們的。一位主領主日下午聚會的先生讀聖經，從倫敦來的一位牧師講道，他講得很好。後來，由我們接下去講。對於這次聚會，我們深深覺得神也用我們在乘客中為主工作。我還和一些婦女作了一次很友善的談話，後來發現一位瑞士婦女會說英語，就請她四點鐘來喝茶，並邀請所有外國人一同前來。

大約有卅位左右的瑞士人和挪威人聚集。此次的講道乃是翻譯的，一些婦女聽得都哭了。以後我們還有很多相處的時間，每個人都很平易近人。我無法形容人們何以敞開地將他們的困難告訴我，而書籍也很容易就分送出去，這是最喜樂的一個禮拜天。

穿著雨衣行經加拿大瀑布之下。我以為此行並沒有太大意義，但在更衣室和管理的女子談話，就看出那真是好機會，為了這個人的得救，我即使多走幾次也是值得的。我問她能否辨認出基督徒，她說可以。我告訴她：真的基督徒是擁有天上的生命，不是掙紮的想把舊生命帶到天上去，神的方法是把天上的生命賞賜給我們，且要把我們帶回天上去。後來，這女子接受了，並說她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信息，如此我便得了前來此地的報酬了。

在紐約鄉下，有四天「安靜」的時間，賓師母住在某位夫人家中，此次大約有五十人聚會。每天早上七點三刻禱告，白天有幾次聚會。其間有個人談道和引見，這對個人靈性的幫助很大。主的同在，在為主工作的人們身上有了深而強烈的工作。最後一天，每一個人都遇見了大能的主。賓師母寫道：

「我以前曾見神在一群人中對付幾個人，但從未看到神對付了每一個人。我們每一個人都無法忘記這次經歷。但這兩天中，我也遇見了前所未有的極大爭戰——我幾乎要逃跑了！」

「雖然爭戰是兇猛的，但為何要逃離戰場呢？我不應逃走或投降的，因為基督是我大能的盾牌。」

「這幾句話帶我走了過去。主進到我們中間，且帶來了異象。四天中每天都有四次聚集，而且都很圓滿的被帶領過來。」

以後到芝加哥去，赴「為主工作者」十日聚會的閉幕聚會。那是在慕迪聖經學校由叨雷博士主持的，以後又有特別聚會，都是由賓師母全權負責。

### 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寄自芝加哥

「我住在慕迪聖經學校。施藏小姐是婦女部主任，她也曾受到『十字架信息』的幫助。她待我極好。第一晚我旁聽了『為主工作者』的整個聚會，自然也聽到他們宣佈我明早的講道。但我實在不好意思重述他的宣佈。（按：當夜叨雷博士宣佈時，好像沒有看見賓師母也在場。他宣佈時說：她是世界聞名的一個最有恩賜的講道者。）

十時在慕迪教堂講道，這是很大的一個聚會。我講到「火要試驗各人的工作」，以及主所描述聰明

和愚拙的工頭。下午二時，紐教授來安排我們的時間。美國人的工作效率實在太快了，下午七點就印好時間表，並且分發給在場的聽眾。

禮拜四起，我在講堂講道，我講到的是約伯。當我描述約伯先前如何，以後『我』和『自己的好』又是如何時，神的靈緊扣著人心。一位坐在前排的人被神擊碎了。主對我說：『再挖得深些』，所以下午我講到『人必須舍棄自己並背起他的十字架』。禮拜六，我們講到「一粒麥子」為了結出更多的果子，而舍棄自己的生命。這是個很蒙福的聚會，會場相當擁擠。

每天早上我都和學生們一同禱告讀經。而且也和一些主的工人懇切的談話。禮拜日下午的聚會仍在講堂，人多得直站到門口，也有人站在走廊上，雖然這是一個很辛苦的聚會，但神緊緊地抓著每個人的心。

一個日本學生原本在所派定他的地區傳道，一聽到我來的消息後，就連夜趕路回來。我所寫的書他都讀過。他原本定意要到英國會見我，於是我們就見面暢談了一番。十時半的大會一結束，我立刻趕搭火車回紐約。在這五天當中，每天從早上七時開始一直到晚上，中間沒有一刻休息，但神的能力大大的充滿在其中。此次聚會幾乎集合了全世界各地為主工作的人們。

在娜菲時，曾對四百九十七位女神學生講道。但我的時間是這樣有限，而那裏的需要卻又是如此的大！

慕迪夫人送我到黑門山神學院向四百位學生講道。我講到保羅，會後許多人嚴肅的說：『主啊，我不敢違背天上來的異象。』這是何等的美好。

當然我們也拜訪了慕迪先生的墳地。想到他在地上的見證，那真是他配得的尊敬——『一個真正得人的傳道人——同時我們也想到將來他『得冠冕的日子』那種的榮耀情景。

回紐約休息幾天後，我又在福音帳幕（宣信牧師處）講道。主給我一個很尖銳的信息：

『掃羅何以失去他的冠冕』，要傳講這信息之前，我幾乎病了——一個陌生人竟可以跟一群陌生人講這樣的話嗎？但我還是順服了，至終神也印證了這道。會後我在那裏吃午飯，因所傳講的信息很嚴肅，回家後甚覺疲倦。主日又到那裏講道，聽說禮拜三那堂嚴厲的講道解決了一些事情。原來有些人正面臨嚴重關頭，後來從中得了幫助，所以都很感謝我能忠心的傳講這信息。

一九??年十月廿六日 紐約

在女青年會講道，神的大能明顯地與我們同在。禮拜二早上，我的信息是「我們的神是烈火祂坐下煉淨」。下午傳講「那眼睛如火焰的說：『我知道我知道：』」和祂呼召得勝。禮拜三所傳講的是，「神所喜悅的祭是破碎的靈」，使整個聚會達至最高峰。禮拜四早上，講題是「神禁止我以別的誇口，只誇我主基督的十字架」。主緊抓住每個人的心，因此聚會一完，大家都還坐在那裏不想散開。禮拜四下午，會堂裏裏外外都坐滿了人，主大大的與我同工。那時生命信息湧出的是歌羅西書三章的「從天上到廚房」。啊！這真是何等不一樣的一個禮拜，我能夠毫無懼怕的傳講真理，而大家對這些日子也都永難忘懷。其中有人抗拒主已有七年之久，聚完會後心也都融化了，很少人在離開時是未遇見神的。有一天下午，我問道：「你們要基督的十字架，還是要世界呢？」眾人異口同聲的答道：「十字架，十字架！」

十月廿日在紐約城女青年會的美麗大會堂有一次大聚會。神很奇妙的為我開了門，即使我對美國再熟悉，也不可能計劃得比這樣的聚會更好；能作如此短暫卻有效的訪問，一切實在都是神在親手帶領。

我帶來一大箱的書，卻不足以應付。後來我先後寫了兩封信再去各要一大箱來。

十月卅一日乘海洋號返英。這次赴美的全部行程中，「根基」兩個字一直回蕩在我耳際。我一再被提醒，聰明的工人是要「挖得深」，這是美國基督徒的需要。因為要吸引一大群人來是容易的，而要感動他們也不是難事，但要挖透表面的泥土，那纔是這裏真正的需要。願神預備祂的器皿，當他們蒙差遣，帶著祂的信息出去的時候，乃是個聰明且是已奠下了好根基的工人。這樣，當洪水來襲，撞著這房子時，他們要發現「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路六:48)，房子並不倒塌。

## 釋放信息

「隱藏者」這本書是在俄國誕生的，而「約伯的故事」則是一九〇一到一九〇二年在瑞士臥病期間寫成的。自從二年前在俄國發病以後，肺部更是虛弱異常。後來遷居瑞士，希望能有益病體，並繼續接受醫藥治療。「約伯的故事」如同「雅歌」一樣，乃是在神恩典的引領下寫成的、同樣都有奇妙的釋放感和來自天上的啟示，有如「出爐的金子」，光輝燦爛。

「與主面對面」這本書是在一九〇〇年五月寫成的。在「信心生活」報上登了廣告，頭四個月就銷售了二千本。賓師母生性不喜在公眾場合露面，她的書也從不登廣告，所以只流傳在聽過她講道的人當中。後來神向她指出，這樣的退縮並沒有完全得勝，而且也限制了神的工作。於是她被引領到新的降伏點。有一天，主的話臨到她說：讓他們張大你居所的幔子」(賽五四:2)，她喊著說：「主啊，他們要登廣告呀！」主說：「由他們吧！」後來賓師母寫信給朋友：

「我每天翻開『信心生活』報，都會再次聽到祂的話說，由他們吧！我以前是很畏縮的，但現在心靈深處卻有平安。我曉得我無權因自己神經過敏而扣留祂給我的信息，致使信息不被廣傳給人們知道。這次神大大的得勝，且讓我在這事上得以安息。現在書可能達到「也許我永遠不可能遇到的人手裏，以及那些從未聽過我講道的人們手裏。

經過一段時間，內心深處有了一番檢討後，神讓祂的僕人知道，這事是在祂旨意之中，乃是神為她開通的一道門，為要將十字架的信息傳到更遠更廣的範圍，也就是她沒有講到的地方。一九〇三年八月在瑞士休養期間，她為基督徒報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主的引導」。在寫給朋友的信中，她描述了裏面掙紮的情形：

「為這篇文章，我經歷了深水的磨練，這完全是為了順服神。雖有客西馬尼園的痛苦，直到主啟示我——這是自己反常的神經過敏。我乃是因帶著這份性情而受苦，但仍作了許多公開的工作。然而及至我寫這篇文章時，受苦的心可謂達到最高峰，幾乎傾覆了我。靠著我自己，我也許永遠也不敢答應此事，然而，神告訴我，祂不能再用我作什麼，除非我願意放下我這最後的保留。祂指示我，因我的這點保留，致使祂的事工大受局限。以前我以為是在『幫助祂』，所以總拒絕別人為我登載報導——我從未想到這樣是限制了神的工作。

這就是寫『主的引導』這篇文章時的情形。很少人知道，我是如何被煎熬過來的。但願當讀者在閱讀我心中的歷史時，神就將我隱藏在祂自己裏面，使人人都歸榮耀給神。

短期赴美那段時間，也是神的恩手在安排引領，為要使已託付給祂僕人的信息更加廣傳。有關信息



的書在美國印出來以後，每一冊的需要量都很大。幾個禮拜下來，索書的信件像浪潮般地湧來。關於此事，賓師母寫道：「主在各方面祝福他們。許多美國報紙都轉載了一些信息，許多信件如雪片般湧來。神真是垂聽了我們的禱告——願榮耀歸與神。」

一九〇一年六月，賓師母第一次參加一年一度的蘇格蘭大會，她要對婦女們講道——一些保守派的委員反對婦女在一般場合講道，也就是對有男有女的聚會場合，然而大會的主持人摩弗牧師卻很希望能摒除此限制。

但神自有祂的方法來達成祂的旨意。有一天，大會安排好了的講道牧師沒有來，而賓師母也正要開始帶領婦女們聚會，這時一位朋友進來對她說：「請你到大會堂來講道，因為講員沒有來。」

此時，拒絕請求的試探很強烈。但只經一會兒的猶疑，意志便降服了，於是接受這呼召，帶領著眾姊妹們進到大會堂中。

在帳幕裏有長老會的神學家、神學博士和各公會的牧師們，這種場面往往會令人不自在，但此時，眾人卻都強烈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如同一位老人所說：「主啊！我乃站在你面前。」當賓師母傳講十字架的信息時，有一位牧師說道：「這正是今天教會所需要的信息。」以後的幾年間，她每次都來聚會，而她的使命也不再受限制了。

一九〇二年的大會，賓師母正為新書「約伯的故事」受最後的試煉。有六個多月之久，「為了寫這本書，生活上的每一時刻，包括睡覺、吃飯、休息、行走等都在祂的安排之列。一切都為了要配合本書的寫作。」經過這樣一段時間的磨煉和順服神的帶領，很自然地，她乃以約伯記為此次大會的講題。神的同在和能力大大的充滿在其中。第三天許多牧師都來參加「婦女的聚會」，以分享這福氣——因為「主的靈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午餐是和一些講員及牧師共進，他們不斷地發問，想從中學習這樣的啟示向「嬰孩」顯現的秘訣。一位神學博士針對賓師母自謙不是神學家的話說：「你已經有了最好的神學——聖靈來的神學！」雖然賓師母常說她從摩弗先生處得到許多幫助和鼓勵。但摩弗先生卻說：他自己也從賓師母那裏多得益處。當摩弗先生在倫敦領會後，他寫信給賓師母說，他有新的能力傳講各各他的信息，且從罪的「捆綁」中得拯救。

「挖鑿表土的工作尚未完成，而耕耘又是何等艱難的一項工作！你是知道如何運用『有利齒的器具去打穀』的我要他們回去獨自跪在神面前對付。

我告訴你這些事，乃因我是你在這工作上所生的兒子。你看見我所沒有看見的，且相信我所認為不可能的。當一切似乎都在黑暗朦朧中時，你都鼓舞幫助了我。在此我想請求你一件事，就是不要停止為我代禱。

我很難形容你的教訓對我的影響，我發現現今很少人能這樣傳講信息。」

事實上，「十字架的信息」在當時是很少被傳講的。但只有十字架能「破壞隱藏罪惡的能力」，並且罪人唯有借著與基督同死，纔能對付罪和世界。信徒「與基督同釘死」，纔能有份於基督。也唯有借此，他方能順服主一切的吩咐，且「背起十字架跟隨主」，如此就能活出羔羊的樣式。這幾乎是已被遺忘了的真理，神就交與賓路易師母以口和筆來傳講。這真理一再被傳講，直到神的教會滲透了這道，甚至遠及未曾聽過她名字的地方。

在早年，賓師母真是為這信息「經歷了十字架」。神的靈也為她開設了滲透之門，於是她就傳講這

信息。除了她所特別「受託的」此一信息以外，其他任何信息她都拒絕傳講，不管人們是批評或歡迎。當她看到神也將傳講這信息的責任臨到他人身上，而且同樣有神的恩膏在這信息上時，她就滿懷喜樂。一九〇一年摩弗先生說：「主日大聚會的時候，我試著傳講『十字架的信息』，同時也看見這信息緊扣人心但我仍無法傳揚出最深處的信息，雖然我對亮光、景象的領受很清楚，但我裏面的經歷卻不夠深；亮光和本身的經歷（異象和裏面的看見）必須同有領受，如此信息纔能傳講得完全。」

一九〇三年也就是「十字架的信息」出版後七年，又有一些關於代贖的書出版，這些都是賓師母后幾年寫的。這些特別的信息都是神所賜的，祂的恩手也印證了這些信息——在看不見的領域中已經發生了效果：釋放人心，使人能宣告說：「我裏面看見了」。以前人們看神的話語，那只不過是「話」而已，直到聖靈來了，祂運行的能力就光照出其話語的真實。

一九〇三年，十字架的信息好像一陣大能的風，從天上掃遍整個開西聚會。在賓師母所寫的威爾斯簡短屬靈復興史中，回顧了一八九八至一九〇二年間特別的禱告運動，當時全世界被復興的禱告所包圍。這次的禱告運動中，特別重新傳講了十字架，同時聖靈也大有能力的澆灌下來：

「一九〇三年初，神的使者們已被引導重新再傳各各他的信息。這事可由各方的文字記錄看到。無論是年會、公開聚會、特別集會等，『直接傳講十字架』的題目乃一再被強調。

這種亮光對一九〇三年的開西聚會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那時天上的窗戶開了，聖靈如泉湧的水流，掃過全會場的五千名男女。各各他的十字架有新鮮和活潑的能力顯明出來，幾乎所有神的僕人都由神領受了這信息，且願同心傳揚『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救人脫離罪的捆綁和結果。『與基督同釘』是得救的秘訣，而其結果也自然得勝。」又有一位牧師在「信心生活」報上報導「回到加略的運動」中說道：

「在我們中間有兩大真理被闡揚出來——其一是基督為我們死了。其二是我們已與祂同死。許多基督徒都忽略了第二點乃是基督工作的目標，同時那也是我們得安息和能力的秘訣。」

賓師母寫信給俄國朋友：

「開西大會很奇妙，神答應了七年的禱告，大家同心一致傳十字架。邁耳（Fib Meyer）先生大有能力！他所有的信息，都只讀加拉太書二章廿節一處聖經而已，但其釋放的信息卻大有能力。我每天照常到婦女聚會中講道（牧師們則都安靜的來坐滿後面的座位）。主日下午也安排了一次聚會，人很擁擠，尚有幾百個人進不去，但神卻賜下聖靈在整個會場當中。同時神也差派赴會的僕人到威爾斯各地傳講十字架的信息，水流終於「匯成河！」

## 9 復興的徵兆

一九〇一年末，主很明顯的指出前往印度的路。一位素不相識的女士寫信給賓路易師母說：「神指示我，你該到印度去。」信中還表明她願與賓氏同往印度，且要盡力在各方面幫助她。這封信使她的內心再度受到極大的磨練，經過悉心尋求明白這事是否真出於神之後，她一切的疑慮都消除了。一九〇三年初，賓師母到了南印度、孟買、萬加羅、馬得拉斯及昆諾，並其他地方傳揚主的信息。

以下是刊登在「信心生活報」上賓師母的信函。

一九?三年三月三日 昆諾

「致忠心在禱告上扶持我的人：我因無其他方法可與你們交通，但我又必須讓你們知道主如何垂聽你們的禱告並恩待我。

在馬得拉斯炙熱天氣中全時間工作後，現在我在這美麗的地方休息著。在工作方面，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寫才好，因為英國基督教的報紙發表得太過詳細了，以致我在工作上反而受到許多攔阻。然而主每次均與我們同在，很明顯的，聖靈不斷地在人心裏動工。

在馬得拉斯時，聚會是安排在市區中心的大會堂。和大會主席經過禱告、商量後，乃決定由我來安排在市區各地的聚會時間。此地的歐人和講英語的聚會，最近曾蒙叨雷博士的造就。但我的心仍被吸引要到印度的基督徒當中，我覺得印度應能被她自己的人所復興。

我大半的時間用在對當地的傳道人、教師和同工的特別聚會講道，由翻譯者譯成印度的天莫語。

這裏的危險乃是那些掛名的基督徒，他們並沒有內裏真正的改變。所以本地教會需要聖靈的大能，使印度教會由死裏復活。唯有擁有了基督豐盛的生命，纔能使每位基督徒成為影響他人生命的活水泉源。

有一家基督徒開的印刷廠（路底斯博士主持的），除了主要工作人員是基督徒以外，其他大多數是非基督徒。我向他們傳講『稱為各各他的地方』。講了廿分鐘，那情景真是叫我永難忘懷——他們是那麼地專注，而福音又是那樣榮耀的被傳揚，拯救人脫離罪的重擔和權勢，並脫離死亡的恐懼。那莫大的能力和其中的美妙向我大大的顯明，以前我也從未那樣清楚的領受保羅所說的『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這道緊扣那些外邦人的心。

後來路博士對我說：『啊！這是十字架的大能力！你看到這道是如何抓住了他們嗎？』另外一些關於對這家印刷廠的工作，我心裏實在還有很多話要說呢！」

賓師母在印度時，有許多已印成書的信息都譯成印度天莫語和其他方言印出。在孟買的講道也印成了小書。一位學者曾譯過一些慕安得烈博士的書，他也請求准允翻譯一些賓師母的書，後來在三種天莫方言報紙上都登載出來了。當時能幫助印度基督徒的文字很少，所以這次的使命比「開一些會」的意義還要深遠得多了。幾年前，偶然有本「進入神生命的道路」一書傳到那裏，大家就輪流著傳閱，「直到這書成為一片一片的破碎片」。有很多人因此得福，所以這本書可以說是打開了馬得拉斯的福音之門。

「進入神生命的道路」和其他一些小冊子先作者而來。但當人們願意更追求認識神時，那就需要有人在聖靈裏竭力以溫柔和愛心來「教訓和督責」，否則真理常會被誤引到極端去。神的真理常被人以肉體和理性來領受，並以「人的智慧」來宣講，以致「字句叫人死」，而「由死亡得生命」的道竟致帶著「死」氣。唯有傳「聖靈所賜的話語」，聽眾的信心纔能在「神的大能」中立穩，而不是憑著「人的智慧」。

「聖靈所起首的」，不能以「肉身成全」（或以天然意志力成全），唯有靠著住在裏面的聖靈在生命中作成。

一九?三年三月廿九日 印度

「看到某處的工作情形，並和那裏的人有些交談後，我知道「人」在那裏傳講各各他榮耀的拯救之信息，已經使這道暗昧不明，同時也把人引到軌道之外去了。

我深深覺得，「實驗」的方法已經埋沒了神的能力，並攔阻了聖靈向人的啟示——使人知道信心的根基乃建立在基督的工作上。我會見的每一個人都是在一片混淆中，而且心中並沒有盼望，因為人傳自己的經驗替代了基督已成就的事工。我只能呼求神，使人高舉基督，而不是死的自己。

我把所會見的人都交在主的手裏，並以「你的教訓」在這些陷在混淆中的人們身上篩過。我查考聖經，做醒禱告，要看清這錯誤究竟是在哪里。神漸漸更清楚的指示我傳經驗而不傳基督的危險，其所傳的「死」並非聖靈使人與基督同死，而是人自己去「實驗」死，那是超過我書中所傳講的。我甚感懼怕，唯恐像蛇引誘夏娃一樣，使你們在基督裏單純的信心被破壞了。人有頭腦，卻無誠心，這是被蒙混的原因。當頭腦被誘離開在基督裏的單純時，你的經驗也許是出乎神，然而頭腦卻已無法清楚傳出了。

親愛的朋友，這封信是用我深深的嘆息和許多眼淚所完成的。阻礙人親近基督的人，是犯了何等嚴重的錯呀！看到你們離棄所渴望的主，而轉向神的僕人，那是最令我心碎的！神所釋放的，你竟加上鎖鏈和捆綁，但『神的靈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願神帶領你們到寬闊之地，在那裏遇見神。那麼，你們就得以將從神領受的異象帶往各處，而將自己埋入塵土中了。當你們裏面不再充滿「可憐的自己」時，就能吸引別人看見在你們身上所彰顯的榮耀基督。這是神的方法，人們必能看出他們是遇見了基督。」

另一封信是寫給印度一位作領袖的傳道人：

「我們和聖經完全是在同一陣線上的——按正意分解真道。出於聖靈所傳講的信息，每個人的內心都能體察：這是從神而來的。

唉！人們只一味的在失望和混淆中尋求「死」的經歷，都沒有安息在基督已成就的事工上。基督給人的是快樂自由，以及真正由升天的基督那裏所流入的生命。

論到「分別」（林後六：17），我深信神所要的「分別」乃是真正由主自己帶出來的，並且是由祂顯現的同在所產生的「分別」，那是自然的結果。但很可惜的是，許多人並沒有認真的追求認識神，只一味的著重外在的形式。比如有人強調「打網球」是「不合於」基督徒的，因為那不是高舉榮耀的主基督。主能使每一位降服在祂面前的人知道祂的旨意。願主攔阻我們不再只單單著重生活上一些外在的儀式，而能真正傳揚基督的豐盛生命。」

### 「小冊子」的誕生

在印度時，賓師母也編輯了「十字架的道理」這本小冊子。在此次長途旅行中，神的旨意主要是要這位十字架的使者帶來聖經中的話語。以後這些信息都被印成好幾百萬份，且譯成上百種的方言，使得這些活潑有力的福音真理得以傳及世界各地。賓師母自己說道：

「神已呼召祂的百姓屈膝下跪，以回應聖靈在他們身上的感動——『按神的旨意代求』，祈求全世界普遍的復興。當然，為應驗這禱告，我們渴望看到主的大能在祂的榮耀裏降臨，並成全祂所默示的禱告。

祈求全地復興的禱告是這樣地迫切，我們渴盼全能的主因這迫切的禱告，將祂神聖的計劃顯明給祂

的僕人們知道。

信心在我裏面逐漸增強，就是聖靈要借著祂的信息大有能力的工作，使大復興臨到全世界，這信息就是要重新傳各各他的十字架，如同使徒保羅所傳的一樣。福音最重要的部份可以概括在保羅所說的『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但我們必須切記，保羅所傳的，不止借十字架上的血與神和好，也傳從罪的權勢被拯救出來，那是借著信徒與主一同有份於祂的十字架。借著十字架，對信徒而言，『世界已被釘死』，對世界而言，信徒也已被釘在十字架上。如此，信徒才會知道這奧秘裏的榮耀和豐富，也就是『基督在你們裏面成為榮耀的盼望』。

在復興未來到之先，十字架的道理必須重新被傳開，教會也當預備在主顯現的時候被提。

仇敵知道這事，所以它用盡各種方法來阻止十字架被傳開，它知道時候不多了。許多人被鬼魔『怪異的道理』所纏住，這『怪異的道理』全都是殊途同歸的——拒絕十字架。現在許多掛名的教會已不再傳十字架的福音，有時甚至公然的抵擋。一位為主工作的人在大會上說道：『應當宣講十字架和祂的受苦，我們現在已很少聽到這樣的信息了。』的確，我們應當如此。

既然加略山的犧牲是為全人類的罪所獻上的贖罪祭，在神的眼中，那是萬國復興的樞紐。至高全能的神絕不容惡者得逞。神必讓祂的子民對各各他的福音有新的體認和見證，他們才足以對付撒但。神的兒子死而復活的福音要傳遍全世界，聖靈也要為這福音作見證，如同當年的五旬節一樣。

這樣一個對全世界的計劃，在一九二三年二月我來到印度馬得拉斯的時候，神向我顯明瞭。這計劃是毫無錯誤的被神帶領著，而且在孕育和預備上也都有神的旨意為印記。

限於篇幅，我無法詳述神久已預備好的路底斯博士所主持的基督徒印刷廠。這印刷廠有一套八座聯合的印刷機，那是有人在很奇妙的情況下送給路博士的。這八聯機是美國賓州一位紳士所發明的，他是為印刷自己行銷廣大的成藥廣告用的。這種機器能將一本十六頁的二寸寬、三寸長的小冊子一次印成。每日可印十萬冊之多，而一年就可印二千八百萬冊了。這位紳士不許別人複製這種機器，但他卻送了一套給路博士。起初路博士還不知道這機器的用途呢！

這機器到印度時，路博士才想起可以印製聖經經文的小冊子，於是神的話就這樣借著這上百萬份的小冊子而廣布於整個印度。以後他自己又在機器上附加一部機器，使之能同時印九十八種文字。

一九二三年二月，路博士在一連串相關聯的事情發生後，在一本小冊子上寫道：神的旨意已清楚顯明，祂賞賜這套機器為的是要印各各他的福音。這寶貝的信息主要是講到，人能從過犯和罪的權勢中得釋放，並且有升天的主住在我們裏面。這機器是特別為將這信息傳遍全世界之用的。

我們是否全心相信：『十字架的道理為神的大能。』（林前一：18），這『大能』在希臘原文並不是『潛在的能力』，而是『正在運行中的能力』。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它運行在一切相信的人身上。神乃借此道理彰顯祂那無所不能的大能，叫這死的世界重新得力，而神的大能乃得以彰顯出來。

主既如此預備，將各各他的信息印成小冊子傳遍全世界，我們絕不能有絲毫的懷疑，因為凡祂所差遣前往的，「事就這樣成了」。『十字架的道理』必不致落空，必定在祂的恩手中大大興旺。阿們！」

主啊！願這信息傳遍全世界，使釘十字架又升天的主，看見祂勞苦的功效，就心滿意足了。

路博士也講到印刷廠的事：

「這印刷廠在奇妙中發展出來，但當時神對這印刷廠的旨意我仍未完全明白。多年來，我始終緊緊地把神放在我的心中，將祂的計劃執行出來。我常自問：『就是這樣嗎？』我也常花很多時間來禱告，以尋求明白神的旨意。有一天在印刷廠，天還沒有亮時，我得著了父的應許，相信那是來自聖靈的恩賜。我裏面滿了讚美，不禁脫口而出的說道：『祂來了！安慰者來了！』

但這過後，所有對印刷廠的憂慮全都來了，我沒有快樂，反而有被壓下和情緒更加下沉的感覺，甚至無法禱告，印刷廠終致成了我很大的重擔，在新年守聖餐時，我跪下來求神幫助我。那時我似乎看見了自己在十字架上醜惡可怕的形狀。我不禁喊道：『主啊，我是個卑劣的罪人。你要我跟隨你到十字架上去看你受苦的情形嗎？主啊，可憐我！』

多日來我一直想掙脫這可怕的印象。我不斷思忖，這是什麼意思？我俯伏在地，在懼怕中度日，甚至到了失望的地步。『這就是聖靈充滿的結果嗎？我所想望的屬天亮光，如今在哪里呢？』一天下午，黑暗的勢力極為兇猛，令我不知所措。我不止看見十字架下自己的惡狀，而且印刷廠似乎也在咒詛之下。地獄在印刷廠所的周圍吼叫，我幾乎無法再忍受了。但就在這緊要關頭，我前赴賓師母的特別聚會。第一次讀經，她所傳的是如此不按照人的方法，所以立刻引起我的興趣，繼而又吸引我的注意。這事乃引發我去讀她所寫的一本小冊子，我很喜歡這書，它完全脫離人的理論，懇切而直接的把人引到十字架前。這書深深地感動了我。後來我又讀了另一本她寫的『基督的釘十字架，已活畫在我們面前』，從中我看到保羅不止借十字架與神和好，也借十字架釘死了自己。他在加拉太書六章14節說道：『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我看見『十字架的道理實在是神的大能』。不止對不信的人如此，對神的兒女更是如此。亮光顯明出來了，它有如黎明之光。一天早上，我正思想新年所見的可怕景象時，神的靈向我耳語道：『這就是你自己的情形。』然後一陣深深的平安充滿我心。

有一天我赴早上的讀經聚會，那信息是『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舍己。』(加二:20)

在主的腳前我破碎了，裏面不斷湧出禱告和讚美，『主啊！你知道我正渴慕尋求被聖靈充滿。』

『你知道聖靈是啟示十字架的嗎？你必須先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祂纔能在你生命的空處充滿祂一切的豐富。』

夠了，一切都清楚了，『主啊，你要我做什麼？』

現在亮光像溪水湧流。在祂的亮光中，我乃得見光。我清楚看見，從我幼年起至負責印刷廠為止，神的恩手一直都在掌管著每一件事，而一切完全是為了成就祂永世的計劃。

日期滿足的時候終於來到了，因為我得著前所未有的加略信息亮光，我清楚明白這機器乃是為了印刷十字架的小冊子。神預備這些小冊子，為要分發傳遍到萬族萬邦，宣告神兒子的死有醫治的大能。

賓師母既是神興起傳講十字架信息的人。她若能將奇妙十字架的道理之有關經文都編排出來，則這本小冊子對世人必大有裨益。後來賓師母也同意了，於是把此事帶到神面前，求神保守這些信息得以順利交付印刷。

現在時候到了，印刷廠果真印出了這些信息！這不是人的計劃，而是神用了一些人做成的；他們根本不曉得這計劃的內容——不曉得起頭，也不曉得結尾——但被神湊合起來成就了這事。當我們回頭

來看這一串鏈子上的每一個環時，我們只能說：『這是主所作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

### 路博士致賓師母的信函：

「神深奧智慧的詮釋者啊！你曾把神對我的計劃指示我，從今以後我不再替代神來計劃了！我知道我不必作什麼，只要保守自己在祂的計劃中就夠了，與祂同步前行，不管祂引導我到哪里。

你帶著全能者的寶劍來此，這印刷廠為主的緣故，已成為你的用人了！」

神喜歡用小小的東西來成就大事——一根杖、一枝羊角、一塊驢腮骨、以利亞脫落的外衣、幾塊溪中拾起的光滑石子。所以，這也不足為奇，神必能用這一座小小的印刷廠和一本本小冊子。

這印刷廠的故事傳出去以後，有位耶路撒冷的猶太傳道人被主感動，就將小冊子譯成斯拉夫地區猶太人使用的希伯來文和德文。第一種翻譯本竟是古時屬神百姓的語文，「先是猶太人！」這實非人所能預料和計劃的。其他語文譯本也由各國紛紛湧到路博士那裏等候印書。英國聖經公會要了十萬本天莫文小冊子。救世軍和其他在外邦工作的團體也很快的看出這本小冊子的價值。所以不久，小冊子就已印成了上百的文字和方言。

由於篇幅所限，我們無法詳述神借此小冊子所施行的奇妙作為。「十字架的道理」竟是進入西藏的第一本福音信息。英國對這本小冊子的要求量之多也是出人意外的。有許多軍官及工作團體都在各殖民地分發，還有許多傳道人及福音工作者每天也都使用這本小冊子。

這小冊子乃是領人進到得勝的生活裏。有一位傳道人來信說：「又有一個無望的囚犯當我到囚室與他一同跪下來讀小冊子中的幾節經文時，那古老的各各他信息之能力完全沒有改變，這囚犯因此被引導歸向了基督。」

在威爾斯大復興中，人們看見了天上的異象——各各他的啟示，結果他們的生活整個都改變了。在馬得拉斯印好小冊子之後，神的靈很奇妙的澆灌在威爾斯地方。願神幫助祂兒女更多尋求認識各各他各方面功效的更深意義，好使他們披上聖靈，進到神對全世界的旨意中。

蘇格爾大學陳伯先生給賓師母的信上寫道：

「你們傳的『各各他十字架』是神的大能，這寶貝是你痛苦經歷的結晶。何等奇妙，你的痛苦竟成為神偉大能力的彰顯。你的書清楚詳盡地借由聖靈而將聖經上的話印證在我們心中，並教訓我們，這是『神的方法』，它和人的常理完全相反，當人陷在絕對的失望中時，聖靈乃引導我們進入復活的得勝。天然能力破碎時，重生的生命往往會陷在失望中，但你的書卻能幫助這般人明白，這種失望是要叫人向著「天然的好」和「自己」死。而神的能力方得以使人由死裏復活，進入無法測度之榮耀能力、平安和釋放的生命中。」

### 蘭德諾大會

在聖靈的引導下來到蘭德諾聚會。這聚會是因其在前往印度前，賓師母曾於一八九六年和十幾個人聚集時，求神給威爾斯有更深造就靈命的大聚會，從那時起，他們就一直在主前為這事禱告。這聚會以後乃成為灌溉威爾斯的生命「運河」。這是一九〇四年——五年在威爾斯造成大復興的因素。

起因是一九〇二年，賓師母在南威爾斯訪問了一位各地信徒都愛戴的「神人」。這位神的僕人乃是為

大會長期禱告，使大會得以成型的人。一九〇三年八月的第一次大會時，賓師母是其中的講員之一。另外還包括荷登、霍布金、英悟、邁耳及主席海得。

「大會有來自聖靈和神預備的印證。威爾斯將成為復興的搖籃。」

又是十字架的信息！傳遞聖靈在信徒實際工作上的工作，除去已知的一些罪。一切為神工作的人都必須清楚接受聖靈，亦即與主同死而得拯救脫離罪。這信息在人心裏顯明瞭神的豐盛，而聖靈亦如當年的五旬節，沛然地賜下大能。

一九〇四年八月有第二次大會。見證中顯明：一九〇三年的大會成就了何等深的工作。許多人都看見威爾斯在最近的將來已有復興的希望。許多奉獻的器皿也都預備好了。

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之間，地下的水流更安靜、也更深遠了。有時會湧出地面，直到洪流的閘被打開。神的靈傾倒在這地，有如潮水的浪濤翻湧一般。

有六位威爾斯牧師在第一次蘭德諾大會中領受了聖靈充滿的生命，後來他們同心約定每月要有一次聚集，為的是要在神面前一起有安靜的追求。在一九〇四年大會中，他們又有通宵禱告會。他們「重新獻上自己為神所用，並同心祈求神興起擔負復興之工的領導者！」後來他們各自回到自己的教會，但有新的熱忱和新的信息隨著各人。不久，各處的復興之火燃燒了起來，有大批的人因此得救。甚至有人說：「威爾斯被火燒著了。」

賓師母在寫給「信心生活報」的信上說道：「在威爾斯上面我看見一片雲如手掌那樣大。」接著她說道：「我們祈求復興，讓我們感謝神吧！這『如手掌般的雲』現在已增大了。」

神用古時候的復興掃過威爾斯南部山區地帶，賓師母乃將復興的景況，每禮拜都登一篇在「信心生活報」上。神的大能首先運行在威爾斯全地，然後又借著其他許多的「運河」，在四圍復興那些沉睡的教會，結果有大批的人因此得救進入神的國。

有人以為大復興是因為「威爾斯的詩歌很動人」，但事實上，主也在印度、中國、韓國、日本以及歐洲各地的基督徒中彰顯出同樣的融化力。最明顯的例子是，賓路易師母本人成了主的「運河」。比如一九〇五年五月，賓師母在德國與弟兄姊妹們一起開會，當她傳講各各他是猶太人和外邦人聯合之地方（弗二：11-18）的信息時，神的靈大有能力的降下。在基督裏是沒有分別的，因為基督是不能分開的。神的同在可以強烈的感覺得到，有一位同工站起來用德文說了一些話，一位弟兄則站起來和另外一位握手，因為以前他們之間有過嫌隙。整個聚會帶出許多人的悔改認罪。第二次聚會，各各他得勝的能力又在會中成就拯救人脫離罪的捆綁、貪愛世界、紛爭的靈、惡者的權勢及尋求自己喜悅的生活。神在二百五十位左右的同工中動了善工，幾乎沒有一個人是未被神摸著的。以後有禱告、見證，無論老少，神在他們身上都有奇妙的作為。

賓師母在「信心生活報」上寫道：

「神能工作，不管你是哪一國或哪一類的人。在大會中我們看見聖靈親自作「融化」人的工作，用的是神的話，而不是人的話。感謝神，這次聖靈的工作完全以一連串神的話語，而不用其他任何方法來感化人。無疑的，神在這個禮拜所作的，乃是在預備教會復興的工人。我們只有祈求所有降伏的人都成為『炭火』撒遍這地。」

有三年之久的時間，賓師母每個禮拜都寫一篇報道登載在「信心生活報」上。首先是記錄大復興的



景況，以後則用神的話語勉勵、提醒人心。後來這記錄漸成為基督肢體靈命更深增長的記錄。

有兩年半的時間，賓師母把信息都刊登在「基督徒報」上，一九〇八年「基督徒報」以「危險的日子」為題，連續刊登了一連串的信息。賓師母又根據世界各地的來信，針對「五旬節運動」，勸勉信徒們能在許多危險之處「慎思明辨」。對於一切超自然顯現之事，一再提醒他們：「一切的靈都要試驗是否出乎神。」

賓師母在序言上這樣寫道：

「撒但裝作光明的天使，它的戰術是如此的陰險，而且它仿效聖靈的工作是如此相似，不管裏面的信心有多深，無可否認的，假冒的權勢已滲入這「運動」中了。許多忠心的僕人們也因害怕，不敢去接觸那些「也許」是出乎神的事，也不敢公開起來指正。無論如何，這「運動」所及的各地方，不斷有新的報告源源而來。而所看見的幾乎絕無例外，即使基督徒中有結黨與紛爭。有些會被神的靈真正「復興」的地方，卻不幸也是如此。

這些防備仇敵的信息，後來繼續刊登在「得勝報」上，其中很多都是論及撒但的詭計與假冒。邁爾博士從南非來信指出：「這篇文章對那些深覺困惑的人有極大的幫助。守望的人應當吹角警告百姓。」

撒但對聖徒的爭戰，可以總括於以弗所書六章14節上所說的「詭計」二個字上。在全世界大復興的頭兩年中，仇敵的工作漸漸混入神的工作中。但神的百姓都沒有預備提防，因為他們不瞭解「撒但」就在他們中間做引誘的工作。因為不知「它的惡謀」，於是以為一切超自然的事情都是出乎神。賓師母指出，這真是末時的一場爭戰，然而這在神的話語中，卻早已清楚指出了。

很希奇的是，神在幾年前已借聖經向賓師母指明信徒與黑暗勢力的爭戰，而這也是她對付靈魂時所得到的認知。一八九七年的某一天，倫敦中國內地會在等候神的時候，她一連多次講到有關屬靈爭戰的道理。後來這些信息編成一本書，名為「屬天的爭戰」，以後更增編為「與撒但爭戰和得勝之道」一書。

該書於一九〇六年出版，其中一部份是說明威爾斯大復興的屬靈背景，以及復興停止的原因，其筆錄如下：

「回頭過去十年，以及威爾斯大復興的日子，我們看見黑暗之子如何暗暗的運行在人們當中，為要使他們不信聖經就是神的話語，且叫人不傳十字架完全的能力。

但教會幾乎完全無能為力，其中所充滿的盡是結黨、世俗、放縱肉體等，直到聖靈在威爾斯有五旬節的能力降臨。全世界各處的教會才或多或少的蘇醒了。現在一切有聖靈充滿之生命的人都會發現，他們原是與天空屬惡者的勢力爭戰。聖靈一切的作為，惡者都有它敵對的行動。事實上，人若愈『屬靈』，他對靈界則愈敞開。對聖靈如此，對惡勢力也是如此。聖徒尋求「經歷」，卻沒有十字架和繼續釘死自己，如此惡者就會把一切他所想望的給他。啊！這是何等可怕，因為這乃是給欺騙的靈留了地步。

一位牧師寫道：「在我的經歷中，我發現一切懷疑、懼怕、激動、缺乏愛心、高抬自己——特別是自認為因已降伏了神，神就必要借我做大事來自誇等，那可能引來假冒的靈，以致被欺騙了。」「超然的經歷，起先是純潔的、是出乎神的。但後來源頭漸漸變了，而受騙的信徒仍不知道，這是仇敵最陰險的工作。」

在前面我們已提過「威爾斯大復興」一書，其中詳載復興的故事。「聖徒的爭戰」一書則是由賓路易師母及威爾斯大復興的主要同工尹文羅拔士二人共同寫成的，乃是為此爭戰作見證。

羅拔士在大復興中因整個月的勞苦，而且每天都在擁擠而通風不良的教會中服事，最後終于不支倒下。他恢復得很慢，而在這一段長期療養的後期，他的心思甚至幾乎漸漸向仇敵敞開，因這些，仇敵就借著與復興運動中超然經歷的相同方式向他顯現。自從賓師母從神得著工作的大能以後，她已經學會了十字架的道路，同時她也看見一些人驟然進入超然境界中的危險。因為他們不知道與基督的死聯合是躲避惡者詭計和襲擊的安全所在。

這時她寫信給她屬靈朋友邁爾博士，信上說道：

「自從我得奇妙經歷後的這許多年中，聖靈幫助我對基督徒講解十字架的信息。由於多年與神同行，因此從神那裏領受了更深的啟示，也更認識墮落的被造之物的深處本相，唯有十字架能將我們從一切詭計中分開。我知道只有認識十字架，纔能從靈性破滅中被拯救出來。」

隨後，羅拔士弟兄在大復興期間，由於神所賜的知識及經歷，而得以認識仇敵的詭計。他把這些都寫在「聖徒的爭戰」一書上，以供神的教會使用。因著神的恩典和大能，這本書拯救了許多神的兒女脫離神和人的大仇敵之詭計和欺騙。若能認清這仇敵，就能抵禦並靠我主耶穌基督的名打敗它。

## 10 得勝報的出版

「得勝報」的成立是在芬蘭的「工作假期」結束的時候。賓師母常為此發出代禱和讚美，以後一九?八年「十字架道理」雙月刊出版後，又為了教會屬靈的更深需要而出版了篇幅更寬大的「得勝報」，以呼召信徒為基督做「得勝」的見證。

「我們現在更清楚地看見『十字架道理』這本小冊子是神為了大復興而預先幾個月賜下的，這是聖靈第一次在蘭德諾大會降下。這年以後，就開始了人們所熟知的威爾斯大復興。以後在一九?六年基督教會又遭逢「黑暗權勢的逼迫」，全世界追求「天上」產業的信徒們，都遭遇到最陰險的攻擊。孤單的小群信徒不知世界別處所發生的事，撒但對這些人特別喜歡以假冒聖靈的樣式在工作中攻擊他們。

「就在這個時候，各各他的得勝向許多人啟示了出來。在最黑暗的幾個月當中，仍繼續如此。各各他的信息引證出得勝的秘訣。如今呢？感謝神，仇敵雖然好像迷惑了不少人，但這時卻有神最清楚的指示，祂用祂的手，在十字架的旗下，重新聯合那些分散的人。在名叫『各各他的地方』有一個安靜的轉變，這本寶貴的小書，成為信徒手中特別的兵器，因為他們『舉起了十字架的大旗。』

「先知以賽亞寫道：『當仇敵像急流的河水沖來。耶和華的靈必舉起大旗抵擋它。』除了十字架的旗幟外，還有什麼是聖靈要舉起的呢？這不是木頭的十字架，不是沒有基督的十字架——乃是神兒子在十字架上的死，不止救贖了罪，也打敗撒但，並拯救被撒但所擄的人，脫離它的勢力。」

出刊一年後，「十字架道理」小冊子的篇幅也逐漸增多，許多參加分發這本小冊的人都得祝福。信徒由於不時地傳十字架的信息，使得他們更新了靈裏的禱告，並在生活中得勝。

一九?九年正月「得勝報」出版時，編輯為此寫了序言：

「主一步一步引導我們前進，叫我們清楚看見這份報是為了供應神兒女靈裏的需要。它宣告了『神

的愛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長闊高深的愛，足以應付墮落人類的需要。今天信徒唯一的需要就是傳講基督的十字架。因為我們不只要知道羔羊寶血的能力，並且要在祂復活和升天的能力中得勝。如此纔能與祂一同坐在寶座上（啟三：21），並承受一切，與祂同為後嗣，一同作王。」

這份小報出人意外地受到歡迎。創刊號在第一周內隨即送完，並趕印了第二版。

「很快的，主證實了這份信心的投資是值得的。在編輯第一期時，我們就知道這份小小的報紙是要將神生命流露出去，因為神的靈傾倒生命和能力在這份工作中。——真的，『水漲起來成為可湊的河。』這條小舟就在這種狀況中下水了，當它出現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替它打鑼鼓吹，但人的內心卻直喊歡迎。出刊不久即有許多人來信說，他們已得到祝福，並懇切的希望這個得勝的信息能見證出去。

黑暗的勢力也仍是警覺的。當每期出刊時，它都隨時準備抵擋。相信每一個明白那屬地獄仇敵的首領是如何抵抗各各他信息的人，對此都能深深瞭解。但是我們靠神的恩典，居然出了十二期。因此我們只有以感謝呼喊道：『以便以謝。』」

這份報在一九〇九年正月擴大篇幅，從十六頁增到二十頁，直到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為止。由它每年每月均增加不少讀者來看，可顯出它足能供應那些「竭力進入完全地步」之眾肢體。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賓師母寫道：

「撒但對這份報刊的攻勢正在展開，讓我們看見這更需要一切屬靈的力量。時候已到，即使手邊有十分重要的工作也均要放下，集中來應付這場戰爭。這個特別的使命還需要和別的未蒙呼召作這見證的人分離。好叫他們專心於自己的工作而不被影響，同時這見證也不致被他們的工作所影響。這不是小事，神的靈已啟示我，並且我對開西婦女聚會的工作也告結束。」

一九〇九年，她寫了一封辭呈寄往開西。這種順服的代價是非常重大的，神的靈深深的分開了她的靈和魂，使她深深看見，魂常會在不知不覺中倚靠聖靈所給及聖靈所膏的工作，而使人在其中得到喂養而忘了倚靠神。

一九一一年，神讓她同樣看清楚，她應該退出蘭德諾大會。她在赴該地的前一天，相信神的靈必解明引導她的旨意，因此而寫了一封告辭的信。神的靈賜下了十字架和爭戰的信息，也同她作見證。在光中她看見那些從仇敵「壓力」下被拯救出來的人們的需要。神為祂的子民啟示了一件奇妙的真理，若是不向神的教會傳，不止教會遭到永遠的損失，也表明這是對神所交付的不忠。這真理需要一段長時間將之解釋出來，在日常的講道或小的聚會中，是無法忠忠心地將此真理傳清楚的，所以這步驟是必須採取的。這封信是在順服聖靈之下寫的，外面看來，好像無此需要，然而賓師母終於將告辭信遞交給議會，隨即就與他們告別了。隨後她便到那些需要爭戰信息的信徒那裏去。

神召回在某些方面已完成其工作的工人們，同時也關閉了工作的門，然後另開一扇門使他們繼續行其路程。一九一二年的密羅大會專講「爭戰」的信息，一共舉行了三次，人數每年均大量增加，人們在聽明白這信息後，都知道如何在現時代中應用。

在這段忙碌的年歲中，每月均有為基督工人而召開的聚會，工人從各工場來談論神深奧的事，和攔阻他們使命的困難點和阻礙處。

這種公開的大會——在賓師母心中已醞釀有好些年了。但這次大會完全沒有議會或委員會的幫助，

只單單的仰望神供給屬靈和經濟上的需要，會中均有聖靈真正的自由引導，對工人每天碰到的工作問題提供即時的亮光。

一九一二年第一次密羅大會，賓師母宣佈這次大會的目的和根由：

「大多數的基督徒來到大會當中，是為了尋求得勝的生命，但因為沒有將真理應用於個人生活中的難處，因此沒有進入一種穩定的得勝中。在密羅地方特別安排的大會，就是為幫助這樣的信徒而開的。會中不止對他們講論基督在各各他已成之功勝過罪惡與撒但，並有份於聖靈能力的基本真理，同時這些信徒也能在此地遇見其他能幫助他們的主僕，借著這些主僕的幫助，能引領他們進入得勝的生活。

我們常常在「得勝報」中提及此項大會狀況，在此我們仍要重新述說：當時我們真是深深覺得，若神沒有給我們使命去起頭或領導一種「運動」，就最好不要輕舉妄動，因為徒有這種意念是有害的。他們過分前進的心意常令基督的肢體彼此分離。我們深深相信，今天最大的需要是建立基督的身體，使身體長大成人，預備好等主的顯現。

我們出版「得勝報」的目的是十分簡單的，只不過是對神的話持有使命而已，同時也把我們在深深受苦中所學習到的，以及在亮光中所看見的真理表明出來。我們知道這是出乎神，而不是為了迎合每一位元信徒的需要。但那些得到能力的人都見證說，他們的生命被拯救進入另一個階段。

密羅大會主要談論神所有兒女在現今時代工作時所需的真理，也為叫那些在捆綁中的人進入得勝的歷程。」（摘自一九一二年六月得勝報）

「就許多方面而言，這次的大會是突出的，它不像通常的大會。神用偉大的目標把人們聯合起來，完全沒有「空費」時間。與會的人都嚴肅的預備著，並且從大會開始到末了一直如此。神的靈大而可畏地臨到講員、聽眾和真理上。在屬靈生命中，我們必須承認難免會為一些枝節辯論，但這次卻沒有。我按照已宣佈的題目講完道，然後讓大家自由發問，並互相討論問題。整個看來，這裏就好像是一群『靈裏的大醫生』，在主持『靈性的大會診』，專治靈魂的疑難雜症。每個人只要有機會就發出生命的話語，告訴那些失敗的人『要有嶄新的信心，來持定得勝的道路，那麼勝利就是你的。切記在祂的裏面，我們均能一路得勝。』

大會最初目的是提供給那些在迷惘和困難中的主僕一些亮光。特別是依據聖經和聖靈來講明什麼是假冒的引導和錯誤的活動。同時使他們穿上神全副軍裝，更新他們的信心、希望和勇氣。會中每個人均懇切地自醒、自覺，為要在神的工作中更有更大的效用。」

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密羅大會結束後，賓師母亦特別寫了篇感言：

「本次的大會比前兩次更加進步，聖靈的引導是創始也是成終的，使整個大會進行得完美合一。雖然沒有按照預定的秩序，但也沒有人肯割斷祂引導的路線，連那些用禱告來看守這次聚會進行的人們都喜歡得不得了。這使每個參與者的屬靈生命更成熟了，並明白與聖靈同行是何等美好！」

之後，世界大戰於八月發生，使得一切基督徒的工作均難於進行，因此密羅大會也於一九一四年停止。

由於每月之「得勝報」大多是出自賓氏的文稿，所以一當她出國訪問期間，刊物便無法進行，加上神在特會中大大地使用她，使得她必須全心投入而無法多有時間寫稿，但她仍持守「主的引導」，借著得勝報把信息送到世界的各個角落，正如早期她寫書及出版小冊子所做的。

在這些文字工作極其繁重的年間，便有無數海外的邀請被回絕了。

一九一三年賓師母曾應海外邀請，到芬蘭、瑞典度「工作的假日」。一九一三年八月九日的通訊（發自芬蘭）中有這樣的記載：

「十五年前第一次到芬蘭就認識的福賽利斯女士，當時還很稚嫩的她，今年春天從『聖徒的爭戰』那本書中得著亮光，而使她在工作中大大爭勝，否則她幾乎要因身體的軟弱而放棄神的工作了，目前她是全芬蘭婦女聯合會會長。看到這樣的例子真令人振奮。

下午一點有禱告會，到三點半才結束，五點回到會堂中回答同工的問題。這是當時應付同工需要的最好方法了。

何等奇妙，能夠從聚會中看見每個人均得到他們需要的亮光。並且許多人的臉一天一天的改變了，同時都被聖靈充滿，有些人也看見『與聖靈同行』的意義，聚會中也講到邪靈如何欺騙人的工作。黑暗和憂愁都過去了，靈也得到釋放，為主工作的人均很感謝的說：『啊！這是何等美好的釋放，這讓我們知道，人是絕不能倚靠自己的。』

總之，這是一段奇妙的時刻，一切都得到釋放。喜樂和感謝的潮流已經湧起，整個聚會對真理、心靈都是敞開的，我自己也在各方面得到完全的釋放。

八月十二日召開了最後一次聚會。芬蘭人素常是沉靜、害羞和保守的，現在竟讓我們看見了神跡。我講了半個鐘頭後，便邀請他們出來做見證，結果各處都有人站了起來，每個人不但講他們的經歷，還帶出他們的經歷，然後，又為全教會和整個世界禱告。同時他們也學會為每個見證禱告，說「阿們」。

八月十五日到達芬京，在大聚會中我講羅馬書八章屬靈的生命，和以弗所書六章的爭戰。在講道中大得釋放。接著和芬蘭同工以及尼哥拉裏男爵作重要的談話。後者是我十五年前就認識的人，這期間有七年未曾見面。他對我「生命」中的精力大為注意，並且說我比十五年前還要健康年輕。在最後一次聚會中，很多人有更好的反應，感謝主使這次的工作如期完成。」

八月廿三日賓師母來到瑞京，在那兒多半是休息、寫作和禱告。

一九一四年八月世界大戰爆發，同年年底「得勝報」停刊。停刊的原因不是因為沒有讀者或是沒有供給，相反的，它的發行量有增無減，但神的引導如同對它先前的引導一樣，是那樣清楚地使得它不得不停刊。神的引導是人有時無法明白的，但經過以後事實證明，在那段艱難的戰爭歲月中，環境也會使出版事業成為不可能的。

回顧六年勞苦的編輯工作，賓師母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停刊號」中寫道：

「這報是六年前神清楚命令起首的，按人來看，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因它既沒有照『通常』的步驟，預先發表這刊物的發行，同時也沒有任何印刷所肯擔任發行這份報刊的責任。它是在一位朋友——印刷業的人，深深考慮過後寫信告訴編者說：若由財政和發行來看這份刊物，它必定失敗無疑。

因此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時，可以清楚看見這中間沒有別的，只有神的手能將祂命定的帶領完成。祂掌握了這份報刊的舵。在聖靈的引導下，那些分散在世界各地受過痛苦試煉的神的兒女，因著這份報刊而得到深處的供應。這份對祂的需要除了神自己以外，無人能知。這份報刊是經過非常特別的方法才得以到達偏僻地區，並達到世界各地孤單的信徒手中，他們如同從神那裏直接得到信息一樣。神借著它將許多被打碎的人扶持了起來。

那些尋求與神的靈同工的人，每當神給了他一件屬靈的工作時，都常會因這份工作帶來的興旺而被引誘去作超越聖靈界限的事。這種危險是何等的大啊！因此，在認知『這種危險』之後，對於保守『得勝報』不偏離其使命是很有價值的。一次又一次的讓人看到，「得勝報」的工作似乎是很容易就被捲入二十世紀機械化的網羅中的。有好多次人們要奉獻大筆金錢作為『資本』，將之發展成為一份定期刊物以應付屬靈深處的需要，因為有些人看見這份刊物的能力。有些同工也想組織與這刊物有關的禱告團體。這些提議和任何其他別的建議，我們靠神的恩典都轉身放棄了。我們沒有從神領受命令，來照尋常方法發展這份刊物，而使它成為一個組織的『工作』；也沒有因之成立類似『教導學校』的機構。我們只將神的真理供應給屬神的子民，並且保守它在這單純的見證中，直到末了。

「得勝報」起頭所刊載的不都是照平常的方法，所刊的也不是平常的內容，其中沒有任何『頭腦』想出來的東西——亦即沒有一點心思的產物，即連屬靈心思的產物也將之舍去！這裏充滿的是從神話語中活出來的經歷所得到的真理而已。編輯這份報刊以及奉獻一切給這份報紙的，全都是那些「沒有拿錢、沒有得到任何代價的人」。

## 11 安歇之年

在四年大戰中，使人只能多為「現在」禱告，人們既忘記了過去也忘記了將來。過去六年之久，賓師母一直在書桌上工作（編寫「得勝報」），她現在需要的是休息。

一九一五年五月，賓師母由外地休息回裏斯士德，想再繼續文字方面的工作，可是身體卻出現不安的狀況，就馬上去給醫生檢查。沒想到一診視才知道停歇了十年的肺病又複發了。醫生說，幸而「得勝報」停得合時，因她必須立即離開冷而潮濕的英國，同時這病需要足足兩年的休養，否則她的生命將更快結束。

在給倫敦特會的信中她寫道：

「在過去的二十年歲月中，常有類似這樣的診斷出現。但每一次都有神的目的，祂要我離開到別的地方休息，為的是要進入更深的裏面，也是為更深的預備自己，去執行祂旨意中新的啟示。神常在合宜的時候更新我，並賜給我康健和能力。如今祂的信息又在我心中響亮了——『從死裏復活』、『看啊！我要活到永遠』、『勝過這世界的是你們的信心』。

主若願意，我希望常常能寫一些信息給你們。我相信你們在禱告上會大有能力，個人在生活上也要求多多的得勝，你們每月仍要在大會堂聚集。

我為我所愛的每一個人禱告，並與你們一同仰望祂的到來。」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寫給她屬靈兒女的一封信：

「禮拜一早上起來的時候，這句話一直在我心裏：『耶穌來就不再有死蔭幽谷了。』感謝神說『不再有！』我相信若要保守屬天的靈，我們的心就要唱天上的歌。若是心思空白，一下子就會被世界事物所充滿。假若我們要在這些日子中作「天上的國民」，我們的心思必須充滿天上的事。

保羅懂得這事，他吩咐腓立比人若要神的平安保守他們的心懷意念，就要思念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在神裏面親愛的朋友們，你們要小心對付一切反對神的事，關

閉你們的心思。若常思念天上的美事，你就能成為屬天的人了。

最後論到戰事，回顧過去幾個月來，我們看到神的豫言何等奇妙的應驗了！神是在寶座上的，沒有人或任何國家能攔阻祂的手作工，你們應當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

###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

「你們為人應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彼後三:11)不是「你的地位如何？你的工作如何？」而是你的「為人」如何？你們自己在言行和生活上如何？我們天天盼望這事的人，讓我們切記天上國民的印記，主所要的是「為人」如何——你們要謹慎個人的品行和生命，因為這些事是用來「表明」(約一:18)祂的。

感謝你們的禱告，顯然的，我是好多了。我乃是因主的話而「活著」，被主鑄造成為「復活」的兵器。我相信祂必使我「持定永生」，讓我們更多的知道祂復活的大能，並求祂的能力保守我們高升在這充滿死亡的世界之上。生命——永活的生命是屬於我們的

### 一九一六年元月

「禱告不可灰心。」(路十八:1) 求神教導你們禱告，知道自己要禱告些什麼，使你們和祂的旨意站在同一條線上。祈求神叫這場可怕的戰爭早早完成神許可的旨意——禱告到神行完這事，並求神教導你們順從祂的觀點。不是現在的，而是屬靈的觀點，不是天然的，而是從異象的觀點來禱告。

「禱告不可灰心。」我們這些等候主再來的人，彷彿就像潛入海底的人一樣，我們藏在基督裏面，只有一個屬靈的「管子」通到上面，好讓屬靈的「空氣」能進來。如果海水打破了潛水箱，或是任何人打斷了管子就會令我們窒息。主真是我們的「潛水箱」，空中壓力是如此的大，只有靠著不斷的禱告，纔能舒一口氣，因為禱告能叫人的靈向神敞開。

當我們住在祂裏面時，祂便遮蓋我們，這世界的壓力就像可怕的海水，我們要借著禱告，使靈能向屬靈的空氣敞開，使我們能在這可怕的日子裏獨自存活。

我要請你們特別為這個月在法國出版的「聖徒的爭戰」一書禱告。在法國和瑞士有牧師以這本書為課本，有一位在瑞士的著名傳道人發起禱告團體來抵擋黑暗的軍隊；在法國也有人起來組織這樣的團體。在英國極需要同樣的智慧和持續的禱告爭戰。請禱告神，願祂叫醒知道這種禱告的人，在聖靈引導下繼續進行積極的禱告。」

### 一九一六年三月

「在法國和瑞士有牧師以『撒但與聖徒的爭戰』一書為課本，組成禱告團體，用禱告抵抗黑暗的軍隊。請為他們禱告。英國也很需要禱告的爭戰。願神叫醒人在聖靈領導下進行。」

### 一九一六年四月

「一天早晨神給我出埃及記十七章的經文：『那時亞瑪力人來，摩西說，我手裏要拿著神的杖，站在山頂上。』(8-9節) 拿神的杖做什麼呢？每次臨到嚴重關頭，摩西就到神那裏去，然後當他再站出來時，便伸出神的杖，證明神管理全宇宙的權力。

但是權柄並不在摩西，他每一次舉起杖，都是先和神商量過的。在他和法老爭戰時，他曾進去見過法老許多次。當事情在進展時，他呼求神；在與神多次交涉後，就出來『揮杖』。然後，這『杖』伸出以審判埃及的王；也為了神救贖的子民，杖伸出在紅海開路。現在戰爭來了！摩西上山觀看，伸出手

中的杖。這杖必須一直伸出到戰爭勝利為止。

現在請讀啟示錄二章26-29節：『權柄制伏列國！』『他（得勝者）必用「鐵杖」轄管，好像我領受的。』連基督自己也得領受權柄去管理！這是很特別的話語，但清楚描繪出人如何與基督一同掌權。

在這緊要的時刻，這信息指示我們當住在神的山上舉杖，這是禱告的另一個詞——不是多量的禱告，而是有與神交通的禱告。禱告後我們的態度當如何？讓我們先來查摩西生活史中的兩條線：他呼求神的次數以及他禱告得答應，並用信心伸出得勝的杖的次數。他呼求神用信心伸出手中的杖，而使禱告得著答應。

當你們看見四周所發生的事時，要先回到神前再出去面對，在神和需要之間常常往來。願神教導你們如何得著『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和你們在屬靈的生命裏，學習如何『管理萬國』。

願神與你們同在，保守你們生活在詩篇的境況中，以知道如何一生真實的活在這種『四面埋伏著許多艱難危險』的日子裏。」

### 一九一六五月

「在祈求全國轉向神的重擔下，主給我出埃及記卅二章，特別是10至14節，以及民數記十四章13-14節。我看見當時以色列是一個不能轉向神的國家，但因摩西的代求而蒙拯救。由於代求者『絕不放棄禱告』的態度，而救了整個國家。我看見摩西向神呼求說：『為什麼使埃及人議論說。』（12節）及『埃及人必聽見這事。』（民十四:13）如此神的名必受虧損！我想到英國的聖徒在神面前的景況，神會因英國所犯的罪，而忘了英國的聖徒麼？不！像摩西在山上一樣，願神的代求者為英國向祂呼求，求主在祂審判英國時以憐憫為懷，存留她為著向外邦做見證。

我要對你們各人說，要轉向全能者。不要依靠地上的任何幫助、亮光或救援。要單單依靠神，祂是能幫助你們的。要全心依靠祂、信託祂，祂必不叫你們失敗。要在黑暗的日子中離開世人，在神的裏面隱藏，神是你們的避難所、力量及永遠的膀臂。

我接到一封論及『神醫』的信。我請主的代禱者，不要分散了為全世界禱告的時間，而專為個人禱告。我趁這機會作一點個人見證，從馬太福音十八章17節和羅馬書八章11節中，讓我看見我的信心是站在神聖的事上。但我也很清楚，繼續的『軟弱』是（林後四:10-12，十二:9，十三:4）主要我在幔子內以代禱來事奉祂。我看見這如同在外面工作一樣有效。我的靈從編輯出版工作中被釋放，而能不住地禱告。在這裏『聖徒的爭戰』真理是很有效力的。

今天需要的無疑是一種『復興的禱告』，如同『修補圍牆』，堵住『破口』一樣，有了這些個破洞，仇敵自會借此沖進教會加以侵擾（結廿二:30）。」

在第二期給編者的「信」中，我們可瞥見神在這段時期對她的引領：

### 一九一八年元月

「在神裏親愛的朋友：

在此先表達我的歉意，因為一整年過去了，我未能再出另外的不定期刊物。這裏有許多從各地來的信函問其原因，我在此稍做回答，其中一個攔阻是缺乏辦事人員，一個能熟練分送『得勝報』的辦事員。現在在一些神重用僕人們的安排下，要出另一份特刊名為『基督徒報』，因此我能夠再借著刊物與你們交通，也能夠與世界各地廣大的神的兒女們分享信息。



我深深感謝神，六年之久，我們盡上全力發行的『得勝報』所撒下的種子，現在仍在結豐滿的果子。一九一七年元月，不定期刊物發行計達六千份。許多人來信感謝神過去幾年所供應的信息，也因關閉的雜誌復刊而高興。顯然由於它有一段時期的停刊而獲得更深的回響。許多人在來信中寫道，有些真理起初他們看是朦朧難以領會，但後來經過一再重讀終於領悟了。

多謝你們為我的健康禱告，這些禱告神正在應允。更新的能力已經來到，神光照我的生命勝過死亡，主將羅馬書五章至八章整個向我開啟。去年冬天在南方海邊休養時，『死亡的權勢』重重壓在我的身上，幾乎不能抓住神『醫治』的能力了。我深深知道神要借此啟示我一些過去所未曾知道的事情。果然有一天聖靈將羅馬書五章至八章的經文，像揭開一層層蒙著的幔子一樣地顯現。從那時起，死亡停止掌權且被豐厚的生命給取代了，每一處我所能查覺『死亡』在掌權的地方，都以神的話語當作兵器來對付，『生命的掌權』得勝了。現在因神的靈所啟示的，祂必使我所認識的真理成為事實。所以我在裏斯士德過冬，希望在神的旨意中能全時間工作，直到主來。

最近主帶領我接續別人去編『以色列之友』和『末了的日子』季刊，這是於一八八?年開始為以色列人禱告的團體所編的，它們在世界各地都有禱告小組。我很高興能為猶太人的禱告工作效力。

下面是那些生活在神裏面，和為神生活而實際得到屬靈教訓益處的人的見證：

『若說我的見證值得注意，那是因我在一個回教地方傳道的緣故。神借著我在那兒大大得勝，勝過靈界惡勢力的眾軍，無論是在天上的或在地上的都勝過了。從那日我學到十分簡單，並且大聲的拒絕惡者在我這被救贖的靈魂體上留地步的禱告，這使我重新從罪的勢力中得著釋放，並重新信託羅馬書八章2節所提到的在基督裏生命聖靈的律。我經歷了這些應許——有時我站在手術間，在不可忍受的熱度下，有五個鐘頭之久施用麻醉藥；有時頭腦受刺激到幾乎發狂，就跑到貯藏室忙碌工作著；也常常於烈日下疲累的走往大醫院，看見滿屋的病人，就又重新得力去分發福音單張。』

除了編輯「以色列之友」外，她於一九一七年又出版了一本有關末後日子之十字架的信息；一九一九年的春天她又寫了一本小冊子談論關於婦女講道的事。在一份不定期刊物中，她論及了那篇文章：

「我願意告訴你們，我寫這本小冊子，是為了更清楚表明主的心意。主要我寫的東西從沒有一次像這次這麼清楚的。我確實知道這本小冊子的發行，必有祂的旨意。」

當時賓路易師母以及巴特約瑟芬姊妹和其他被主使用之姊妹，均被擺在主的軍隊中，奉祂的名接受祂的呼召勇往前進。她們不止要面對當世代的女人不能講道的偏見，也要調整自己在這方面的偏差。神讓我們看見賓師母接受使命的初期，必須勝過她自己裏面的畏縮，而在工作場中露面。一九一九年她寫出早年神對她在服事上的對付：

「我看見神給了我一個特別的使命，要我去傳十字架的信息，當時這種信息在講臺上幾乎已沒有人講了。我也看見神替我開了奇妙的門，叫我去傳講，而這門是無人能關閉的，但引來了大眾的反對，反對的唯一原因是由於我是一名婦女。人們都承認這個十字架的信息是無可爭議的，聖靈的印證也是無可否認的，同時這個信息的結果也不會有人棄絕的。但這一切卻不能除去一個事實——我是婦女的事實。因此許多地方把門關得緊緊的，只因為我是一名婦女。於是我心中大聲呼叫說：『為什麼神不將這重要的信息交給一個能有公開講道權柄的人去傳講，使其不致受到限制呢？』我對這事的感覺是那樣的深，以致我多年呼求神，興起一位弟兄來，將祂交托我的交給他。為著這事我曾多次流淚，帶著

痛苦的心進入一切明顯而敞開的門。直到最後我看見並能對主說『我看見沒有人能。』原因不清楚，但我只得放下，神卻將這信息託付給我，就是出任何代價我也必須前進。

我不止存著懇切的心去請問那些復興佈道家們，也留心看神的手有沒有抓住他們來傳各各他完滿的信息。在我努力傳這個信息時，我也徹醒的查看其中有沒有被隱藏的器皿，如此我可以將這份重擔卸給他，他就能在神定規的時候起來傳給教會，好讓我退到一邊。

在聖經書信中所寫關於此信息我知道得太清楚了，特別是使徒保羅所寫的三個地方。但當我與神同行，並尋找祂的旨意和引導時，我的心安定了。若我們明白這三段經文原來正確的意義，就知道這些經文與聖靈在十九世紀中所作的是完全相合的。

我們都普遍承認這是個接近『外邦人日子末期』的時代，也臨近應驗約珥預言（珥二：28-29）邊緣的時刻。為著堅固主使女們的地位，並使她們被聖靈所用，宣講神奇妙的作為，我必須把所看見的宣講出來，這是神的目的，同時也已經在我的身上證明瞭。我再也不向主說，『你為什麼讓我生為女人呢？』我的靈安息了。我看見過去為什麼當我盡一切努力在禱告，想使那個一直放在我身上的使命退下時，卻絲毫沒有動靜。原來主早就給了我祂靈的引導，並明顯的祝福。」

「女子被選召去傳道，必須先明白神給她的經文，如此纔能和裏面的聲音相合。我們被聖靈引導，也必須被聖經引導才行。」因靈裏有這樣的負擔，於是賓師母寫了一本小冊子名叫「聖經允許婦女有講道的權利」。這小冊子與她的「十字架信息」相配合，指出基督的身體既在十字架上舍去，為我們的罪做成贖價，那麼，不只猶太人和外邦人，甚至連為奴的、自主的及男人、女人（弗二：11-19；加三：28）都與基督同死了。每一位都從這裏頭走了出來，成為「新造」的基督身體。而主耶穌是這身體的元首。

「在家裏她是女人、妻子、母親和姊妹，但在教會及神的工作上，她是與神的性情有份的，同樣也是萬軍之主的使者，是屬天教會中的一個肢體。」

有一位紳士相當反對婦女上臺講道，他來到大會中想禁止這類事情，沒想到神從頭到尾用大能借著祂的使女向他說話。會後他去找她談話，承認說：「我若非親眼看見，就不能相信神會這樣的用一個女人。」她回答說：「神從來不用女人，也不用男人，神只用新造的人。」

## 12 重新受命

大戰之後，教會和世界的情形同樣極堪憂慮。這些年間的變化更證明傳神信息者所見的異象——「危險的日子」已經來到。「靈魂學在各個人心中響亮了起來」，人民極度瘋狂地探討著它，其旋風像一陣波浪似地襲擊著他們。許多哀痛者為著尋求與死去的心愛之人在不可見的境域中交通，而為撒但開了大門。

賓師母深深覺得離道反教的浪潮行將來，是「得勝報」再行出刊的時候了。其中主題大都以勸勉神兒女在「自由中站住」，並告知基督已釋放了他們，使他們不再被奴僕的「軛」所轄制。而撒但常假冒神的事，甚至用復興基督徒的工作方式出現。

一九二〇年正月「得勝報」再次復刊，並改成季刊，同時以贈閱方式提供給需要的人。結果刊物份數迅速增加到五位數字以上。神印證了這些方法，雖然在大戰之後，經濟受到極大的壓迫，但奇跡的

是，它每期的賬款都能如期給付，使得這份刊物得以繼續發行。

作者在第二期的內容中寫道：

「我承認在發行『得勝報』六年之後，仍沒有完全認識其中所帶來的見證反應是如何地深遠和廣闊，直到我們恢復紙上交通時，這一切竟如同在一九一四年年終時一樣，明顯地證明出這份工作是出乎神。沒有人能經過這麼多年的試煉後，仍能站立得住。這當中還有一位美國加州的主工人來信寫道：『我從得勝報中得到很大的釋放，它使我能重新得力來抵擋罪。』同樣的來信從世界各地湧到，許多人為了能夠重新在十字架的能力和羔羊的血上作見證而感謝。」

新發行的第一期中刊載：

「十字架的旗幟必須一直被高舉，同時基督的身體也必須擺脫一切的攔阻，以預備主的再來。為此我們應同心『打那美好的仗』，以活潑的心靈來攔阻撒但，使它的計謀不致得逞。

『對於那些背道和不法之事，我們當做些什麼？』答案只有一種，當傳講主的死，直等到祂來（林前11:29）。也就是一直傳講羔羊的血和十字架的救贖，直到主再次顯現。讓我們將真理的信息送出，以反對惡者的謊言。福音的使者們當用口和筆傳揚各各他的信息。」

## 司溫維大會

為了順服這個異象，需要召開一次為「得勝報」的特會，於是在一九二〇年的四月舉辦了為期四天的司溫維大會，剛好接續大戰前的密羅大會。「得勝報」特會的宣言說出了同工心中的目標和負擔：「現今世界的情形正像當時保羅傳信息的光景。雖然目前英國尚沒有公開背道的事情，但仇敵已在那裏起首盡其前所未有的努力。因此，凡持守各各他福音的人們，當常常聚集來相互談論當前的困境，在主前堅固彼此的手。好在這個惡劣的爭戰日子中仍站立得住。所以我們必須有效地傳講十字架的信息，使這個信息在使者們的生命中有力的運行。只有那些活出『十字架』信息的人纔能顯其果效，一個光用頭腦來認識此真理的人只能傳出『人智慧的教訓』，卻叫神大能的信息變得沒有功效。」

這種十字架信息的特會就當時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它平均每個月在倫敦召開一次。三月三日所召開的聚會人潮洶湧，很多人找不到座位，大多數的人均在這次聚會中奇妙的遇見神。大會是以「討論」的性質召開，每次訂有一個題目，都以十字架和個人的關係為主。因此每一次聚會之前都會請眾人為每天的題目一同思索、禱告及經文查考；預備好在聚會中能有與聖靈完美的交通。」

以前從神所留下的聚會「樣式」，在這次聚會中也都加以應用。會中沒有任何講員的安排，每次皆先由賓師母講述神的話語做為信息的基礎，再由其他人接上，完全是以十字架的信息為主，從代贖、成聖，到魂、靈的分開，以及成熟信徒之屬靈爭戰等，每一方面都闡釋出救贖之真諦，無論就客觀的立論或生活主觀之經歷說明，均有著罕見的「平衡真理」，一切儀式減至最低。大會中的任何人，無論男女均可將當時聖靈賜下的話語供應出來。

賓師母在特刊上寫著：

「每次均有二百五十位神的僕人聚集在一起，其中多數是戰場上最前線的工人，大夥兒均殷切地聯手起來抵擋惡勢力，把真理陳明在得勝報上。回顧一周來的聚集，使得大家對於升天掌權，以及十字

架上之救贖有了更豐盛的看見。有些教會中滲雜有撒但的超自然工作（指詭異的事），並且由於這些事而產生工作上的紛擾，引發出神兒女之間的分裂。我們可明顯斷定那是出於撒但的一種『假冒』。牧人要在這問題上盼望得著亮光，好使他們的心剛強壯膽，對救贖的十字架信息能以忠心。

我們一天過一天地更清楚看見十字架完滿的啟示，所有『肉體的』彰顯和工作都被消除，使得神聖靈的純粹工作成為可能。神的同在融化了每一個人，使人在敬畏中自然肅靜。每天下午七時半在大會堂舉行的贊美感恩聚會，使得各種不同靈命和不同知識程度的弟兄姊妹，都在十字架的根基上同心於靈裏聚集。」

在這個著名的特會中，有一次聚會是特別讓與會者留下印象的，那是以約翰福音十二章24節為題的一次。「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賓師母以焚燒般的精神傾倒出神的信息，這是她「百倍果效」的使命根基，她也願意別人同見這個異象。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聽的人專心到渾然忘我，只聽見聖靈的聲音，呼召生命進入更高的層次，並去作自己夢想不到，甚至人認為不可能的工作。聖靈充滿他們所在的屋子，將各人浸在從神而來的生命水流裏。賓師母講完之後，會眾有一段長時間的靜默。之後有一位老牧師站起身來禱告，向神述說他們一直說不出的心中渴望：求主叫他們願意接受十字架的道路，借著神的生命如酒灌滿在人的器皿中，使人在工作中經歷到由「死亡得著生命」，並結出豐盛的果子。

這次大會的結果十分完滿，與會者也各以本地為中心召開同樣的聚會，許多傳道人開始有負擔傳講加略山十字架的福音。我們從「得勝報」編者的私人函件中，可以看見神的聖靈為這次十字架的信息所作的見證。

「在啟示錄十三章8節中記載，有一班唯一不跪拜掌握世界權柄的龍所附在的『超人』，也就是那些名字被記在『被殺羔羊生命冊』上者，始終持守著對神釘十字架羔羊的信心之人。由此讓我們看出借著祂，我們乃有永生。在迦特大會，神託付我們的工作乃是，為祂寶血所買來的人預備並添加能力，使他們在現今危險的日子裏得以站立得穩。現今十字架的見證，與主再來的聯系是這樣的深，實過於我們所已認識的。這不止是要護衛已信的人，同時也將拯救那些未信的人。這十字架要成為預備的兵器，使那些唯一能站著的人們，得以在全地都受到謊言者牢籠及吞滅時，仍站立得住。

在此亮光中，我們為十字架真理所召開的大會是十分必要的。在倫敦每個月都有聚會，祝福一次比一次增加，最近三個月更是多而又多。三月三日的聚會，連門口都擠滿了人。有些陌生人也在這裏遇見了神。還有一位少女患了嚴重的血漏，醫生已宣佈藥石罔效，但她卻看到羅馬書六章的亮光，於是病就完全痊癒了。願一切榮耀都歸與神。」

各地均有報導說：「聖靈將那些『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和祂的釘十字架』的人聯合成為有力的軍隊。

「無疑地，這是神運行在世界各地的權能，並借著聖靈高舉十字架的旗幟。設於美國的世界性禱告工作負責人來信寫道：『十字架的題目正廣泛地受到注視。』他說，他收到洛杉磯的一份報告，說當地有一個全天候的禱告聚會，甚至連某些有名的佈道家也參與了，每一篇信息都講到十字架與代求的關係。顯然地，美國信徒正因應了十字架的信息，而且禱告求神不讓魔鬼攔阻，或使人偏離十字架的信息，或因一些無知的朋友所引起的攔阻。

「爭戰的禱告正在教會中推展，比如戈登瓦特牧師說，他在北波斯則有七年的時間一直在傳操練『聖徒爭戰』的真理，現在這些真理正滿足了他所到之處最深的需要。在美國也有類似『開西』的聚會——傳講爭戰的禱告，使許多人眼開了且得到莫大的鼓舞。瓦特牧師說：『在各處的基督徒多因這信息得了釋放。』

「『聖徒爭戰』的真理滿足了各地最深的需要。他們開始知道禱告的爭戰能成就何等的大事。實在，聖靈高舉了得勝的旗幟以對付敵人。」??

「關於『得勝報』的見證，我特別要感謝聖靈的帶領，因祂用所刊登的真理裝備了福音的執事，使他們在現今的艱難中，仍能單獨為加略山福音作見證。他們寫信來要求我們為他們的爭戰禱告。另有一些人說，他們進入了我們所傳基督耶穌榮耀福音的新境界，這信息也已在他們的教會中產生了果效。

當我接到這些信函時，我就更迫切屈膝為那些受到重大壓力的基督執事們禱告。為要使他們認識得勝真理的各層面，一如我們讀者中許多人所熟悉並已得到的福音。有許多被認為『新神學派』的人，其實他們心裏並非如此。許多人都有個人深切的需要，他們需要更有力量去傳道，但從來沒有聽過各各他的信息。我們應當為這些基督的僕人禱告，盡我們所能的幫助他們。」

早年的司溫維大會，有幾次是正當工業危機時召開的。但因迫切的「禱告爭戰」，以抵禦黑暗的權勢，後來事實證明各各他大大地得勝了。特別是一九二一年的大會，賓師母后來在七月的「得勝報」上說道：

「『我們經過水、火，但你卻帶我們到寬闊之地。』這就是來赴大會之人的經歷。得勝者大會日期定為四月十八至廿五日，但此時英國正逢戰爭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大會前一個禮拜，聯盟總罷工的日期已定為四月十五日。若此次大罷工真的發生了，則旅行根本就不太可能，而大會也就無法進行了。

倫敦和各地的『禱告爭戰小組』也面臨了最嚴重的關頭。他們的信心能在這試煉中站立得住且得勝麼？為這大會的禱告已經有幾個月了，而此大會乃是世界性的，是要讓『在天空中執政的、掌權的』看見：基督十字架的能力和得勝。

現在已進入渴望已久的大會前幾天，但黑暗的光景，卻一如以色列人在紅海邊上一樣。我們不敢取消大會，因為那會消滅我們的信心，但情形似乎不太可能進行了。

那些負責安排此事的人，他們永不會忘記；這一次生死關頭的禮拜裏，那圍繞他們的濃厚烏雲。司溫維來電詢問：大會如照常進行，請來電。回復的是：『希望大會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禱告會立時更迫切的禱告。這真像神在埃及與惡者的爭戰——法老阻止神的子民得著自由。

十四號深夜，信心的挑戰來了。『主啊，如果這是你應允要開的大會，求神給我們憑據，那就是得完完全全推翻敵對者的陰謀。』

事就這樣成了！原來就在那個時候，工聯會的人和國會議員開會。出乎意料之外的，雙方很快地達成了協議！結果禮拜五根本沒有看到什麼罷工。路上的障礙清除了，神的子民終得向前邁進。」

這次的禱告爭戰，「站在主那邊」的人得勝了。一九二一年的大會，大家有如上了「神的山」。誰能清楚描述神明顯同在時的一切情形呢？「得勝報」登載的「奇妙的七日回憶錄」上寫道：「不盡是因所講的道，也不是因講道的人，而是那足以融化人心的空氣。聖靈似乎在那裏鑒察每一個人的心，以及

生命的極深處，好叫每一個人都謙卑俯伏在祂的腳前。有人已注意到這裏擁有有福的確據，也就是那希奇合一的愛普遍地存在整個大會中。」

「這次大會是個例子，要叫人看見，神只把一班人帶到『同心合意』的地步，就能做成一切的事了。整個禮拜中，沒有一次不是同心的聲調。而除了大會的主題以外，也沒有人分組去討論別的真理，因那可能是一種隱藏的危險。既沒有『我屬保羅，我屬亞波羅』的心，於是聖靈就引導與會的每一個人，同心來到神的寶座前。禮拜四晚上的聚會可謂達到最高峰。有些一開始就參加威爾斯大復興的人說：『威爾斯所帶出的能力遠不如這裏的聚會！』

「從這次大會中，我們看見合一的重要。賓師母切切的呼籲：合一乃是蒙祝福的重要秘訣。當時有人提出不同的需要如豫言、成聖、神醫及其它題目，但這一切都必須暫時放在一邊，為要使我們能來到合一的地方——基督的十字架——且集中注意力於其上。賓師母說，雖然『得勝者』這個字是出於聖經，但聖經上並沒有得勝者的教訓，我們只是傳講加略山的十字架，它包括了得勝的意義，就是更多勝過罪、世界、環境、黑暗的權勢，以打敗撒但。」

有人問「得勝報」為何不講解豫言或其他的真理，她回答說：

「屬靈工作的使命乃是為整個基督的身體，即向信徒解釋我們所能取用的無窮寶貝——透過主奇妙的『死』、『復活』、『升到榮耀裏』。我們要保守自己不致捲入爭辯解釋先知教訓（豫言）的漩渦中。對基本救恩無關的辯駁，不過是在攔阻那辯駁的人所欲達到的目的而已，今天我們所需要的乃是高過一切的基督身體的合一。因主就快要再來了。」

十字架是亮光的中心，也是合一的中心。一個信徒在實際生活中，讓十字架能力進入工作有多深，真理的聖靈所啟示的真理也將有多深。在屬肉體的罪中所顯現舊亞當墮落生命，須確實的置之死地，則真理的聖靈必能將神測不透的真理在人的裏面啟示出來。」

關於肉體疾病的爭戰，這幾年並未稍減。早在一九二二年司溫維大會的前一個月，另一個嚴厲的試煉臨到了。四月份的「得勝報」中，賓師母一篇『編者致讀者的信』中提到主奇妙的愛及大能：

「主內親愛的朋友們：

感謝神讓我能在此與你們談話，不久以前，我以為永遠無法再寫了。但永活奇妙的主已經再度使我這被危險所襲擊的身體日漸康復了。

我仍期望主恩引領我參加司溫維大會。記得正月曾告訴你們，我覺得肉身精力似已耗盡了，而這樣的損壞，也只有神的恩典纔能帶領我度過此冬。三月九日病情達到危險的高峰，我的肺出血已有幾天之久了。我必須立刻面對處理的是，這事是表明我的使命已完成了呢（徒二十:24）？或這是信心的新呼召呢？等我清楚明白後，我就知道當走哪一條路了。那時我不是住在家裏，而是住在密羅漠的茅屋中，一切外援都斷絕了。我應否立刻回家受『看顧』？還是繼續住下以證明『神是全能的神』呢？那時我看見，第一條並不是信心的路，我『原是沒有別的路了』，只有信靠永活的神。有半個鐘頭之久的時間，我面對的問題是，我是否准備立刻被接到天家去？在『異象山上』，我看到你們在平原上爭戰。我是否不再以生命的話語來使你們得力，以及與你們一同有分于信心的得勝呢？論到我自己，我完全安心且已預備好，因為『離開世界與基督同在是好得無比』。但主應許給我的是那樣多，所以我必須在離世之前完成纔是。後來我再度看到異象。仰望著主的面，我告訴祂，若祂願意，我願回到工作崗位，

祂答應了。

許多人都到寶座前為我祈求。第四天，神的手撫摸了我身上垂危的部位，突然出血的現象都沒有了。我只需要休息，並等候試煉後的重新得力而已。從那時起，我一步一步的康復了。

這一期『得勝報』所刊登的是在諸般軟弱中預備好的。原諒我講了一些個人的事，但我與全世界各地的讀者，實在是同為一體。多年來，我們乃是同喜共憂的，你們的成長掙紮已成為我的一部份；再加上因你們在主裏深處的事上有進步，我的喜樂也更加增了。」

在七月「致讀者信」中，她寫道：「你們的禱告應驗了。七日之久，我沒有任何動搖，『一切應做的事』一點也沒有被忽略。願你們將榮耀歸與祂，祂有無窮盡的恩惠。」

這次大會的與會者中，有五分之一是福音的執事。賓路易師母很高興能與老朋友邁爾博士有兩天的同工。每年司溫維大會結束，許多赴會的牧師都見證說，他們的服事「完全被更新了」，而這些神的僕人也帶來了基督身體的合一。正如一位大會講員事後所寫的——

「賓師母在司溫維及各處的講道都是根據聖經，每次聽她講道都得到明確的祝福，她給了我們最完全的根基教導。我們也瞭解到我們需要經歷加略山的事實。我們在基督裏與祂同死的聯合，乃是進入祂生命裏的唯一道路。」

## 死蔭之下的果實

但在此間，她的另一半正在經歷個人嚴厲的試煉，受到許多的苦楚，他的身體日漸衰弱。他在大戰期間曾為裏斯士德城盡心竭力的奮戰。據說，因巧妙的掌管該城的財富，而為百姓節省了幾千鎊以上的金錢。但因長期沉重責任的壓力，一九二一年他就在醫生的囑咐下休息了三個月。一九二四年由於身體的需要，他從該城的財政工作中退休，專心調養身體。後來他們遷到倫敦近郊的新居，而裏斯士德的「老屋」則被稱為「得勝者」之「家」。

一九二四年春天，賓師母有一連串的特會及禱告工作，克裏斯會堂被開放給她們使用，在這兒基督徒可以不受任何攔阻及宗派的局限，得以自由的服事神。

當時每月的「得勝報」聚會已在克裏斯會堂舉行，但大戰期間在西尼學院的聚會則都是用站著，所以顯然必須換個場地。禱告的結果是，克裏斯會堂交由賓路易師母使用一年，以此「察驗」是否為神的旨意。於是這會堂立刻成為一個「禱告中心」，作為「動員禱告的軍隊」，或是為特別聚會及其它事工禱告之用。

幾個月後，神引領的手在這件事上顯明瞭出來，賓氏夫婦在搬離裏斯士德的家後，文字工作顯然必須被分散開來，因為這工作有許多年一直是在他們家中進行，而克裏斯會堂有十二個房間，足以提供得勝報作書房及秘書的工作場地之用，而且房屋的上層有一處安靜的地方，那兒可供賓路易師母作短暫幾天的停留。在這城裏工作時，她可以參加特會、從事編輯及大量的通訊工作，所以一九二四年七月，這個屬於世界性的工作——「得勝書房」乃遷移到此。

她的丈夫原本希望住在氣候較為溫和的地方，而且得以放下職責，專心調養身體；然而長久下來，他的身體一直未見好轉。八個月後，即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賓路易先生蒙主恩召返回天家。他

的一生乃是神賜給賓師母的寶貴禮物。四月份的「得勝報」是在「死蔭之下」預備的，但由於沉穩而安靜的倚靠神，所以並沒有一點死亡的陰霾，相反的，編者的信上還刊載了復活得勝的盼望：

祂已從墳墓起來，大大得勝，勝過眾仇敵，

祂是從黑暗權勢中起來的得勝者！

而且祂永遠活著，與眾聖徒同掌權！

祂起來！祂起來！哈利路亞，基督起來了！

「『得勝報』勝過死亡的『權勢』，這句話對我是滿有能力的。雖然『死亡的權勢』四圍環繞著我們，但祂是得勝者。『死亡』不能轄制祂，我們進入『祂的死』有多深，我們勝過在亞當裏的死也有多深。而且也將一同有份於祂的得勝，同時祂的得勝也必立時流入生命之中。三月十四日禮拜天的早晨，當我醒來時，靈裏響起了復活的詩章，就是前面我提到的。它有如鐘聲一般，但當時我並未完全明白全部的意思，只知道主告訴我祂是勝過死亡的得勝者，祂要我們與祂聯合，與祂一同有份於祂的得勝。我看見基督是完全勝過了死亡，甚至在被釘十字架之前也是如此，祂自願與我們在亞當裏暫時伏在死的權勢下。當祂向死去的拉撒路大聲喊說，『出來』！他就從死中出來，這是何等的榮耀。神向我道出了勝過死亡的得勝！整個過程顯然是神恩待了祂最脆弱的兒女。早在二月初，我得知丈夫按人看是沒有盼望了，但因我曾多次面對『死亡』的經歷，所以我不能把他們的說法視為裁決，除非我從主那裏得到清楚的答案。所以我只有更多為他禱告，一直到後來主清楚的指示我，這是祂要接他去的時候了，於是於三月二十七日他就安息主懷。沒有『死亡的權勢』，而是神的時候到了，主必再來，『死已被生命吞滅』。此時我更深信，主要把我們帶到一個地方，在那兒我們能勝過死亡，雖然這不一定是指著我們肉體的死而言。贊美神，事實上，凡在『基督裏』的信徒都是沒有死亡的，因為死亡已被得勝吞滅了。我很願意告訴你們，神的教會都要感謝這位已回天家的耶穌基督。因為除非有這位『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者全力的支持，聖靈就無法使我服事神。雖然我丈夫回天家的事已與你們有些交通，但在服事上的壓力仍然持續了四年之久，許多事因著迫切的禱告而奇妙地被帶了過來。」

在憂傷的日子，她於私人的信函中仍然寫道：

「我為神傾出來的必須更超過以前的日子。」「我很坦白說，這幾個月來，為神所交付給我的工作而爭戰的尖銳化程度，那是我以往深深受苦的經歷中所未曾有過的。仇敵爭戰的壓迫已臨及大門口了，它用一切可利用的機會，要迫我繳械。三十年之久，我奉獻給神，完全讓神使用。為了服事祂，一切都篩過，而且是篩到根基。仇敵要壓迫，使我不能『前進』。但是感謝神，因著你們的代禱，我就以信心進入曠野的交戰。雖經歷了火，但靠著祂的恩典，我還能『獨自』前行，且得以與主同說，『其實我不是獨自一人，因為有父與我同在。』（約十六:32）」

十一月末再赴丹京，後轉赴瑞京，在波尼斯基家作客，有兩天在客廳聚會，對重要事工有些交通；還有與以前曾交通過的人見面交通。然後再往司托克隆參加很早就已答應了的聚會，在聚會中傳講神的信息。一年中選在這個時候旅行實在是信心的冒險。但常有許多的禱告護衛著她，拯救的神每一步都築籬保護。跟著聚會而來的是滿溢的祝福。主席說：「神的祝福真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瑞士是國外首先，也是最後一個從這位十字架的使者得到主話語的國家。



## 13 更深模成羔羊的形狀

### 緊隨羔羊的榜樣

一切偉大屬靈的經歷，若不是繼續不斷地將肉體交給聖靈治死，就難免有危險。在觀察了全世界教會情形之後，賓師母知道了「與祂一同受苦」，並如保羅所說的，「為教會，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西一:24)的意義。由於長年與神親密地同行和飽受苦難，她瞭解到保羅所說：「按祂旨意被召的人，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羅八:29)它似乎是指在受苦上的相似，這一節與腓立比書三章10節有關。但並不是律法與恩典上贖罪的苦難，而是指有分於基督為祂教會所受生產之「苦」。不是一次受苦，而是與基督一同繼續受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他們裏面，並且把他們在神裏面領到豐盛的生命中(西一:28-29，二:1)。這苦難是必須經過外面的環境，或神所許可如保羅身上所遭遇的熬煉。若非經過這一階段，則信心必有不夠完全之處。

由於與世界各地神僕人的通信和接觸，賓師母有一獨特的看見，就是那些對「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有被「引誘」的危險。於是她便進到更深禱告的職事裏。她帶著溫柔、同情、瞭解和憂傷的靈，為基督身體的肢體，就是「我們這末世的人」(林前十:11)代求。

一九二七年初，她寫道：

「若不是預嘗到那災難的滋味，我們就會逐漸進到黑暗的陰影裏，這是必然的結局。神正在震動一切可被震動的；照我們所知，沒有一個屬靈的領袖、一個屬靈事上的教師，或是一個在屬神軍隊中進步的基督徒是不被真正試煉過的。不止在環境中，連靈命中的每一根基都是被試驗出來的。神的手「震動」一下，叫「一切不被震動」的能以存留。有時根基都被拆光了，因為許多所謂個人認識的真理，並不是直接來自神的話，而是根基於人的說法上。

我深深覺得，「得勝者報」的信息在十字架經歷方面，比一切更為人所需要。若沒有「禱告的爭戰」，一切就沒有功效。因為基督的死若不是繼續不停的在我們全人身上應用，則「老亞當」的生命必定會再跳出來行動。人因不完全認識十字架和十字架必須繼續的應用，致使教會產生許多的錯誤。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必須繼續的應用，以免教會產生許多的錯誤；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的信息是那惡者最痛恨的，也是最懼怕的，因為這是信徒唯一逃避惡者權勢的路。「肉體」(包括魂的生命)乃是撒但的工場。墮落以後的亞當所傳給我們的生命，永遠需要更深在十字架上受對付的。」

一九二六年至二七年，賓師母三次挨近死亡之門。然而，因著眾弟兄姊妹的代禱，以及她自己不屈的信心和勇氣，而神跡似的被帶了回來。連醫生都承認不瞭解這是怎麼回事。因為賓師母「自有她的律法！」這三次襲擊後，她的靈雖仍高昂，但身體卻比以往軟弱。為避免來回家中路程的奔波，她就住到克裏斯會堂的樓上，將她這殘年的精力集中保留在事奉神的上面。這段期間，她的時間表不但沒有縮減，反而增加了一些特會，除了在克裏斯會堂以外，還有畢士特、利物浦，及其它中心的月會。她仍繼續在各處開會，很少刪減工作。

一九二七年，舉行了第八屆司溫維大會。那是個榮耀的日子——也是最快樂的一次聚會，賓師母的第三次肺炎雖才痊癒三個禮拜，但她仍在一切主要的聚會中講道。在詹尼、戈登、瓦特及其它人的支

援下，最後一天以「為工作賜下的能力」傳講了一整篇完完全全的信息。一九二七年七月寫給「得勝報」的讀者最後一封信，從中我們可以看見主在這最後一次司溫維大會中所賜下「極重無比的榮耀」。

「自一九二六年司溫維大會以後，經歷了三次接踵而至的肺炎襲擊，但因多方的代禱，我的體力大部份都已恢復，內心真有說不出的感謝。

限於篇幅，我無法詳述生命的戰爭是何等劇烈。但我能免於一死，而繼續事奉神的教會，這是多麼希奇的神跡！這是祂恩慈的賞賜。有人問說，為什麼試煉拖得這麼久呢？那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在「與基督的受苦一同有份」是多麼喜樂的事，我整個經歷是為了「祂的身體——教會」的緣故。感謝神，祂使我仍能站在司溫維的崗位，沒有病痛、疾病，也沒有複發。

大會那裏的空氣像水晶般的清澄，愛和喜樂的靈滿溢其間，我想沒有一個人能忘記這幅情景。即使是在最吃力和受苦的期間，居然仍有五天的時間，全人沐浴在從神而來的生命潮流裏。

論到這項大會，實在看見神的恩手從頭到末了的引領、掌管。整個大會沒有一點牽絆。很多牧師們從來都未見過這樣的聚會。而在聖靈裏的合一，更把人引到了深入的交通裏。這樣的交通吞滅了宗派的名稱、國籍，而贊美的聚會更證明瞭此事。大家都不住地贊美神的恩典。」

## 最後一段路程

摩西四十日之久為神的子民代禱，回到營中，「他的面發光，自己並不知道」。一九二七年七月司溫維大會中，實證不止一個人看見賓師母面上呈現出特有的喜樂榮光。這光是從她裏面發出，從她臉上照耀出來。回倫敦一個禮拜後，她又於七月廿九日赴蘭君諾泉大會當講員。這是該會二十五周年特會。

有位朋友收到一張賓師母在蘭君諾泉所攝的照片，這人在最後那禮拜與賓師母多有屬靈上的交通，他寫道：「這禮拜的特色是：擁有裏面的平安和外面的安靜。我們不止一次看見，當主要將勇敢有功的人召回祂面前的時候，祂所給予的最後一段時期乃是，不被困擾、內心安靜，好像旅途的風波全已過去，而進入安靜港口已經在望了。」在最後的一禮拜中，她似乎滿了甘甜。她裏面似乎很快樂。在說到自己生活的步調時，她說：「哦！這是神所賜的生命。」我相信這是從上頭所賜的恩典，使她在最後一個禮拜的服事中，滿了內裏的安慰和外在的喜樂。

整個禮拜，她一直都在那裏事奉神。顯然地，那是由於裏面擁有一種強烈的喜樂。她的所有信息都是那麼清楚、有能力。我說的能力不是指肉體上的力量，因為至少有兩次以上，她幾乎要倒下去了。這能力乃是以真理震撼人心的力量。

我記得非常清楚，有一天她很忙碌，從天亮起就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後來她問我何以曉得。我說：「當然羅！早餐後我聽你在向波特聖經班的學生講話，十點你趕去開一個會議，十一點領一個聚會。晚飯後，坐車到六千哩外的林各。現在我又看見你已經起來喝茶。所以我當然知道！」晚上她又去開會傳講信息——她的頭低垂，倚在兩手之間，為時很久。

她最後一次公開講道是在蘭君諾泉聚會的週末，當時是這樣的：

賓師母到了蘭君諾泉，我們看到她是何等弱不禁風。很多認識她的人都深恐她無法再擔負任何工作了。但她在蘭君諾泉的講道真是出奇的好！她赴第一次聚會時，連從旅館走到聚會的地方都不能，所

以只得坐車子來，緩緩下車後再走到會堂裏。她的樣子簡直像什麼都不能作了，但當她站上講台，面對會眾時，卻似乎得了力量。更令人驚奇的是，她的聲音竟是如此響亮，全場一千二百人，個個都聽得一清二楚。

那天下午的信息更是令人感動。她講到基督身體的分裂，她一再強調屬基督的肢體要彼此體恤。她說，一切的分裂都是肇因於缺乏同情和愛心。應當在愛裏彼此包容，因為試煉的日子就將臨到地上了。當她說到教會將面臨逼迫時，我們似乎從她口中聽見了豫言，她的話叫我們謙卑俯伏在神面前。

神何等奇妙的加給她力量啊！她雖然身體衰弱，但整個禮拜中卻都大有能力，此次聚會，她一共領了十次的講道。在她的教訓中，她借著聖經上的亮光，在神奇妙的恩手中完成了使命。直到今天，仍有許多人為她所傳講的獨特信息——許多信息都是第一次聽到的——而感謝贊美神。

大會結束後，接下來的主日，她到我們教會講道。那時我正站在門口，我看見她坐在汽車裏，好像一位殘廢而無法擔任工作的人。車停了，她休息了兩分鐘才下車。因為她必須使自己先吸一口氣！現在我看見她在走廊上，居然能行走了。但我所見到的她比以前更衰弱了。她坐在會堂角落的座位上，把毛衣拉得緊緊的。我真希望她能再到禱告室去休息一會，免得無法帶領整個聚會。但在會前的安靜時間，她就坐在那兒，並且當我帶領會眾唱詩唱到「在羔羊寶血裏有能力」時，我看見她深受感動。後來她站了起來，照常用特有的姿勢脫去大衣，走上講台。

她一開始便講到：「許多人以為寶血是以某種『能力』臨到他們。感謝神，要知道寶血本身就是能力！」由此將主耶穌基督的寶血闡明出來，傳講時滿有奇妙的能力，因此全會眾都被吸引住了。她說，基督的寶血在新約裏永遠是引人向神的。我們「靠著寶血得以近前來」，指引我們到神面前的乃是寶血，我們得贖是靠寶血，我們進入至聖所也是靠著寶血。同時基督的寶血也是為了潔淨，而這潔淨的主要目的是因著神的要求。基督寶血的功效不是為著屬地屬人的需要，而是為著屬天屬神的要求，寶血潔淨了罪，十字架拯救人脫離罪的能力在信徒身上彰顯。基督的十字架是對付『肉體』的舊天性——亞當的生命。神並沒有「潔淨肉體」，祂只定規肉體必要「死」。

對陌生人而言，末了的一段話似乎顯得誇張了一些。但對於有幸認識祂僕人私人生活的人們就會知道，這是她倒出生命的最後一滴，也是她多年來不顧自己軟弱和受苦，不斷地倒出自己、沒有自己的來事奉神的最高峰。可能沒有任何其他婦女像她那樣為了全世界的靈魂而傾倒愛的了。許多人並沒有親眼見過她，但都從她得了幫助，知道如何有個人的得勝及有效地服事神。——我們所謂：「要與她同工」，意即在她的指導下主動的服事神，與這位神的使者成為「同工」。沒有任何代價對領袖而言是太大的，所以他們纔能夠甘心地為別人勞苦、傾倒自己在主的工作上；因此成為她的同工乃是我們的特權。她懇切希望會眾能知道這信息是神給「他們自己」的。因為這也許是他們最後一次聽見她的聲音了。她講了一個多鐘頭，但最後一刻鐘時，她的聲音卻愈來愈小，直到幾乎聽不見了，她才停止。但當她禱告的時候，她的靈又高昂起來，強壯一如平常。

當走下講台時，她幾乎要倒下來了。但休息了一會兒，她又走到教堂的禱告室中，在那裏我們已經預備了給她加添心力。當我們問到她為什麼在如此軟弱中還講這麼長的道時，她回答道：「我必須傳完我的信息。」我們永難忘懷她這次的來訪。對我來說，這好像是一個新的開始，我相信神必垂聽她為教會的禱告：「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林後四：12）正如有一位朋友對我說的：

「你們特裏斯教會承受了最後一滴的獻祭！」

## 死亡被得勝所吞滅

八月九日禮拜二，賓師母從威爾斯回到倫敦。那些迎接她回家的人都看出她是病了。但不是像以前那樣，而是更嚴重了。這禮拜過去，她愈顯衰弱了。但她仍然每天處理信函，直到禮拜六。後來醫生說她的心過於操勞了，而且有肺炎的跡象。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禮拜一，神呼召祂所愛的僕人直接到祂面前，「不再從那裏出去」了，好像本仁約翰一樣，她進入愛「河」（指臨死時）的時候，黑暗的權勢近前來，想困擾她。她要我們反復的唱「有一泉源充滿寶血」的詩歌，唱了一小時以後，我們當中有人建議換一首詩歌。但她說：「不！不要更改神正在使用的兵器！」這位臨死的戰士還知道如何揀選兵器。這是在啟示錄十二章11節所說的，「羔羊的血」——毀滅掌死權的，她最後一次應用，結果仍是得勝了。一位有幸陪伴在她身旁，直到她進入榮耀裏的人，記下了她進入榮耀中的景況：

「禮拜一，下午四點，她陷入沉睡的狀態中。呼吸有些辛苦，但看起來又十分自然，身體逐漸衰弱。到了晚上九時，她便安然地止息了。她脫出這衰弱疲倦的身軀，而進到父神的懷抱中。

當她進到榮耀裏的時候，我們在她身旁的人都沒有流淚。因為在那房裏，主的同在是感覺得到的，是超過「信心」的境域——一如『眼見』那樣真實。我們乃同證『借著死，基督敗壞了掌死權的』，因為死亡的王在那裏一無所有，『死』被得勝所吞滅。」

八月十八日在克裏斯會堂舉行追思禮拜。雖然八月是人們「出城」度假的時候，但當天會堂卻坐滿了人，有許多人是特別從遠地趕來紀念她的。聚會是由推迪門牧師主持，他引用羅馬書六章5-11節來見證基督十字架的大能，以及賓師母一生為宣講基督的十字架所傾倒出來的。他說到：

「她所領受的都是從聖經而來，這聖經也是屬於我們的。她得力的源頭也是我們的源頭。雖然她曾在死亡的陰影下存活，但現在卻與基督同在，也在基督的生命裏得了釋放的榮耀及彰顯。『感謝神，祂使我們能靠主耶穌基督誇勝。』她實在與主一同誇勝了。她是一位真正的得勝者——一位依靠羔羊寶血的得勝者。她為神所點燃的是何等的火炬！有如此大的能力，乃是因神大能的火焰顯在這孱弱的瓦器裏，這火焰現在就在神面前，且要一直發光到永遠。

耶穌要再回來，祂必快回來！當忠心，『忠心直到主來！』」

\* \* \*

然後，這朽壞的「地上帳棚」安葬在裏格特墓地——她丈夫的墓旁。在安葬時，我們唱著古老的詩歌「今有一泉血流盈滿」，末了一節幾乎可說是賓路易師母本人的見證：

我今因信領受，  
祂所賜我永生。  
因基督所成救贖，  
我要大聲誇勝。

她不是死了，像她那樣的「生命」，是永不會死的。她所結的果子在世界各地依然存留。因她是活

的種子，是種在世界各地屬神兒女的心中——這些都是從仇敵權勢中得拯救之大軍。她的一生正如保羅所說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今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提後四：7）這冠冕將由她所愛的主用祂釘痕的手親自頒授給她。